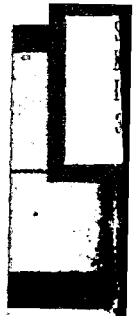


中國近代政治學說稿本之一

武進崔龍編著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朱浦韓敬署



張菊生先生惠贈



MG  
D0  
30

武進崔  
龍編著

中國近代政治  
學說稿本之一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3 1797 5247 6

714115

龍年十七，受業 茹經先生，在錫四年，渥蒙恩遇。所著書經  
審定者：若重訂王陽明先生年譜、左文襄公開疆考等。遺此國  
難，蕩爲灰燼！獨此稿以存上海十萬卷樓，得幸無恙。今屆刊  
出，謹獻先生，用誌紀念！



# 王序

門入武進崔生雲潛以書來。自述爲唐茹經先生編政治學。其序目爲政治學之淵源第一。服官時之政治學第二。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三。政治學可以救國論第四。錄示綱要。屬予撰序。並續寄所編胡文忠公語錄八卷。自撰通論一卷。是亦近代政治家之典型也。吁嗟。崔生洵有志之士哉。其書謂亭林日知錄精神所萃。實在政事世風諸卷。考據學乃其餘事。然四徐一潘。斷未能挾其心。而學風曼衍。至重其所輕。輕其所重。達二百數十年之久。輒爲感嘆。吾師茹經先生。文章經學。彪炳寰區。無愧前哲。而救世之心。經世之業。知者實尠。龍不措搏。昧。放言經濟。近竊鈞稽先生政治學成稿。使士林稍知一代師儒之宏規大略。有以激發志氣。聞風興起也。善夫。崔生學識加人一等矣。其索序於余也。謂余與先生有金蘭之誼。同舟之雅。五十年道義之交。必有能知其深者。余雖不文。奚敢辭。憶余己丑公車。晤先生於宣南鄉館。一見如故。遂訂交焉。先生少余五歲。而領鄉薦則先余六年。通籍則後余二年。同觀政於戶曹。聯席治事者五入九年。其間先後兼譯署職。迨辛丑同補外部官。癸卯同調商部。所謂先生服官時之政治學。全在商部時代。有所建白。視官事如私事。視商人之利害。如切身之利害。凡所以達商情恤商艱者。必如其分。以應付之。而心始安。一時商政清明。輿論翕服。余於其中。不無幾微參贊之虞。而深中時忌。丙午六月。猝以外簡去職。是冬先生亦以丁內憂南歸。後之執商政者。根本不從心性著力。其功效之遜。無足實焉。先生服官時之政治學。見諸行事者也。其先後皆託諸空言者也。崔生崇仰先生文章經學。而又特揭政治學。以表明正人心拯民命之宏願。可謂能見其大。余維先生上年有性理救世書之轉述。蓋以時流詆斥宋儒。目爲迂闊。一若國家政治。非高談性理者。所能措置。深恐逐末而忘本。舍體而求用。風會所趨。國與民交受其病。乃極論性理學爲政治之本。不憚反覆引伸。以詔國人。用心亦良苦矣。今崔生編政治學一書。卽謂先生之本身作則可。

唐荏逕先生政治學

二

也。卽謂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爲我中國最高之政治學校可也。宋儒從禮記摘出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合爲四書。是直舉性理與政治一以貫之。使學者知古聖賢修己治人。皆分內事也。孔子答季康子問政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就謂性理學政治學可以離而二之哉。故崔生此書。足爲國家治亂盛衰之借鑑。與所編撰胡文忠公語錄通論。並傳不朽。丙子長夏。崇明王清穆。

# 陳序

本師唐先生自丙午歲去官。長南洋公學。卽今之交通大學也。淑辦工業教育最早。提倡人格教育最力。門弟子徧海內外。於是天下皆知先生爲教育家。先生晚年講學錫山。編撰十三經讀本。融合漢宋。於考據義理詞章三者皆不遺。聖賢之微言大義。幽而復明。暨而復起。於是天下皆知先生爲經學家。先生自少文名。藉甚。中年與桐城吳擘甫先生論文扶桑。於姚姬傳。曾文正。兩先生陰陽剛柔之說。闡發益精。晚年尤嗜昌黎。凡所自爲。實欲合孟韓歐。會於一鑪。而至性所發。尤與歐陽爲近。於是天下皆知先生爲古文家。先生精研性理之學。於世人所謂朱陸之爭。朱王之爭。先生皆不屑致辯。而獨力闡諸先生之所長。以反諸躬行實踐。於是天下皆知先生爲理學家。然先生之於政治。歷官戶部。總理衙門。農工商部。莫不悉心興革。以求作新。韜軒所至。遍乎歐美。觀風聞政。得失昭然。凡所爲奏疏封事。皆洞達政體。燭照成敗。雖漢之賈劉。不是過也。而自去官以來。迄今將三十年。先生之爲政治家。則知之者反少。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嗚呼。晚清政治之巨變。若戊戌。若辛亥。其爲功爲罪。自有定論。然尸其事者。豈非已享其赫赫之名乎。然使清之朝廷。能力行先生之議。仕於朝者。皆能如先生之廉明公忠。則吾國早已日臻於治強。戊戌辛亥之事。早已消弭於無形。所謂潛移默運。如四時之成歲。而人物咸不自知者。其斯之謂歟。斯尤先生之所以爲大政治家也。先生之於政治。或見於文章。或見於經注。或見於答應弟子時人之語言。姪婿武進崔君雲轡。亦先生及門弟子也。以其體大而語博。文多而旨宏。世未易鑽究。特爲之發憤講論。分類敘錄。犁然冷當。咸得要領。使世之讀者。咸知先生有治平之才。而無治平之位。足以爲斯世潛。又咸知先生治平之學。胥本於誠正之功。足以爲斯世法。崔君闡揚吾師政治之學。可謂勤矣。非崔君之才。長於政治。崔君之學優於政治。又曷克臻此。崔君之於師門。方之洙泗之四科。其子貢之徒歟。昔越王勾踐。困於

唐荏經先生政治學

二

會稽。臥薪嘗膽。生聚教訓。一本於子貢深沈之智慮。用能亡吳霸越。嗚呼。其有意乎。戊寅秋。北流陳柱敬序於上海寓廬。

# 陸序

有清之季。辛亥夏五。修祜自山左幕遊歸。得同門李君誦韓之介。受業於茹經先生之門。迄今從游二十有六年矣。先生掌南洋大學時。常命修祜撰校國文大會卷。時則多士有胡君粹士。陳君柱尊。孟君伯供。薛君志伊。李君振吾。傅君志章。王君志莘。馮君振心輩。踔厲風發。絕塵而奔。先生願而樂之。越十年。先生歸隱龍山。講學於太湖之濱。四方來學者。實繁有徒。自十五年以來。雲龍風虎。賢豪迭興。僕指不可數。而高才生如嘉興唐君景蘭。王君瓊仲。海寧吳君子馨。武進蔣君石渠。常熟錢君仲聯。與夫容縣崔君履宸。周君祖亘。宜興路君式遵。巢縣魏君守讓等。或以才學鳴。或以道義尚。鹿澤商兌。青坎有孚。盍簪之吉。於斯為盛。崔君雲潛。為毗陵後起之秀。其先生之道。負篋來遊。明敏好學。為文操筆立就。充以學力。可繼皋文子居兩先生而起。尤篤好經世之學。抗懷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三名臣言行功業。曾緝文忠語錄。並譚通論。刊行於世。茲復採集先生叢書。涉於政治學者。區分四部。不三月而哀然成帙。可謂誠明精實。有兼善天下之量矣。修祜竊有進者。政治學對內則曰內政。對外則曰外交。丙申之歲。先生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即今稱外交部者。博稽檔案。晝夜不輟。萬國公法等書。手加點勘。蒐討靡遺。是以泛應曲當。上官倚之。辛亥壬寅。兩度出國。赴英。法。比。美。日本。列邦。考察政治。能知四國之為。曩著英輟日記。皆實錄也。往歲修祜謹述先生歷史概略。末云先生政治學體用兼賅。應世悉當。識以尊崇國體。鞏固民權。胥視國際為轉移。先生見微知著。爰命長君謀伯。赴美游學。專習外交。入載鷓掉。毛羽益豐。庚申之夏。參與日內瓦萬國國際聯盟會。辛酉之秋。外交部特任為華盛頓會議秘書。積之也厚。故發之也光。家學淵源。益可親矣。今者外交日亟。國難方殷。惟冀雲潛以外交學為重心。本根先生之學。而丕衍之。張春秋之大義。起召曼之呻吟。雷雨經綸。其道大光。書此以為左券可乎。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太倉陸修祜。敬序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 沈序

無錫錢子泉先生嘗宣講於吳縣章氏講學會。謂餘杭門下多俊彥。而尊其師者。徒標其訓誥音韻之學。是未爲能知餘杭。餘杭抱經世之心。豈區區訓誥音韻之學所能限。嗚呼。弟子之不知其師之志業也。久且衆矣。初於此而益嘆吾友崔君雲潛之不可及。昔北海鄭玄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高業弟子。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夫以融爲之師。玄爲之弟。又處東漢去古未遠之世。而師弟之間猶如此。則自得屠入中國。黃梅夜半授法。備者漸染其風。深閉固拒。其獲知之不易。更可想見。今雲潛初來錫。即受知於茹經先生。固已遠勝於鄭玄之三年不見矣。而茹經先生本夫子無隱乎爾之旨。門牆博大昌明。亦豈馬融所能及哉。此初所以爲雲潛慶而兼爲聖道慶者也。嘗嘆吾蘇顧亭林先生著日知錄。精神所萃。實在政事世風諸卷。考據之學。蓋其餘事。然四徐一潛。既未能扶其心。而學風曼衍。至重其所輕。輕其所重。達二百餘年之久。校之文中子。以六籍教河汾。其弟子之能知其師之志。發爲事業。其相去爲如何也。初來無錫三年。見著籍於茹經先生門下者亦多矣。皆深造而有以自得也。皆居教窮理有以承先生之學而上追宋賢也。至於能知先生救世之志。經世之業。鉤稽條理。發爲文章。則會雲潛而外。余未有見也。既緝茹經先生政治學爲若干卷矣。使他日際會風雲。本師教以見諸行事。不知其於與唐將相。孰短孰長也。憶茹經先生。嘗於酒酣慨然語。初曰。有唐門弟子在。中國必不亡。初既以告雲潛。而誓相勉矣。又嘗曰。夏峰之後。必有潛庵。巖山之後。必有梨洲。楊園。雲潛與初乃共聞之。亦俱誓有以無負所期矣。及讀雲潛是作。而益奮乎興起。念雲潛秉筆親書時。其感發爲何如。嗚呼。是豈非弟子之真能知其師之志業者乎。是豈非並世之所不可及者乎。於是乎言。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同學小弟沈沈初敬序於江陰怡園。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 唐荪經先生政治學序目

嘗世言經學者。必曰我夫子太倉先生。言文章者。又必曰我夫子太倉先生。若性理學。更靈光魏巍。極東極西。我夫子太倉先生一人而已。嗚呼。人第知先生經學文章爲當世魁。理學之純粹。根乎天性。式乎人倫。知者已渺。若先生之政治學。體用兼賅。應世悉當。更知者寥寥矣。昔王麓台司農。以畫名掩治蹟。先生雖非司農所能冀其萬一。豈亦爲經學文章之所掩。抑亦世運否塞。不尙有舊耶。龍侍先生有年矣。親炙政論。每以正人心救民命爲第一。先生入歲。卽立志爲伊尹。雖終躋九列。爲天下望。惜大用未久爾。而於政治學。亦無專著。聞嘗擬作政治學大義。分三類。曰奏疏。則備列昔賢之言行功業。國計民生諸大端。曰函牘。則盡羅昔賢之擘畫經綸。兵謀國際諸要務。曰本論。則發揮先生之宏規大略。至今以講學栖皇。未果成稿。雖然先生莊敬日彊。著作未艾。但龍有志考覽政治之流變。欲有所作爲。嘗從事於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賢之遺集。而探究其嘉謨鳴猷矣。豈可弟子於先生之宏規大略。反茫然渺然而不知乎。况先生固亦繼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之嘉謨鳴猷。而欲發揚光大者也。於是以前先生全書。覃研邊緝。以時次類。著之於篇。龍固當激發志氣。宏濟艱難。而當世之職政治者。亦應知我先生有伊尹之任。無伊尹之位。其當師尙寶訓。用康斯世。庶幾中國可以致太平乎。其目曰

政治學之淵源第一。

服官時之政治學第二。

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三。

政治學可以救國論第四。

中華民國二十有五年三月弟子武進崔龍有序於小雲山房之危行言孫室



#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武進崔 龍撰

## 政治學之淵源第一

有清之季。言政治學者。皆不知我國政治之根源。所言者。皆光掠影之談。可謂無本之政治學。

先生政治學大義序。持議高者。以爲士求明體而已。不宜言用其卑劣者。則又馳騁未務。沈溺功利。而人心風俗。益不可問。嗚呼。豈不悲哉。邇來穎秀之士。負笈東西洋。研究彼國政治之學。有翻宏通。及反而措諸我國。則北轍而南其轅。跋前疐後。斯已爲政治之一大障。

獨我先生以不忍之心。爲政治之根本。

先生政治學大義序。且夫政治者。以心術爲權輿者也。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又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覈寡孤獨四者。蓋古之聖賢。必先有此不忍之心。用能視民如傷。纏綿悱惻。以達之於四海。由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推而爲慶賞刑罰之發之和。是故天敘天秩。惟幾惟康。輔相裁成。位育萬物。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靡不含和而吐氣。蓋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非迂言也。惟既竭心思。而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政者正也。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未有心不正而獨正其身者也。大學之八條目。由絮矩蕺蕺。以正之者也。中庸之九經。由明善誠身以正之者也。孝經之五德要道。和睦無怨。由受敬以正之者也。西銘之民胞物與。尊老慈幼。由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正之者也。是故心術正。則政治清明純粹。而天下蒙其福。心術偏。則政治顛倒錯亂。而天下被其毒。無古今。無中外。其道一也。此心同。則此理同。雖政體不同。而政治原理則無不同。無論爲君主。爲民主。爲民君共主。其道亦一也。

以至誠之意。爲政治之基礎。

先生孟子雜叢篇大義。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強之義。傳之於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蓋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耳力。既竭心思。皆誠爲之也。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已矣。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仁則安其危。而利其蓄……君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弗施。則民與君載胥及溺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地爭城以殺人……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猶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毀譽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精而明。乃能察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力耳力心思。其誠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而戮民也。而千古其獄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痛也。於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救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也。不爲己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其可貴也。貴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無僞者。誠也。養生送死。皆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能深造於道。而反說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人也。言無實不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誠也。積賢當世。朝廷之上。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而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

上而橫源於經史。

先生政治學大義序。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陽陰。春秋以道名分。無非政治之學也。諸子以窮其源。百家以竟其委。通鑑以立其綱。二十四史以明其紀。無非政治之學也。……行已有取。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外交學之本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財政學之本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軍政學之本也。大畏民志。用其義刑義殺。如得其情。哀矜弗喜。刑政學之本也。或以事舉。尊賢使能。重尚廉樸。選舉法之本也。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教育法之本也。善事利器。日新月異。惟公惟平。勿詐勿欺。工政商政學之本也。士未有不精於學問。而可以言經濟者也。

先生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吾國政治學權輿於尙書。如虞書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漢乃憲。屢省乃成。實爲萬古政治不易之經。至箕子陳洪範。立無偏無黨之箴。周公作無逸。示保惠教誨之準。治道綱維。孰能踰此。聖門政事科。冉有子路外。尤推曾子。大義言天下在絜矩。順事恕施。所以至其本者至矣。孟子梁惠王。雜婁二篇。皆政治學根本也。

下而取法乎諸賢。

先生茹經堂奏疏。有序。旋入譯署。讀會惠敏、薛叔耘、諸家集。略有所得。乃取會、胡、左、三家奏疏函牘讀之。乃大有悟。

先生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厥後如漢之賈、董、晉之諸葛武侯。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及宋代諸大儒。均可師可法。近世若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皆政治家巨擘。曾根於學術。故最爲純粹。胡、左、長於天資。故能沈摯感人。此外講外交學者。如郭筠仙、會惠敏、薛叔耘、黎蕪齋、許文肅、諸家均可採擇。

先生有訂年譜題辭。余弱冠時。讀陸稼書、楊潛庵、張揚圃、程吾鄉、陸、陳、諸先生年譜。心嚮往之。復讀朱子年譜。

更大好之。遂有必爲聖賢之志。中年讀羅羅山、胡渭芝、曾滌生、左季高、諸先生年譜。志氣發揚。更慨然以建功立業爲事。然後歎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感動興起。所以立德立功者。必以前賢年譜爲先路之導。

先生曾文正公日記序。文治少年讀曾文正公書。未嘗不翺翺翼翼。想見其爲人。……往哲有言。有爲者亦若是。文正公往矣。

旁若各國之政教民情。曾跋涉考察之。

先生自訂年譜。辛丑三十七歲。……七月間。和議大綱初定。奉旨派醇親王載灃爲德國專使。戶部侍郎那桐爲日本國專使。蓋因拳匪前殺德國公使克林德。又殺日本國書記生杉山彬。故命往道歉也。那侍郎奏調參贊四人。願君康民名肇新。蔡君鷺名源深。張君載初名德彝。陶君杏南名大均。又隨員四人。誠君玉如名璋。來君憶亭名存。王君嘯侯名念曾。余亦與焉。七月十七日啓程。二十日至上海。……八月朔日放洋。

龍謹按。先生隨使日本。九月回國。

先生自訂年譜。壬寅三十八歲。是年五月。英國愛惠將於倫敦行加冕之禮。愛惠者。英女主維多利亞之子也。維多利亞卒。愛惠卽位。逾年行加冕禮。先期外務部奏聞。奉旨派固山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爲專使大臣。赴英致賀。旋法、比、美、日、四國。均請載大臣前往游歷。大臣慶邸之長公子。爲人開爽靈敏。幹練有爲。兼謙恭下土。慶邸詢問外務部左丞瑞君鼎臣。孰可隨往。瑞君以汪大燮與余二人對。於是載大臣派梁君鎮東名誠爲參議。汪君伯唐名大燮爲頭等參贊。黃君子元名開甲。楊君朗軒名來昭。爲二等參贊。余與陶君杏南名大均。李君佑三名經楚。爲三等參贊。劉君紫升名式訓。吳君盈之名應科。潘君劍雲名斯熾。爲翻譯。余遂偕同汪君伯唐謁見載大臣。並檢點外務緊要公牘。預備帶往。……三月初四日。隨同載大臣啓行。……九月初抵京。龍謹按。先生並隨載專使便道赴法、比、美、日、各國考察政治。

先生奉使日本記。日本當明治以前。綜覽史書。所紀何嘗不晦盲吞塞。迺三十年來。國勢勃興。人才鱗萃。考其憲法。則尊卑貴賤。典範律令。秩序不相侵越也。觀其國際。則公法私法。釐然忠恕之大綱也。察其財政。則歲計豫算。組織爲督出入相準。子母相權。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而互相爲美利也。遊其庠序。則自小學以至大成。由文事。以至戎政。靡不樸屬徹至。而實事求是也。若乃警察之法律。而國無歸僞。工藝之術廣。而邑無游民。舉中國曲禮少儀。玉藻內則諸篇。皆躬行實踐於通國之內。而拳拳焉各相見。以至誠接厥所元。詎有異術。不過以上下之志通。而士大夫無日不求新學之所致也。

龍謹按。此記係先生代那專使作。

先生英報日記序。張爐以出封輟而返。經途入萬里。爲時十七旬。……倫敦居西海之壩。孤懸三絕島。而韞轄五洲。吸收宙合之精華。都市殷賑。鴻紛瓊瑋。舉天下之財政家。製造家。工藝家。商家。農家。外交家。內治家。靡不集聽矚於斯。權低昂於斯。彼都人士。乘堅而策肥。高步而遠視。雀構闕九天。陶復洞九淵。飄軌電郵。呼吸萬民。誠上帝驕子。僕屬之幸民哉。其政策和而堅。善動而能靜。屈羣策不殫厥力。其民樸屬勤於事。恭谿浩唐。而專上親長。服從於法律。其風俗外希鶯。內善葆光。重學而輕教。龍謹按。以上英。巴黎恢恢。冠絕西歐。林藎蔚蔭。萬物棟通。士女遨喜。談辭拔張。議堂擴千步。民政所宗。其氣橋。其學說日新。其民英峙自恙。而心志發揚。龍謹按。以上法。美利堅洲。於歐視爲西。於亞視爲東。名城大都。星綴岳峙。天產軋茁。地寶湧盈。藝學引鏡。利主考工。舟車亘亥步。朱圭猶頓。比戶可封。合衆國以之。越坎拿大山。而西。其間堂密美縱。田疇畝畫。黃冠草服。氈帳穹廡。極目窈窕。熙熙然有遂古初風焉。天留奧壤。厭飲白民。迺不免有形茹神蕊。推結熨墨者。雜處其中。種族之蔽。入權之疇。不已酷乎。龍謹按。以上美。倫敦旋軻之初。先至比利時國之博閩賽都城。厥民殷折。碑精工藝。比主黃髮彭彭。手持一篇。研研講義。若無預於歐洲戰國策者。荷蘭遺俗證若。茲其持穎之道乎。抑

將伺人之不見有所得乎。(龍謹按。以上比。)

規程條約亦悉心研討之。

先生自訂年譜。丙申三十二歲。閱各國條約事務各書。並評點萬國公法。

先生自訂年譜。己亥三十五歲。余每兩日赴戶部。兩日赴總署。戶部在雲南司正主稿上行。走。事務殷繁。總署尤甚。值夜班。恆至天明。司務廳備條約櫃。余發而讀之。又以暇時學習俄文。燈下每取中俄文條約對較之。目力遂大受傷。雖悔之。已無及矣。

由斯可知先生政治學。根深蒂固。實爲近代政治家一大手筆也。述先生政治學淵源第一。



#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武進崔 龍撰

## 服官時之政治學第二

先生服官可分二時期。自通籍後。

先生自訂年譜。壬辰二十八歲春。隨王師。並借金君蓬生。姚君柳屏。赴禮部試。時頗艱於費。得程序東太夫子贈五十金。始克成行。心甚感之。王師自入詞林後。本無意進取。因前與姚芷軒太夫子有約云。柳屏領鄉薦。吾嘗偕同赴京。至是遂踐言焉。榜發。余中式第三十一名。貢士題爲君子矜而不爭兩章。次題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三題并九百餘。其中爲公田。入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題。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房師爲沈子封先生。名曾桐。浙江嘉興人。座師爲翁公叔平。名同蘇。江蘇常熟人。祁公子禾。名世長。山西澤陽人。李公菴園。名端葵。貴州貴陽人。霍公慎齋。名穆歆。滿洲人。謁沈師。師云。首場未薦。閱二三場卷。知爲讀書有得之士。補薦。遂中。翁師評語云。經生之文。必有靜穆之氣。此作是也。經藝淵雅。不使才鋒。策賅博。覆試二等。題爲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詩題。賦得學如鳥數飛。得如字。殿試二甲第一百五名。朝考一等第六十五名。題爲廷尉天下之平論。審樂知政疏。詩題。賦得江心舟上波中鑄。得中字。引見後。以主事用。籤分戶部江西司。故事。凡列二甲一等者。均入詞林。余失之意外。頗覺悵惘。王師慰之曰。子何不達之甚。子家况清寒。部曹有印結款津貼。可不取分外之錢。此天之玉。安於成也。子何不達之甚。余聞言釋然。

先生自訂年譜。乙未三十一歲。蘇州王君蕩卿名頌蔚。時掌戶部雲南司。白於翁師。調派余爲雲南司幫主稿。蓋王君丹揆所介紹也。雲南司管理滇省財政。兼管漕務倉務。余時於公牘文字。尙無門徑。祇得以吏爲師。遇

事諮詢。並與丹揆協商。調取檔案目錄。手自鈔存。時指出提閱。吏不能欺。丹揆作職思隨筆。辨稱必播要鈔錄。余亦仿行之。

至調商部前。

先生自訂年譜。丙申三十二歲。七月。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第二名。試策問一道。引見後。記名傳補。首列爲會試同年。張君菊生名元濟。友人李君榮碩名審之。汪君伯堂名大燾。及丹揆兄。均前列。時翁師掌總理衙門。先期見沈子培師。詢問各部人才。子培師首以余對翁師頷之。曰。唐某學問性情品行。無一不佳。余聞斯言。愧無以對。知己也。……戊戌三十四歲。六月。傳補總理衙門章京。時掌總署大臣爲慶親王及相國合肥李公。次爲王相國夔石名文韶。及滿洲敬止齋尙書名信。廣東張樵野侍郎名蔭桓。凡五人。先派余在電報處譯機要電。文旋派在司務廳收發文牘。時總辦章京四人。滿洲舒君春舫名文。四川童君瑤圖名德璋。滿洲瑞君鼎臣名良。蘇州顧君康民名肇新。顧君素長於公牘文字。與余尤相得。余詢以辦事之要。顧君曰。勤而已矣。勤則諸事接洽。至公牘之要。縱使千條萬緒。不過敘述明晰。無他道也。……辛丑三十七歲。時正與各國議和。余隨辦和約事宜。仍兼在戶部辦事。勞頓殊甚。冬。總理衙門議改爲外務部。設管部王大臣一人。尙書二人。侍郎二人。左右丞二人。左右參議二人。分設四司。曰和會司。觀見交際等事屬焉。曰權算司。通商關稅等事屬焉。曰考工司。路鑛等事屬焉。曰庶務司。教案等事屬焉。分設每司郎中二人。員外二人。主事二人。計共二十四人。又候補員二十四人。旋簡派慶親王。管部王公夔石名文韶。瞿公子致名鴻機。爲尙書。齊公晉齋名壽朋。聯公春卿名芳。爲侍郎。瑞君鼎臣名良。顧君康民名肇新。爲左右丞。陳君夢陶名名佩。紹君任庭名昌。爲左右參議。先期有人告余。慶邸將補余外務部主事。而戶部那侍郎屬瑞裕如。讚弟告余。就戶部爲宜。並言捐納房可聯任二年。日後京察一等。可望簡放。余以素性喜研究外交學。婉言謝之。旋補外務部權算司主事。得幫掌印差。

癸卯三十九歲。正月。庶務司主稿沈子培先生外簡。余繼其任。四月。引見。補和會司員外郎。六月。引見。補庶務司郎中。

為供職郎曹時期。自調商部後。

先生自訂年譜。癸卯三十九歲。八月。設立商部。簡載大臣為尙書。伍君秩庸名廷芳為左侍郎。陳君玉蒼名璧為右侍郎。八月中旬。奉旨簡徐世昌為商部左丞。文治為右丞。紹英為左參議。王清穆為右參議。方載大臣任尙書後。招余至府第。密告慶邸將保余為商部右丞。余以驟躋顯位。大非所宜。外交學已研究數年。不願離外。且商務向未熟諳。極力堅辭。尙書告余。慶邸以余不願就。意滋不悅云云。余不得已。以此事宜思出自上。仍望邸堂斟酌。越日。旨遂下。十一月。徐君菊人改派練兵大臣。奉旨簡文治為商部左丞。紹王二君以次升轉。楊君杏城名士琦為右參議。維時楊君兼任招商電報兩局總辦。留滬辦事。……乙巳四十一歲。六月。左侍郎陳君玉蒼調署戶部侍郎。奉旨以文治署理商部左侍郎。……丙午四十二歲。正月。舉行京察大典。奉旨以文治補授商部左侍郎。九月。載尙書奉命偕徐菊人赴東三省查辦事件。奉旨改商部為農工商部。簡文治署理尙書。自維責任愈重。報稱愈難。具摺謝恩後。召對二次。皇太后益加勉勵云。

至隱居前。

龍謹按。丙午十二月。先生丁太師母憂去官。

為董理商政之時。供職郎曹之時。正國步陸危之秋。中經甲午之役。

先生自訂年譜。甲午三十歲。中日失和。提督葉志超。與日人戰於高麗之平壤。輒敗走。敵勢益張。冬。遂侵入奉天。金州。復州。海城。蓋平。皆陷。旋旅順亦失守。風聲鶴唳。勢且掇及津沽。時吾母臥病床榻。曰。設有不測。吾當投繯以報國。余因國禍家難。抑鬱無聊。時設易以自遣。

戍戍之變。庚子之禍。朝政日非。外患迭來。喪權辱國。目擊心傷。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乃比年以來。烽烟告警。邊患迭興。未幾而琉球失矣。未幾而越南失矣。未幾而朝鮮又失矣。屢屢乎及於內地。未幾而鳳凰九蓮城失矣。未幾而金州失矣。未幾而旅順又失矣。敵至一邑。則破一邑。至一城。則破一城。望風瓦解。不可收拾。

先生謹禱竭血誠。以維國脈。摺。邇者歐洲各國。耽耽環伺。俄則謀東三省矣。英則謀沿江各省矣。德則謀山東矣。法則謀廣東西矣。瓜分之勢。已有成局。

先生於是慨陳救國之大本。一曰正人心。別流品。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夫士之所以不能赤心爲國者。弊在嗜利而已矣。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又曰。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如是而不亡。未之有也。方今廉恥道喪。賄賂公行。文官則朘削民膏。以供人之欲。武官則剋扣軍餉。以快己之私。虎視狼貪。無所顧忌。陛下發一令。舉一事。詔書甫下。而攘奪刻剝之徒。已隨其後。甚至里巷婦孺。互相傳述。以爲某某之居官者。位尊而多金也。夫人心之好利如此。天下安得而不危。昔漢臣董仲舒有言。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今欲革易此弊。莫若專任清廉之士。如有不肖盜臣。形迹敗露。立置重典。無有輕赦。至於軍營之中。月餉本極微薄。苟以貪墨者主之。則軍士誰復肯効命者。故督臣胡林翼云。將之貪者。未有不法。兵之窘者。未有不疲。臣嘗深味斯言。以爲名論。蓋彼旣自爲身計。則於皇上土地之得失。直爲分外之事。倉卒有變。惟有擁貲遠颺而已。往者平壤之績。未始不由於此。聞衛汝貴嘗拿問之。尙在權算兵餉。以爲侵漁之地。良心喪盡。莫斯爲甚。今請明降諭旨。慎簡統帥。勉以廉節。而又嚴定貪墨之罪。俾之節節相制。其有敢侵蝕軍餉者。除本人正法外。家產悉沒入官。以充軍賞。如此則軍心自固。而士氣自奮矣。

## 二曰務剛斷嚴賞罰。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臣聞天地之所以有化也。曰春曰秋。帝王之所以爲政也。曰仁曰義。天地而專以春溫爲主。不能以成歲功也。入君而專以仁厚爲治。不能以正百官也。我朝以仁德治天下。湛恩闡澤。汪洋洋溢。乃延及今世。至於宏綱不舉。萬事廢壞。若是者何也。蓋旣偏於仁厚。而不能以義濟之。則天下人士。皆有以竊陛下之指。以爲我皇上之深仁。終不窮究我也。則相與圖僥倖之術。其弊也。至舉朝臣庶。誣罔行私。無復知有振作之日。而且積思生玩。積玩生驕。在外之大臣。且有尾大不掉。至於欺君誤國者矣。在內之宦官。且有鈞結無賴。至於弄權竊柄者矣。皇上苟非予以不測之罰。則天下之事。臣不知其何所底止也。況乎用兵之要。尤以賞罰爲先務。唐臣韓愈有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今者北洋所用丁汝昌。衛汝貴。衛汝成。趙懷業。四人。國人皆曰可殺。乃或則拿問而未至矣。或則彌縫而倖免矣。臣非不知陛下之意。以爲將才難得。含容而曲宥之。庸或可以收後效。不知此輩庸惡貪鄙之徒。萬無可以自新之理。而軍務所關。固不容髮。此輩一日得高踞於上。則專機之貽誤者。已不啻萬倍。故夫黃帝有言曰。日中必燬。操刀必割。言幾之不可不決也。夫用人之法。善則錄之。惡則誅之。兩言而決。何所瞻徇。陛下而亦用其含忍。則天下事尙安可問耶。且臣之意。非敢欲皇上之輕於用刑。而果於殺人也。蓋補偏救弊之術。務在因乎其時。今日之勢。必當以仁爲體。以義爲用。往者世宗憲皇帝。英明果斷。雷厲風行。所用李衛。田文鏡。輩。雖疑於苛察。然而盜賊懼伏。政績爛然。皇上第以法祖爲心。則人心安有不滿濯而向善者乎。

## 三曰獎氣節去闒冗。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夫皇上之所賴乎臣子者。爲其能任事也。而今之臣子。多不能勝皇上之事者。非待其才庸也。亦以其爲風氣所轉移。而不知尙氣節耳。臣嘗環顧在廷諸臣。無陰險晦約有兩端。其一則罷軟

凡庸之徒。退食自公。唯唯諾諾。搜剔於簿書期會之中。矯飾於文詞應對之際。偶有一事。關係於國家之安危者。則卸而諉之於他人。蓋其意不過倖保祿位而已。此正唐柳宗元所謂捧土揭木而致之殿廊之上。繫以絃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耶。苟或不然。則又甘言華服。雅步高論。趨承奔競。呢管粟斯。以學問爲雉媒。以文章爲羔雁。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幣帛。樞廷可哈。則哈樞廷。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愧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天下滔滔。而忠義名節之風。至於蕪滅殆盡。由前之說。聖人之所謂擲履也。由後之說。聖人之所謂鄙夫也。夫鄉愿鄙夫。雖非大姦大惡者可比。然充其患得患失之心。足以貽誤國家之大事。則實與大姦大惡者無異。陛下第信任斯二者。而天下之危機已伏於是矣。臣嘗讀宋朱子上孝宗封事云。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得是人而用之。則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又謂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斯言痛切。可爲萬世之鑒。陛下誠能多得氣節之士。蓋之補弼之地。舉凡闕冗庸濫者流。一切放廢棄逐。如是則天下之文臣武士。皆當靡然向風。而謂國家大事。猶有委芥而不振者。無是理也。

四曰正官常。破資格。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措夫朝廷以資格用人。所以杜天下躁進之漸。意至美也。然臣竊有詭譎。凡人之精神完固。而識慮周詳者。自三十年至六七十年而止。是以禮經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大夫。七十而致仕。先王用賢。具存至意。方今仕途之中。肩摩轂擊。冗員猥雜。無可疏通。士自三十致科名。循資按格。至於躋大位。任大事。非六七十年不可。夫以此數十年之歲月。浮沈於京師之中。世故益深。揣摩益熟。精氣益耗。畏葸

益甚。而其精銳有爲之志。蓋久已爲之銷竭矣。況邇來人心詭譎。欺罔者多。資格之途。漸不足信。即以今年七八月間至今計之。各衙門之並未乞假而私行出都者。不知凡幾。不聞陛下整頓而懲創之也。則夫向之曾經乞假而不敢欺陛下者。乃不如若輩之晏然家居。而於署中資格依然無礙。彼此傳述。此後誰不樂售其欺者。然則朝廷以資格用人。其始也可使天下之後進。俱成爲長者。其弊也可使天下之君子。皆化爲小人。陛下亦何樂用此欺罔之輩。而不思略爲變通耶。或者謂老成典型。自古所重。如臣之言。恐開天下浮躁之徒。覬覦名器之意。則流弊滋大。不知自古以來。何事無弊。惟待上之有以酌損之。如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天下之利。終無由興。而天下之弊。終無由除也。且臣歷考古者。官人之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不聞其以資格也。與賢之典。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不聞其以資格也。西漢治法。已非盡善。然其選舉。必以孝廉方正。其用丞相。必以清德威望。不聞其以資格也。陛下誠能延攬羣才。參以明試敷奏之效。觀其人之學術行誼。果有可稱名位之實者。破格擢用。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操縱之權。用之在我。彼覬覦名器之士。將何從而生心乎。且此不獨官人之法宜然也。卽御將之道。亦當以此意推之。邇來用兵日久。人才闕出。如有少年英雄之將。著有戰績。而爲衆所推服者。亦請不必限以常秩。卽可昇以統領之任。如此則勇敢者進。頹唐者廢。其有裨於大局。實非淺鮮。

### 五曰拔真才。變科目。

先生論挽大局。以維國運。指國家以制藝取士。二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其本意。固將使學者沈潛於義理之途。反而體之於身也。乃臣默觀近科文章風氣。牛鬼蛇神。變幻百出。剽竊子集。以爲古。拈拾僻書。以爲奇。縱橫之機。藁莽已伏。臣惟文體之敗壞至此。竊恐變本加厲。日後必有議制藝之誕謾不足學。不如變而爲西法者。夫士生今日。誠不可不習西法。然使專習西法。而廢制藝。則緩學之士。勢必京東書六經。而不讀。舉周公

孔孟之微言大義。禮法制度。所以維繫人心者。一切唾棄淨盡。則中國之去人倫。無君子。其幾蓋不遠矣。故臣竊嘗私議。以爲欲士之明義理。則不可以廢制藝。欲士之應世變。則不可不習西法。今者科場之中。第三場對策。實爲無用之贅言。臣於此中。頗知甘苦。其號爲能手者。亦不過敷陳曼詞。擗擗瑣節。於經世之學。實乃去以千里。今擬變通取士之法。首場試以四書文二首。經藝二首。務須發揮義理。無取怪誕。二場則試以輿地兵學。自中國及外洋各國疆索。均宜講求。一切攻守之策。並宜探討。其有曾經身歷而目驗者。復於覆試時。詳加考覈。三場則試以製造器械之法。與夫測量句股之學。如此則既有益於時務。而仍足以維繫乎人心。二者可並行而不相悖。臣非不知變經策爲洋務。不無得罪於名教。然與其俟數十年後。斯文掃地而無餘。不如於今日先爲變通。則先王之教澤。猶可留貽於一綫也。且臣聞天之生材。必本於五行之性。其得清明之氣者。則爲純粹之士。其得堅強之氣者。則爲瑰奇之士。近年以來。中國民窮財盡。里塾黨庠。月廩綿薄。其間純粹之士。尙能閉戶讀書。不與世通。而瑰奇之士。負其磊落不羈之才。一見擯於有司。京脩之間。或出竟楚材晉用。尤爲肘腋腹心之大患。今誠變通科目。既令純粹之士。有以自修。且令瑰奇之士。有以自効。其爲利益殆非可以言罄。然使陛下以臣之言。頒示廷臣。議其可否。則必以爲不便。何也。彼當軸者。固未嘗素習乎此也。臣不敢欺誑陛下。平日所學。亦未嘗素習乎此。而今以此言。率然陳於陛下之前者。誠以綜觀今日之勢。非士習西法。則終不足。以自強。夫君子固不可以己之所不能。而遂謂此事之當廢也。

六曰改武科。用火器。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臣嘗謂士農工商。各有本業。而至於游手好閑。有名無實。則未有如今日武生之甚者也。夫古之所貴於武士者。爲其精習武藝。熟諳輜略。練膽練藝。教目教身。莫不預備於平日。一旦有事。乃可以備干城之選。今之武生。則不然。問其額則隸於學官也。問其所事。則弓矢刀石之外。無所能也。所講非所



學。所學非所用。至詢以輟略。非特茫然不知。蓋并有目不識丁。當應試之時。覓人槍替以欺武經者矣。臣竊謂此等游民。當無事之時。猶且武斷鄉曲。要挾詞訟。及有事之時。則不免爲盜爲賊。爲流民。甚足慮也。昔漢陸賈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古者將相並重。今則貴相而賤將。此所以天下有變。而卒至於措手無及也。今擬改易武科。武生則統於郡守。武舉則仍屬於督臣。改弓矢爲鎗砲。易刀石以戈矛。而凡跳躑踞躍。目力技巧。與夫行營佈陣之法。尤當以時講習。實事求是。夫孫子十三篇。司馬兵法。誠爲將者所不可不知。然世有升降。事有重輕。當今之世。與其使人空譚兵法。誠不如學習洋務之爲亟。願邇來皇上。未嘗不深謀遠慮。設立水師學堂。武備學堂。所以造就人才者。用意不可謂不至。然或至於虛糜帑款。並無成效者。蓋以其非功名之正途。則就之者少。而督撫中。又鮮留心時務之才。則亦不甚措意於此也。臣愚以爲武科與學堂分。則二者俱歸於虛名。合則二者均裨於實用。今請於各處省城。及大都邑之中。分設學堂。責成督撫。及各郡縣。廣延精通西法之士。以爲教習。無論武生武童。均得肄業其中。如數年之後。有能精熟槍砲準頭。及明於攻戰行陣之要者。除鄉試會試中式外。試以隨時保舉。撥入軍營。如此蓋有數利焉。火器不匱。不至臨事購求無獲。一也。猝有急難。隨處可以成軍。二也。人各有專精之業。不至流爲亡命。三也。夫楛楠杞梓。何地無才。蘊砂大石。均可磨治。方今中國江蘇。上海。廣東。香港之地。多有服夷服。效夷言。流離失業。甚至有執役於夷虜者。惟苦於無所事也。皇上誠能奮然改易弊政。舉中國剽悍武猛之士。盡置之有用之地。十餘年後。皆可成爲良將勁旅。蠢爾小夷。豈足爲慮。

### 七曰聯邦交。簡使臣。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臣嘗綜覽史冊。深維千古夷狄之禍。未有不始於行人之失職者也。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可見使於四方者。其本首在乎有恥。而今之使臣。則卽臣所謂罷軟凡庸。

之士與夫甘言華服。硯嘗粟斯之徒。彼其所以求充使臣者。初非欲周覽山川之形勢。深悉彼國之情實。其意不過欲求利與覬保舉而已。夫既挾一求利與覬保舉之心。則必先懷利以干執事者之旨。執事者既得其小利。又樂其順己之意也。於是委以出使之任。而若人者。乃遂以其阿諛逢迎。貪利無厭之技。盡施之於外洋。彼外洋見中國之人。胥如是也。乃相與益輕中國。夫奔走德侮。折衝樽俎。其係於廟堂之安危。億萬蒼生之性命。慎重當復何如。而今陛下之天下。乃竟委於此輩求利與覬保舉者之手。臣嘗推原其故。而竊爲之歎。慮痛恨也。且夫會盟聘問之事。莫著於春秋。其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今者陛下知使臣之不足信也。不復予以全權之目。於是使臣欲有所措置。必稟命於總署樞廷。而事一經總署樞廷。上下周折。疑難迂緩。必延至數十日之久。而其事始決。彼外洋之人。見中國之舉動如此也。又相與益疑中國。皇上試思。當我旅順既失之後。彼東洋之大國若俄。西洋之大國若英。若法。若德。若美。竟未有一國肯爲我出而解紛者。豈非外洋不信中國之明徵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臣諳斯語。輒爲零涕。然今日之事。既至於此。則彼數大國者。益當加以籠絡。以德意相固結。不可使之圖視而起。臣願自此之後。皇上慎簡使臣。勿以庸惡陋劣之徒。濫竽充數。昔者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蓋人必有至大至剛之氣。而後行動乎天地。志合乎鬼神。信孚乎夷狄。千古未有不能用誠而能用明者。亦未有不能無畏而能有威者。故士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真。不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僞。歷觀古來奉使致赫赫之功者。無非守正不阿。慷慨激昂之士。若夫專對捷給。沈默知幾。猶其次焉者也。皇上第於諸臣之中。擇其性情嚴毅者。以爲之正。復得諄諫有才者。以爲之副。則中國自無損威失聲之事矣。雖然。旣端其本。又不可不治其末也。則請嚴定出使。其有委蛇失辭。致召敵國之侮者。殺無赦。或有不能聯絡邦交。至於被國已啓兵端。而猶若罔聞知者。殺無赦。無故而取外洋之一絲一粟者。殺無赦。如是則彼奉使者。庶幾因戒懼而知愧厲也。抑臣聞之。敵國有事。相持以

將。無事相觀。以使。往者日本駐我中國之使臣。聞其會者中國地理兵要一書。風行東洋。三尺童子。莫不誦習。蓋彼之使我中國者。皆外洋之有心人也。今中國未嘗無有心人。皇上蓋於萬幾之暇。旁求於天下耶。

入曰塞漏卮。節浮費。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方今中國之大患。在乎貪然。臣謂中國實不貧。其所以至於貪者。任之非其人。而理之無其術。臣試以奉天之練軍言之。每年兵需約三百萬。十年則三千萬。今者禦敵。依然招募。則平日之練軍安在。又試以海軍衙門言之。每年報銷。為費不知若干。臣嘗聞執事者之奏於陛下。必曰海軍著有成效。乃今者禦敵。水師惶怯。至自鑿其船。藉口修理。希圖規避。則海軍之成效安在。又試以製造軍械言之。若直隸天津之軍械所。江蘇上海之機器局。總辦幫辦。高車駟馬。喧嘩叱咤。文報雜沓。工匠喧闐。其為糜費。盈千累萬。乃今者禦敵。則聞軍火仍需購自外洋。臣不知數十年製造之軍器。又安在。此外若各省之釐捐局。船政局。船塢。船廠。隨意報銷。漫無稽覈。其為漏卮。尤不勝言。夫以百姓有限之脂膏。而填此輩無窮之欲壑。真乃生民之大害。天下之亂階。陛下坐受其弊。而不自知。臣之愚意。不禁為之切齒痛恨者也。今為皇上籌塞漏卮之法。仍不外用廉潔之士。而廉者不可多得。則莫若隨時加以考察之法。請明降諭旨。嚴加整頓。各省無論練軍製械。皆須事事務實。每年練軍實數若干。支餉若干。督撫宜隨時彙奏。皇上則擇兵部堂官。或九卿中之深明武備者。每年出京查察一次。如有虛額虛糜情事。立與參劾。至於製造軍械船塢船廠等處。尤宜嚴飭督撫。各局無論總辦幫辦。皆不得信用親戚故舊。猥瑣醜誕之流。必擇廉能公正。素有清望者。方許委任。每年製成軍械若干。兵輪幾艘。亦宜隨時奏報軍械則分儲武備學堂。兵輪則分撥水師學堂。皇上復擇察院中之秉公者。每年出京查察一次。如有罔上中飽。或任司事。得冒而器械不堅利者。亦許隨時參劾。予以重罰。以上二者。設或查辦之人。私受請託。瞻徇情面。又或從中婪索。舉劾不實者。則亦嚴定處分。褫職逮問。而皇上尤宜清心寡欲。整躬

率物。凡有建置。必切究其中之利弊。去其泰侈。損之又損。曉諭官闈。嚴防宦寺。抑閭閻之奢侈。禁鴉片之流毒。如此則朝野皆有清明之氣。十年而後。可望富強矣。顧臣雖創此議。廷臣之中。必有病臣言爲紛更而多擾者。不知爲治之道。必因乎天下之勢。而爲之變。方專匪就殲之後。大難初平。民氣衰耗。則當爲簡淨休息之政。及今相沿既久。諸事廢弛。漸有不振之禍。智者於此。正當破天下苟且之心。以作其昏蒙之氣。又何紛更之足患。是則凡事皆當如此。又非專爲節用一端言之也。

痛哭流涕無補時艱。

先生自訂年譜。甲午三十歲。冬。高陽相國李公鴻藻。暨翁師。俱入掌軍機。余擬上封事。計萬餘言。翁師激賞之。手自鈔出數條。然當事者不能行也。沈子培師及京中諸友。均傳誦此文。

汪仲虎先生曾武。崔龍藏。萬言疏稿。手蹟跋。光緒甲午之役。關係中國存亡。朝野有識之士。罔不震驚悚慄。直言極諫。老友蔚芝。譜兄。時官戶部主事。萬言封事。一時傳誦。余適計偕入都。上書都察院。呈請代奏。艸稿爲兄改竄。時乙未四月初二日也。越五日。文表兄道希學士。招飲陶然亭。座中福山王文敏。威伯義祭酒。李木齋編修。志伯愚都統。黃仲瑛。洗馬。縱譚時事。文敏告余。今上覽君章奏。願左右曰。此人有膽有識。文敏時值南齋。得聞溫語也。

而當時正甲午新敗之後。先生又陳救時之策六事。其一曰置經略。專責任。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蓋諸軍師之散而無所統。此大弊也。某官帶幾哨。某官帶幾營。軍士各懷一心。彼此不相顧。勝負不相援。一軍潰散。諸軍動搖。如此則既不能守。又安能戰。往者平壤之役。戰者惟左寶貴一人。金州之役。徐邦道力戰。而趙懷業則已委之而去。藉寇兵而資盜糧。良可痛恨。向令上有大帥以統馭之。何遽至此。臣愚以爲樞廷運籌帷幄。固爲計出萬全。然於軍營進退機宜。實亦不能遙制。宜置重臣。出關督戰。皇上

若慮無人能勝此任。臣竊謂如兩江督臣劉坤一。湖廣督臣張之洞。俱威重可用。若夫好爲大言。專務虛憍之氣。而不能駕馭將帥者。此則於事既無實濟。必有敗徵。惟在皇上慎之而已。

其二曰置兵輪練水師。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方倭奴犯順之初。議者謂宜進攻神戶。長崎等處。搗其巢穴。此實圍魏救韓之上計。而當事者以無兵輪而止。今者敵人規取旅順。又覬覦威海。其意欲絕我之水師。則彼之所以忌我者。固可知矣。臣謂此時宜亟於各省中之可設水師者。責成督撫。設法籌款。添置兵輪。無論爲購爲造。每省均限以三四艘不等。一面亟練水師。限明年四五月間成軍。俟成軍後。若臺灣。福建。廣東。各省兵輪。即可進襲日本。若江浙浙江兵輪。即可赴援北洋。若直隸山東兵輪。即可捍衛津沽。規復旅順。設或訓練不及。可兼調長江水師以充其數。蓋長江水師之與海軍。雖情形不同。而相去不過一閒。譬之以膏人而學齊語。未有不能者也。夫責各省籌款。則其勢分。進軍之時。各省併力。則其勢合。撥江軍爲海軍。而俾之學習。則其勢便。倘計不出此。而惟旦夕防守之是計。狐疑不決。一事無成。迨我水師之路既絕。南北洋聲援不通。彼乃得益任其所爲。而我益束手而待斃。後雖悔之。將復何及。且不特此也。明年海運已在轉瞬。臣不知若何辦理。將停止乎。抑不停乎。不停則慮寇劫。停止則倉廩懸馨。人心益加惶惑。臣不解當事者。何以絕不爲之計也。

其三曰行反間散叛士。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聞倭奴前隊。多係中國人民。此輩爲利所誘。殺之誠不足惜。然其中安保無脅從之士。且彼能以利誘我民。我獨不能以利誘我民乎。臣愚以爲我朝積德累仁。人心未去。彼無知之民。暫時迷惑。天良未泯。宜予以洗心革面之路。今請明降諭旨。廣設告示。感以至誠。曉以利害。果有自拔來歸。親斬倭首來獻。或能糾衆焚燒倭船者。破格重賞。如此藉令彼軍絕無應者。而於我固無所損。於彼不無所疑。敵人之欲。

亦可少殺。

其四曰安民心。禁妄動。

先生請挽大局以維國。擬摺。夫京師重地。乃敵人未至。而居民訛言朋興。先自奔竄。至於空虛。此自亂之道也。今者都城之中。十已去其四五。甚有身為大僚。而俾其室家先去。以為民望者。囊金積帛。轉徙流離。臣親斯狀。不勝悼歎。於易有之。慢藏誨盜。竊謂方今特賴祖宗之厚澤。皇上之深仁。故土匪未起耳。向令寇盜充斥。飢民響應。乃素此時明火劫奪。官不能禁。則都城中之騷擾不安。其至貽敵國之笑者。當復何如。且此徙者。無論官民。孰非朝廷之赤子。今壹任其離散。居者懷羈旅之思。行者歷風霜之苦。勞民傷財。亦殊可憫。今請剴切曉示。俾斯民安堵無恐。亦自固之一端也。此外若調善戰之將。招已潰之兵。整頓綠營。申嚴團練。此則總在乎得人。亦非觀望所能盡也。

其五曰求人才以固國本。

先生謹陳管見。以固人心。摺。夫自倭入就款之後。當道諸臣。殫精竭慮。籌所以償洋款之術。而於求才一事。轉若視為緩圖。不知無人才。則何以理財。本末倒置。宜其狼狽。邇者皇上特開經濟之科。天下豪傑。延頸企踵。咸思得一嘗以為進身之始。而臣竊以為本原之地。有未脩者。蓋以今世學術不明。異說交訌。綴學之士。各逞其浮囂之氣。挾其利欲之私。相與侈言西法。妄觀名位。而究其所謂西法者。實不過浮光掠影。游譚不根而已。皇上苟盡得此輩用之。而天下之亂源。從此方長矣。此臣所以不願皇上得浮囂之士。而竊願皇上廣求德行之士也。夫中國比年以來。何嘗不步趨西人。然而世事日益隳壞者。義利之辨不明。則虛實之機立判。故臣嘗謂天下惟忠臣孝子。而後可譚洋務。其下焉者。拘守繩墨之士。心術無他。儻擴其見聞。進以當世時務。則亦可以收指臂之效。往者中興時名臣。若曾國藩。若胡林翼。若倭仁諸人。激厲名節。用人皆崇尚德行。卒能剗乎大難。

功業爛然。故今日用人。亦當以品行心術賢良純粹者爲主。通達政體者次之。熟悉公法約章者又次之。若夫機械變詐。華其貌而毒其心者。則斷然不容。假借卽莫日大學堂課程。亦當以宋周程張朱之學。先植其基本。性理既明。發爲政治。自然綱舉目張。無復顛倒凌亂之弊。

其六曰辦團練。以備觀餽。

先生謹陳管見。以國人心摺。夫泰西各國之所以橫行無敵者。恃通國皆兵也。今我中國宜防俄防英防法防德防日。而通國可戰之兵。十無二三。此亦必不敵之勢矣。竊維古來封建之局。變爲郡縣。其勢既散。而無所統。而欲使之互相保聚。人自爲戰。則惟有結團練之一法。團練者。卽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也。今者保甲之法。業已欽奉諭旨。請再詔十八行省各州縣公舉廉潔有爲之紳士。各於本鄉興辦民團。而又頒明臣戚繼光愚愚稿。暨本朝名儒陸世儀治鄉三約。通行各省。實力奉行。務令大小相維。節節相制。人人懷尊君親上之心。盡衛護桑梓之誼。則我縱無海上之權。而陸地層層列守。彼西洋各國。見吾之民志固結。則覬覦之心。亦可少戢。瓜分之議。未敢昌言矣。

先生謹陳管見。以維國脈摺。凡保天下者。自保郡縣始。保郡縣者。自保一鄉始。而保鄉之法。莫善於民團。泰西軍制。釋國民之年及二十者。胥籍爲兵。三年限滿。同籍聽調。各國自戰守兵而外。別用民團以資鎮守。至於體操之法。測量地輿之學。與夫行軍布陣之方。則自幼年入塾時。俱令耳濡目染。靡所不究。夫以中國素所不教之民。當此通國皆兵之強虜。勝負之數。固不待智者而決。然則處今日之勢。而欲勉與西人相持。計惟有使通國之民。皆化爲兵而已。欲使通國之民。皆化爲兵。計惟有辦民團而已。往者中興時諸名臣。若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諸人。治兵皆用民團。所用統帶。大都校官弟子。樸實勇敢之士。而其籌餉之例。則又不費公家絲粟之力。皆於本地自行籌款。誠以用一鄉之人。以捍衛一鄉。則其心壹而其志固。用本地之財。以捍衛本地。則小

民更樂於輸將。而其勢亦可以持久。今者各省用西法練兵。既徒託諸空譚。教習盡用西人。倒授太阿之柄。流弊尤無所底。至於武備學堂。則盡得其人而用之。而其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臣以為救急應變。非用民團不可。亟請明降詔旨。通飭十八省各郡縣。一律興辦團練。令各鄉之人。公舉忠正。借廉樸實。知兵之士。以為團長。鄉團隸於一縣。縣團隸於一省。大小相維。節節相制。多者可數千人。少者亦數百人。凡火器。鎗。旗。旗。之屬。皆由本鄉籌備。官不與聞。一或有警。准其互相救護。地方官長。惟督撫將軍。得以相權調遣。其餘皆不得從中掣肘。如是則朝廷並無養兵之費。而通國咸成勁旅矣。夫中國自海權既失。歐洲輪船出沒無常。茲者駭駭乎及於腹地。已成不可嚮邇之勢。誠能舉辦團練。聲勢相倚。西人之窺伺內地者。既不得逞。逞其志。即土匪之思弄潢池者。亦將隱戢而不敢動。生民之命。藉以保全者。必且不少。所以馭天下之威權。厲天下之勇氣。行天下之仁術。誠莫有過於是者。又況足兵足食。二者相輔而行。教訓積備。其說似迂。而實古今中外。一日不可偏廢之事。宜并令東南各省。大修水利。開墾荒蕪。西北各省。講求樹藝。擴充畜牧之饒。富強兼資。疆圉自固。

亦無有省者。不尚有舊國。以是傾尤有足為後世戒者。為政最忌搜括。即大學所謂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遺意。先生請停止搜括之政片。臣聞孟子有言。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蓋保天下之在保民心。自古而已然矣。中國近年來。每項支絀。羅掘之術。無微不至。息借行之於前。各省關攤款行之於後。今年又以籌還洋債。俄而行昭信股票矣。俄而行鎔捐及洋土藥膏稅矣。在部臣不得已之苦心。原為天下所共諒。抑且所擬章程。必再四審慎。求其有利無弊。然而部臣不能與民相接。不得不委其權於督撫。督撫不得不委其權於府道。府道不得不委其權於郡縣。郡縣不得不委其權於吏胥。凡事多一曲折。百姓即多受一分之累。頃聞昭信股票。各省均有撻派之說。雖未足憑信。究之竭澤而漁。流弊必至於此。此在富商巨紳。猶或可以勉應。最可憫者。無知小民。終歲勤勤。僅資事畜。一經官長吏胥之剝削抑勒。則其家可以立破。我皇上仁厚性成。夙以勤恤民隱為事。試於高



拱九重時。虛懸一閭閻疾苦。悍吏誅求。百姓借貸無門。愁慘呼號。靡所控告之景象。則惻隱之心。油然而有生矣。夫我朝自聖祖以來。屢行寬大之政。湛恩厚澤。汪濊洋溢。用是人心至今固結。頃乃以籌還洋債爲此刺膚推髓之舉。竊恐天下人從此解體。抑且天地生財。祇有此數。元元命脈。胥寄於此。閭閻稍有儲蓄。一旦變生不測。辦團籌餉。猶可勉強支持。今必俾之不留餘地。則西人之覬我土地者。益足以制我之死命。我則惟有束手而待斃。是中國數萬萬生靈。永無振作之日。即永無生全之日也。臣備員農曹。當畫稿行文時。每遇搜括之政。輒爲之坐不安席。計我皇上及諸大臣。惻怛之懷。必有十倍於臣者。特於萬幾倥偬。未暇深念及此耳。且瞻昔之所以不得已而爲此者。原以抵還洋債。今聞借款已有成說。則此事更可從緩。亟請明降諭旨。通飭各省將軍督撫。所有領行之昭信股票。地方官不得稍有抑勒。攤派成數。違者置諸重典。舖捐即行停辦。並諭以自後發憤自強。同心同德。苟有以搜括之說進者。概不准行。上以培朝廷之元氣。下以保黎庶之生命。庶幾已竭之民力。不至重困。將煥之人心。不至遽離。

後之有國者。其三致意焉。此先生供職郎曹時之政治學。董理商政之時。正萬方沸騰之日。先生一意開物成務。始而擬定商部章程。

先生擬商部章程。謹擬巨部各項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一、擬分設四司。一曰保惠司。專司商務局所學堂招商。一切保護事宜。賞給專利文憑。譯書譯報。聘請洋工程師。及巨部司員。陞調補缺各項。一曰平均司。專司開墾農務。蠶桑。山利。水利。樹藝。畜牧。一切生殖之事。一曰通商司。專司工裁。機器。製造。鐵路。街道。行輪。設電。開採礦務。聘請礦師。招工。諸事。一曰會計司。專司稅務。銀行。貨幣。各業。賽會。禁令。會審。糾訟。考取律師。按正權度量衡。以及巨部報銷經費。此外設司務廳一所。專司收發文件。繕譯電報。其餘未盡事宜。各以類從。至以上四司。所立各項名目。必須詳備。惟創設之初。有應即時興辦者。有應從緩籌辦者。容申巨等。審飭各司員酌量。

繁簡分別核議。次第舉行。一擬設立律學館一所。商務報館一所。律學館設總纂官二員。纂修官二員。均以臣部司員兼充。先行廣購外洋商律各書。兼及路礦律、招工律、保險律、報律。並各國通商條約。派定通曉中外文字者若干員。專司繕譯。陸續譯出。由總纂纂修各官審慎採擇。參以中國律例。編成條款。奏請欽定頒行。商報館設提調官一員。亦以臣部司員兼充。應將臣部所辦招商事宜。集股款目。以及各省各埠土產礦物物價貴賤。工藝良楛。均隨時登報。發交各省。並中外各商埠銷售。藉以鼓舞商情。開通風氣。須擇學問深達。通達商務之人。選定再行出報。該報祇准按照商律辦理。即有議論。亦祇考究商務。不涉他事。至此外擬設商務學堂局。所容俟酌量情形。隨時奏明辦理。一擬招商設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各項公司。先行試辦。再令各省逐漸推廣。除工藝、農務公司。由臣等先行籌議。俟議有就緒。奏明辦理外。鐵路公司。應先辦支路。礦務公司。先辦煤鐵各公司。如一時官本籌集不易。全係商股承辦者。應由臣部隨時維持保護。所有商股獲利。或虧耗等事。臣部除獎勵及飭追追欠。其餘概不與聞。並不用官督商辦名目。亦不派監督總辦等員。以防弊竇。如係官商合股。及官助商辦。則須視股本之多寡。辦事之難易。隨時訂定章程。總之臣部之責任。在提倡振興。專務為民生利。所有牽掣抑勒之弊。應痛加掃除。以副國家保惠商人至意。一臣部總理商政。所有承上啓下一切事務。職掌甚繁。擬仿照外務部體制。設左右丞各一員。正三品。左右參議各一員。正四品。每司設立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二員。司務廳設立司務二員。額外司員。亦酌定每司以六員為率。所有京察保送各項章程。亦均照外務部章程辦理。至臣部既管攝商務。利弊所關至鉅。丞參司員等。尤以操守廉潔為一要義。自應優給養廉。使無內顧之憂。庶可責以專心辦事。諸侯養定經費後。再行奏明辦理。一臣部員缺。既照外務部定章。不能不慎重其選。以期一人得數人之用。現當創辦之初。除已奏調各員外。所有額設各缺。若照六部簽分學習。誠恐不盡得人。擬照外務部章程。各行內閣六部等衙門。於滿漢郎中。員外郎。主事。小京官。侍讀。中書。中。擇其品正才優。

通曉商務者。出其切實考語。保送考試。帶領引見記名。先行傳到若干員。酌派差使。試看三月後。再按原階酌量奏補。以後挨次傳補。傳到後。無論郎中、員外郎、待讀。均先以原階借補主事。仍隨時察看。如不得力。卽行咨回原衙門。以免濫竽充數。至各省候補道府。同通州縣中。不乏熟諳商學商務之人。除此次奏調各員外。嗣後如有歷練精詳。辦事切實者。准由各督撫出具考語。咨行臣部。考試錄取。引見記名。酌量差委。補用一取士之法。事舉言揚。原不必拘以成格。商人素習懋遷。若考以掌故政治。課以文牘。其勢固有所不能。然商情所在。若不加以聯絡。商務焉能起色。嗣後如有在中外商埠。充當商董之人。因事到京。經臣部察看。委係行誼誠實。熟習商務。擬卽派充臣部委員。遇有考察華洋各項商務事宜。酌量委用。毋庸開支薪水。儻有異常勞績。准由臣部保獎。臣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職銜。如商董中。已經得有官銜品望較著者。應作為顧問官。自四等至頭等。爲止。由臣部奏明派充。不必在部當差。亦不支給廉俸。至外埠商董子弟捐納京外各官者。經臣部奏對差違。毋庸考試。亦不必拘以文牘之事。藉示鼓舞。且收因材器使之效。至繙譯人員。除律學館繙譯商務書籍。各有專責外。平日接見外國官商。擬用通曉英、俄、德、法、日、本等國語言文字者若干員。以備差遣。一、通商各埠出產銷場一切情形。臣部無從周悉。加以商情渙散已久。求其合力團聚。斷非易事。此中樞紐。要以招商爲第一要務。臣等擬俟規模粗定後。卽派丞參一二員。帶同得力司官。前赴上海等處。招集商董。並考察商務。沿途應編纂日記。勒爲成書。以資考覈。至各省各屬土產。及製造所出之貨。共若干類。又各關各埠出口土貨若干類。進口洋貨若干類。並各處有無設立工部局院學堂。及沿江沿海省分所設機器仿造絲、紗、布、煤油、火柴。各廠。除由該丞參考察詳記外。應由各該省將軍督撫先將已往情形。現辦情形。詳晰咨報臣部查覈。嗣後並應將有無更改情形。按年報部一次。作爲程課。一、臣部宗旨。要在通上下之情。所有商人求見。或投遞稟牘。及面訴商情。自當輪誠款待。破除京外各衙門關吏阻隔之弊。惟斯時風氣初開。品流尙雜。又不得不略加審慎。免致魚

目混珠。現臣等擬於署中設接待所一處。如有中外各業商人。赴署求見。即導至司務廳。由值班司員。先行接見。詳問蹤跡。察其情偽。然後由司務廳司員。延入接待所。由丞參各員等。分別接談。隨時隨事。斟酌辦理。蓋詢察之權。不寄諸關吏。既無內外阻絕之嫌。亦免賈莠紛投之慮。至各國商人。及華商從外洋來京。有要事求見者。並由臣等隨時接晤。加以禮貌。俾知朝廷重視商務之至意。一臣部事務殷繁。各司員等。自應按照外務部之例。逐日到署。親手辦稿。呈堂閱定。覈發。並輪流值班。期無曠誤。臣等現擬設日計表。月計表。各一冊。即由臣等首先倡率。將每日所辦何事。隨時登記。各司員名。繕列於後。即督飭逐日標註。考其功課。即以察其才能。至於儀文。一切宜概從簡便。以除壅蔽。查各部向章。司員上章同事。立而不坐。堂官亦起立答話。即有商酌。每苦不能盡言。臣部擬於堂上。另備長桌。多設坐位。遇有重要事件。即同丞參。及各司員。環坐一堂。從容討論。務使人人。各抒所見。各盡所言。弗蹈脂韋趨踰之習。庶收集思廣益之功。一臣部收發文件。最關緊要。擬於候補司員中。選派收掌官四員。在司務廳輪流住宿。每日將收到公文等件。隨收隨閱。按照緊要尋常。詳為區別。其緊要文件。除有應行詳酌之事。從緩辦理外。必須立時辦稿。由臣等參閱定奪。即時繕稿行文。不得有斯須延擱。其尋常文件。仍由各司員隨時擬稿。亦由臣等批閱。迅即發明。至稽核事宜。各司員等。俱有責任。所有臣部奏咨案件。及各項合同章程。如有須纂入商律者。應由律學館。妥定條款。一俟稟集成書。即奏明諸旨。頒行。並為令典。如有須刊登商報者。應由臣等督飭丞參各員。詳細覈定。由商報館。登諸報章。俾資衆覽。一臣部既擬優給各司員等。養廉。並聯絡商董。予以職銜。獎勵之法。已屬詳備。然必須勸懲互用。方能揚激人才。現擬定。應行懲戒之款。約分三等。延擱公事。為一等。宣洩密件。為一等。招搖撞騙。舞弊營私。為一等。各司員委員中。如有延擱公事。宣洩密件者。輕則記過。重則咨回原衙門。原候補省分。商務委員。則撤銷職銜。如有招搖舞弊等情事。應一律嚴參。照律懲辦。一臣部事務重要。假手吏胥。易滋弊竇。擬請額設供事四十名。分班入值。律學館

擬設供事八名。俾供鈔寫之役。由各館各取考試取定。以次傳補。惟既資其力。不能不予以獎勵。應照外務部成例。兩年擇尤保獎一次。所有薪工。亦應酌量優給。以昭激勸。如有在外招搖者。立即斥革。嚴辦。至武弁聽差。蘇拉。亦按照外務部例。兩年分別奏咨給獎。

繼而劃清商部權限。

先生聲明商部辦事權限摺。竊維國家設官分職。所以提綱挈領。事無不舉。者貴有權限而已。權限不清。則辦事非涉推諉。即滋紛競。……嗣後凡振興實業各項事宜。均責成臣部專辦。至戶工兩部之職司。一則專主財政。一則專主營造。與臣部之界限本極分明。惟查校正度量衡一項。本為臣部奏定章程所載。嗣以關係全國。財政已於上年咨明歸戶部辦理。他如稅務一項。奉旨專派大臣。自應改歸稅務大臣管理。銀行一項。除國家銀行應由戶部專管外。所有商業銀行。應仍照奏定章程。歸臣部管理。以清界限。總之。臣部辦事權限。應悉以奏准之開辦章程為準。務期與他部界限分明。以期仰副朝廷循名覈實之至意。

又復手訂商律。

先生手訂商律。

商人通例。

第一條 凡經營商務貿易賣買販運貨物者。均為商人。

第二條 凡男子自十六歲成丁後。方可為商。按年月計算足十六歲。

第三條 凡業商者。設上無父兄。或本商病廢。而子弟幼弱。尚未成丁。其妻。或年屆十六歲以上之女。或守

貞不字之女。能自主持貿易者。均可為商。惟必須呈報商部存案。或在該處左近所設商會。呈明轉報商

部存案。如該處未設商會。即就近赴各業公所。呈明轉報商部存案。

第四條。已嫁婦人。必須有本夫允准字據。悉照第三條辦理。呈報商部。方可爲商。惟錢債契轄折等事。本夫不能辭其責。

第五條。凡商人營業。或用本人真名號。或另立店號某記某堂名字樣。均聽其便。

第六條。商人貿易。無論大小。必須立有流水賬簿。凡銀錢貨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項。均宜逐日登記。

第七條。商人每年須將本年貨物。產業器具。以及入欠人款目。盤查一次。造冊備存。

第八條。商人所有一切賬冊。及關繫貿易來往信件。留存十年。十年以後。留否聽便。倘十年之內。實有意外。燬失情事。應照第三條呈報商部存案例辦理。

第九條。無論何項商人。何項公司。何項舖店。均須按照第六七八條。遵守無違。公司律。

第一節 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

第一條。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爲公司。共分四類。

一、合資公司。

一、合資有限公司。

一、股份公司。

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凡設立公司。赴商部註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

第三條。公司名號。後設者不得與先設者相同。

第四條。合資公司。係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資營業。公取一名號者。

第五條。合資公司所辦各事。應公舉出資者一人或二人經理。以專責成。

第六條。合資有限公司係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資營業。聲明以所集資本為限者。

第七條。設立合資有限公司。集資各人。應立合同。聯名簽押。載明作何貿易。每人出資若干。某年某月某日起。期限以幾年為度。限先期十五日將以上情形呈報商部註冊。方准開辦。

第八條。合資有限公司招牌。及凡做貿易所出單票圖記。均須標明某某名號有限公司字樣。

第九條。合資有限公司。如有虧蝕倒閉欠賬等情。宜無隱匿銀兩。詭騙諸弊。祇可將其合資銀兩之儘數。並該公司產業。變售還償。不得另向合資人追補。

第十條。股份公司係七人或七人以上創辦。集資營業者。

第十一條。股份公司創辦。訂立創辦合同。所應載明者如左。

一、公司名號。

二、公司所做貿易。

三、公司資本若干。

四、公司總共股份若干。每股銀數若干。

五、創辦人每人所認股數。

六、公司總號設立地方。如有分號。一併列入。

七、公司設立後。布告股東或衆人之法。或登報。或通信。均須聲明。

八、創辦人姓名住址。

第十二條。設立股份公司者。應將第十一條各項。限先期十五日呈報商部註冊。方准開辦。

第十三條。股份有限公司。係七人或七人以上創辦。集資營業。聲明資本若干。以此爲限者。

第十四條。股份有限公司創辦。應訂立創辦合同。與十一條同。惟須聲明有限字樣。

第十五條。股份有限公司招牌。及凡做貿易所出單票圖記。亦均須標明某某有限公司字樣。

第十六條。股份有限公司。不論有限無限。如須招股。必先刊發知單。並登報布告衆人。其知單及告白中所應

聲明者如左。

一、公司名號。

二、公司作何貿易。及所作貿易大概情形。

三、公司設立地方。

四、創辦人姓名住址。

五、公司總共股份若干。每股銀數若干。現招股若干。及分期繳納之數。

六、收取股銀地方。

七、創辦人有無別得或他人應許之利益。

八、創辦人爲所設公司。先與他人訂立有關銀錢之合同之類。

第十七條。凡創辦公司之人。不得私有非分之利益。隱匿以欺衆股東。倘有此項情弊。一經查出。除追

繳所得原數。並按照第一百二十六條罰例辦理。以示懲警。至其應得之利益。先在衆股東會議時聲明

允認者。不在此例。

第十八條。公司招股已齊。創辦人應即定期招集各股東會議。即由衆股東公舉一二人作爲查察人。查

察股數。是否招齊。及公司各事。是否妥協。



第十九條。如股東查出公司創辦人不遵照第十六條聲明各項辦理。及有他項弊者。實。衆股東可以解散不認。

第二十條。如股東查明公司創辦人確係遵照第十六條聲明各項辦理。亦無他項弊實。該公司應於十五日內呈報商部註冊開辦。

第二十一條。公司呈報商部註冊時所應聲明者如左。

- 一、公司名號。
- 二、公司作何貿易。
- 三、公司總共股份若干。
- 四、每股銀數若干。
- 五、公司設立後。布告股東或衆人之法。或登報。或通信。均須聲明。
- 六、公司總號設立地方。如有分號。一併列入。
- 七、公司設立之年月日。
- 八、公司營業期限之年月日。如無期限。亦須聲明。
- 九、每股已交銀若干。
- 十、創辦人及查察人姓名住址。

第二十二條。公司開辦三月後。限於一月內。董事局須邀請衆股東會議。將開辦各事宜。詳細陳說。俾衆股東知悉。如有關繫緊要者。即可請衆股東酌奪。

第二十三條。凡現已設立。與嗣後設立之公司。及局廠行號鋪店等。均可向商部註冊。以享一體保護之

利益。

第二十四條。股份銀數。必須畫一。不得參差。

第二十五條。每股銀數至少以五圓爲限。可分期繳納。

第二十六條。每一股不得拆爲數份。

第二十七條。公司必須遵照第二十一條聲明各項辦理。方能刊發股票。違者股票作廢。他人因此受虧者。准控官向該公司索賠。

第二十八條。公司股票。必須董事簽押。加蓋公司圖記爲憑。依次編號。並將左列各項敘明。

一、公司名號。

二、公司註冊之年月日。

三、公司總共股份若干。

四、每股銀數若干。

五、股銀分期繳納者。應將每期所交數目。詳細載明。

六、附股人姓名住址。

第二十九條。股份有限公司。如有虧蝕倒閉欠賬等情。查無隱匿銀兩。訛騙諸弊。祇可將其股份銀兩湮足。並該公司產業變售還債。不得另向股東追補。

第三十條。無論官辦商辦官商合辦等各項公司及各局。（凡經營商業者皆是）均應一體遵守商部定例辦理。

第三十一條。凡合資公司。股份公司。於呈報商部註冊時。未經聲明有限字樣。應作無限公司論。如違虧

缺。除將公司產業變售價還外。倘有不足。應向合資人。附股人。另行追補。

第三十二條。無限公司。或鋪戶等。欠賬虧短。可向股東鋪戶追償。並將已名下產業變售封抵。(詳倒賬追欠各專條內。)

## 第二節 股份。

第三十三條。附股人應照所認股數。任其責成。

第三十四條。附股人應在公司入股單上。按式填寫簽押。送交公司指定收單之處。依期繳納股銀。

第三十五條。附股人無論華商洋商。一經附搭股份。即應遵守該公司所定規條章程。

第三十六條。附股人不能以公司所欠之款抵作股銀。

第三十七條。數人合購一股份。應准以一人出名。其應得權利。即由出名人任領。分給合購各人。至有繳

納股銀不能應期繳足者。仍由各人分任其責。

第三十八條。如無違背公司章程。股票可以任便轉賣。惟承買之人。應向公司總號註冊。方能作准。

第三十九條。公司不能自己買回及抵押所出股票。

第四十條。附股人到期不繳股銀。創辦入應通知該附股人。限期半月。逾限不繳。可將所認股數。另招他人接受。

第四十一條。

公司令各股東續繳股銀。應於十五日前通知。逾期不繳。再展限十五日。仍不繳。則失其股東之權利。

第四十二條。

股東於展限期內。不續繳股銀。公司可將所認股數。招人承買。得價不足。仍向原股東追繳。

第四十三條。公司欲給紅股。應於創辦時預行聲明。不得隱匿。

第四十四條。附股人不論職官大小。或署名。或以官階署名。與無職之附股人。均祇認爲股東。一律看待。其應得餘利。暨議決之權。以及各項利益。與他股東一體均沾。無稍立異。

第三節 股東權利各事宜。

第四十五條。公司招集股東會議。至少於十五日前通知。並登報布告。其知單及告白中。應載明所議事項。

第四十六條。公司董事局。每年應招集衆股東舉行尋常會議。至少一次爲度。

第四十七條。舉行尋常會議。董事局應於十五日前將公司年報及總結。分送衆股東查核。

第四十八條。舉行尋常會議時。公司董事應對衆股東宣讀年報。並由衆股東查閱賬目。衆股東如無異言。即行列冊作准。決定分派利息。並公舉次年董事。衆股東有以賬目爲未明析者。可即公舉查察人一二名。詳細查核。

第四十九條。公司遇有緊要事件。董事局可隨時招集衆股東。舉行特別會議。

第五十條。有股本共合全數十分之一之股東（或一人。或多人。不限人數）有事欲會議。可即知照董事局。招集衆股東。舉行特別會議。惟必須將會議事項及緣由逐一聲明。如公司董事局不於十五日內照辦。該股東可稟明商部核准。自行招集衆股東會議。

第五十一條。股東於所認股數。到期不能繳納者。不能會議。

第五十二條。衆股東無論舉行尋常及特別會議。即將所議各事。由書記列冊。凡議決之事。一經主席簽押作准。後該公司董事人等。必須遵行。

第五十三條。衆股東會議時。如有議決之事。董事或股東意爲違背商律。或公司章程者。均准赴商部稟

控核辦。惟須在三月以內呈告。逾期不理。至股東稟控。必須將股票呈部爲據。

第五十四條。公司創辦時。所訂合同。及記載衆股東歷次會議時決議各事之冊。並股東總單。須分存公司總號及分號。俾衆股東及公司債主可以隨時前往查閱。

第五十五條。公司總號應立股東姓名冊。冊內所應載者如左。

一、股東姓名住址。

二、股東所有股數並其股票號數。

三、每股已繳銀若干。何時所繳。

四、股東購入股票之年月日。

第五十六條。凡購買股票者。一經公司註冊。即得爲股東。所有權利。與創辦時附股者無異。其應有之資。成亦與各股東一律承任。如須續加股銀。亦應照繳。

第五十七條。中國人設立公司。外國人有附股者。即作爲允許遵守中國商律及公司條例。

第五十八條。凡公司有股之人。股票用己名者。無論股本多少。遇有事情。准其赴公司查核賬目。

第五十九條。股東赴公司查核賬目。應先期三天函告該公司總辦。如無總辦。即總司理人。俾可預備。

公司股東。不一其人。司事有逐日應辦之事。任意查賬。未免難於應接。致有掣肘誤公等弊。故應先行函訂。

第六十條。公司往來書札。及各項事件。如股東欲赴公司查閱。亦須先期三天函告公司總辦。或總司理人預備。如所查之書札及各事。於該公司較有關係。或略有窒礙者。總辦或總司理人可請董事局酌奪。如有應行秘密之書函。不合宣布者。亦不得交與股東閱看。

第六十一條。如有股東以查核公司賬目書札及各事爲名。實係借端窺覷虛實。私自別圖他項利益。損礙公司大局者。董事局應禁阻其查閱。

第四節 董事

第六十二條。公司已成。初次招集衆股東會議時。由衆股東公舉董事數員。名爲董事局。

第六十三條。公司董事至少三人。至多不得過十三人。惟必須舉成單數爲合例。

第六十四條。董事局會議。如有三人到場。即可議決各事。惟務須遵守會議條例。

第六十五條。充董事者。必須用本人姓名。暨至少有該公司股份十股以上者。

第六十六條。董事薪俸。如創辦合同未經載明者。應由衆股東會議酌定。

第六十七條。各公司以董事局爲綱領。董事不必常川住公司內。然無論大小應辦應商各事宜。總辦或

總司理人。悉宜秉承於董事局。

第六十八條。董事任事之期。以一年爲限。期滿即退。最初一年應選籤定留三分之二。以後按舉輪替。

如人數不能合三分之二者。即取其相近之數。

第六十九條。董事期滿。如衆股東以爲勝任。可於尋常會議時公舉續任。

第七十條。董事期滿。股東欲另舉他人。應於尋常會議兩日前。將擬舉之人姓名。通知公司總辦或總司

理人。其願充董事者。亦可先向公司報名。俟會議時由衆股東公舉。

第七十一條。董事如有事故不能滿任。董事局人數不敷。可由董事局暫委一妥慎之股東代理。俟衆股

東於尋常會議時再行公舉充補。

第七十二條。董事辦事不妥。或不孚衆望。衆股東可於會議時決議即行開除。

第七十三條。董事遇有以下各事。即行退任。

一、倒賬。

二、被控監禁。

三、患瘋癲疾。

四、董事局會議時。並未商明他董事。接連三月不到。

第七十四條。董事未經衆股東會議允許。不得做與該公司相同之貿易。

第七十五條。公司股本及公司各項銀兩。係專做創辦合同內所載之事者。不得移作他用。

第七十六條。公司虧蝕股本至半。應即召集衆股東會議。議定辦法。

第七十七條。公司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選派。如有不勝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開

除。其薪水酬勞等項。均由董事局酌定。

第七十八條。公司尋常事件。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照章辦理。其重大事件。應由總辦或總司理人。

諸董事局會議議決後。列冊施行。

第五節 查賬人。

第七十九條。公司設立後。衆股東初次會議時。應公舉查賬人。至少二名。其酬勞由衆股東酌定。

第八十條。查賬人任事之期。以一年為限。限滿。衆股東於尋常會議時。另行公舉。如衆股東願留者。可以

續任。

第八十一條。董事不能兼查賬人。

第八十二條。查賬人不能兼任董事。如經衆股東舉為董事。即開去查賬人之職。

第八十三條。查賬人因有事故。不能滿任。董事局可以委人暫行代理。股東於尋常會議時再行公舉。

第八十四條。查賬人可以隨時到公司查閱賬目。及一切簿冊。董事及總辦人等不能阻止。如有詢問。應

即答覆。

第六節 董事會議。

第八十五條。董事局會議。至少必須三人到場。方能開議。

第八十六條。董事局會議。應就董事中公推一人充主席。一人充副主席。

第八十七條。董事局會議。主席董事主議。主席不到。由副主席代理。副主席亦不到。臨時另舉一人代理。

第八十八條。董事局會議時。所議之事。有與董事一人之私事牽涉者。該董事應自行迴避。

第八十九條。董事局會議時。每人有一議決之權。（所謂議決之權者。指一人有決事之一權也。假如有

五人在場。共議一事。則五人得有決事之五權。）

第九十條。董事局會議事件。如有意見不同者。總以從衆為決斷。如董事在場。共有五人。有三人以為可

行。二人以為不可行。所議之事。即可從衆照行。即由書記註明記事冊內。主席簽字作准。

第九十一條。董事局會議時。如在場董事連主席共有六人。會議一事。三人以為可行。三人以為不可行。

則彼此議決之權相等。主席董事可加一議決之權。酌理以決定其事。若議決之權不相等。主席即不得

加一議決之權。

第九十二條。董事局會議時。應就公司司事中選派一人充書記。將所議決各事。登記董事局會議記事

冊。第九十三條。書記將議決各事。登記會議記事冊。候下次會議時。對衆宣讀。如無不合。即由主席簽押



作准。

第九十四條。董事局會議議決之事。於下次會議時。經主席簽押。其原未到場之董事。若無異言。即為默許。

第九十五條。董事局每一星期須赴公司會議。至少一次。總辦或總司理人。可將應辦各事。向董事局請示。如有要緊事件。可請董事局隨時至公司會議酌奪。

第九十六條。董事局尋常會議期數。任便酌定。如有緊要事件。但有二人欲行會議者。可即定期舉行特別會議。

第九十七條。董事局會議議決之事。該公司總辦及各司事人等。必須遵行。

### 第七節 衆股東會議

第九十八條。股東尋常會議及特別會議。以主席董事充主席。亦可由股東另行公舉。

第九十九條。會議時股東有事請議。即由請議之人建議。並須一人贊議。再由衆人決議。

第一百條。會議時有一股者得一議決之權。如一人有十股者。即有十議決之權。依此類推。惟公司可預定章程。酌定一人十股以上議決之權之數。如定十股為一議決之權。或二十股為一議決之權。依此類推。

第一百一條。凡會議各事。決議可否。從衆所言為定。如彼此議決之權相等。則主席可另加一議決之權。惟必須照第九十、第九十一兩條辦法。一律辦理。

第一百二條。凡決議可否。即由書記登記股東會議記事冊。由主席簽字作准。

第一百三條。公司有重大事件。如增加股本。及與他公司併合之類。召集股東舉行特別會議。若議

決准行。限一月內復行會議一次。以實其事。議畢施行。

第一百四條。股東會議時。所議之事。有與股東一人之私事牽涉者。該股東仍可到場會議。毋須迴避。

第一百五條。股東不能到場會議者。可出具憑證。派人代理。代理人如非股東。祇能代行議決之權。不能

有所辯駁。以申論其原因。

第一百六條。股東派會議代理人。所出憑證。應於三日前送交公司總辦或總司理人查核。

第八節 賬目

第一百七條。董事局每年務須督率總辦或總司理人等。將公司賬目。詳細結算。造具年報。每年至少一

次。

第一百八條。董事結賬時。應先由查賬人詳細查核一切賬冊。如無不合。查賬人應於年結冊上。書明核

對無訛字樣。並簽押作據。

第一百九條。公司年報所應載者如左。

一、公司出入總賬。

二、公司本年貿易情形節略。

三、公司本年贏虧之數。

四、董事局擬派利息。並撥作公積之數。

五、公司股本。及所存產業貨物。以至人欠人之數。

第一百十條。董事局造成年報。應於十五日前由總辦分號分送衆股東查核。並分存總辦分號。任憑衆

股東就閱。

第一百十一條。公司結賬。必有贏餘。方能分派股息。其無贏餘者。不得移本公派。

第一百十二條。公司結賬贏餘。至少須撥二十分之一。作為公積。至積至公司股本四分之一之數。停止與否。乃可聽便。

### 第九節 更改公司章程。

第一百十三條。公司有權可以訂立詳細規條章程。以補律載之不足。惟不得與明定之條例有所違背。

第一百十四條。董事局欲將公司創辦合同或公司章程更改。必須由衆股東會議議決。

第一百十五條。衆股東會議議決。必須股東在場者有股東全數之半。其所得股份。必須有股份全數之半。若不能如上所限。而在場股東以為事在可行者。已居多數。可以暫時決議。公司乃將決議之事登報。並通知衆股東。限一月內重集會議。從衆決定。

第一百十六條。公司如欲增加股本。亦須照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五條辦理。並於決議後十五日內呈報商部。

第一百十七條。公司欲增加股本。必須衆股東將原定每股銀數繳足之後。方能舉辦。

第一百十八條。公司增加股本。其新股票。因漲價所得之利。應歸公司。

第一百十九條。公司增加股本。其新股銀數繳足後。董事應即招集衆股東會議。當衆宣布。會議時衆股東有欲查核者。可公舉查核人一二名。詳細查明。是否繳足。

### 第十節 停閉。

第一百二十條。凡公司遇有後例各款情事者。即作為停閉。

一經衆股東照第一百十五條會議例議決停閉。

二、股本虧蝕及半。

三、公司期滿。

四、股東不及七人。

五、與他公司併合。

第一百二十一條。公司停閉之時。即以董事充清理人。如董事不能勝任。可由衆股東會議公舉。所公舉之清理人。衆股東亦可隨時會議開除。

第一百二十二條。公司停閉之時。如衆股東不充公舉清理人。可呈請商部派人清理。

第一百二十三條。有公司股本全數十分之一之股東。若以清理人辦理不善。可呈請商部派人接辦。

第一百二十四條。清理人將賬目算結。款項清還後。應開具清冊。招集衆股東會議。決定允准。方能了結。

第一百二十五條。公司停閉後。所有賬簿來往緊要信件。必須留存十年。十年限滿。留否聽便。

第十一節 罰例。

第一百二十六條。公司創辦。董事。查賬人。總辦。或司理人。司事人等。有犯以下所列各款者。依其事之輕重。罰以少至五圓。多至五百圓之數。

一、不依期呈報商部註冊。

二、不將律定布告各事布告。或布告不實。

三、凡以上各條。明定應交人查閱之件。若無第十六條。第六十一條。清事。不交查閱人查閱。

四、阻止他人查閱以上各條。應當查閱之事。

五、未經註冊。先行開辦。

六、未經註冊。先發股票。

七、不遵律設立股東姓名冊。或不依第五十五條開載。或開載不實。

八、股票不遵依第二十八條所定開載。或開載不實。

九、不遵第五十四條及第一百十條將公司創辦合同。或記載衆股東歷次會議之事之冊。或股東總單。

公司物業總賬。總結年報。贏虧總賬。公積賬。分息賬。分存總號分號。或以上各件開載不全。或開載不實。

十、股本虧蝕至半。不遵依第七十六條招集股東會議。

十一、公司創辦人有違第十七條。私自得有非分之利益。

第一百二十七條。公司人等。不論充當何職。如不遵以上第七十五條。將公司股本或公司各項銀兩。移作他用者。除追繳移用之款外。並罰以少至一千圓。多至五千圓之數。

第一百二十八條。董事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違背商律。及公司章程。被人控告商部。商部應依其事之輕重罰以少至五圓。多至五千圓之數。

第一百二十九條。董事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有偷竊虧空公司款項。或冒騙他人財物者。除追繳及充公外。依其事之輕重。監禁少至一月。多至三年。或並罰以少至一千圓。多至一萬圓之數。若係職官。並詳參革職。

第一百三十條。如有背違以上條律。而未載明罰款者。即酌其輕重。罰以少至五圓。多至五百圓之數。

第一百三十一條。以上條例。奉旨批准頒行後。自應永遠遵守。惟此係初定之本。如於保護商人。推廣商務。各事宜。未能詳盡。例無專條者。仍當隨時酌增。續行請旨核准頒行。

商部基礎穩定。先生一心以保護商民。開通商智。厚結商力。體恤商艱。培植商家元氣。扶植國家根本爲宗旨。先生自訂年譜。癸卯三十九歲。九月。是月宣布商政宗旨。以保護商民。開通商智。厚結商力。體恤商艱。培植商家元氣。減輕擔負。不苛擾。不干涉爲主要。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愛。不得自營商業。藉圖私利。

以商力之不可不團結。商民之不可不獎厲也。於是請訂商勸。

先生訂立商勸摺。謹將臣部擬訂頒發商勸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一。凡製造輪船。行駛速率能與外洋輪相埒者。能造火車。汽機。及造鐵路長橋。在數十丈以上者。能出新法造生電機及電機器者。均准給一等商勸。一。凡能於西人製造舊式外。別出新法。創造各種汽機。具暢銷外洋。著有成效者。能察識礦苗。試有成效者。均准給二等商勸。一。凡能造新式便利農器。或農器需用機器。及能創作新式機器。製造土貨。格外便捷者。能出新法鍊鋼鐵。價廉工省者。能辨別土性。用新法栽植各項穀種。獲利富厚。著有成效者。獨力種樹五千株以上。成材利用者。獨力種葡萄。蘋果等樹。能造酒約估成本在一萬元以上者。能出新法製新器。開墾水利。著有成效者。捐度商部陳列所勸工場器物。估價在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者。助人創造新器。開墾水利。著有成效者。捐度商部陳列所勸工場器物。估價在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者。均准給三等商勸。一。凡能就中國原有工藝。翻新花樣。暢銷外埠。著有成效者。能仿造外洋各項工藝。一切物件。翻新花樣。暢銷外埠。著有成效者。捐度商部陳列所勸工場器物。估價在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者。助人創造新器。出資在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者。均准給四等商勸。一。凡能仿照西式工藝。各項日用必需之物。暢銷中國內地。著有成效者。捐度商部陳列所勸工場器物。估價在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者。助人創造新器。出資在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者。均准給五等商勸。

龍謹案。得允辦理。

以商情之不可不通洽。商利之不可不保護也。於是請設商會。

先生自訂年譜。甲辰四十歲。冬。議設總商會於北京。上海。兩處。再統漢口等處。次第推廣。余艸擬奏稿。並簡章二十六條。大要在通商情。保商利。有聯絡而無傾軋。有信義而無詐虞。而其辦法。重在剔除內弊。考察外情。庶幾商政。得以逐漸進步。載尙書深爲贊成。奏上。召見文治垂詢。皇太后意極游移。文治對以商人均有資本。決無流弊。太后始釋然。遂邀俞允。通行北京。首設商會。載尙書屬余蒞會演說。從此商人乃知互相團結矣。商務爲國家命脈。提倡之責。惟此稍盡心焉爾。

先生請設立商會。摺奏西向重商學。列爲專門。其爲商人者。皆以經營貿易之圖。視同身心性命之學。用能任重致遠。凌駕亞洲。日本地處亞東。風氣早開。雖其物質之盛。不逮中國遠甚。而商業蒸蒸日上。亦頗足與歐美抗衡。縱覽東西諸國。交通五布。殆莫不以商戰角勝。馴至富強。而揆厥由來。實皆得力於商會。商會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聯絡而無傾軋。有信義而無詐虞。各國之能孜孜講求者。其商務之興。如操左券。中國歷來商務。素未講求。不特官與商隔閡。卽商與商。亦不相聞問。不特彼業與此業隔閡。卽同業之商。亦不相聞問。計近數十年間。開闢商埠。至三十餘處。各國羣趨爭利。而華商勢煥力微。相形見絀。坐使利權旁落。浸成絕大漏卮。故論商務於今日。實與海禁未弛以前。情事迥異。臣等忝膺恩命。亟思振興商政。上慰宸廑。現在體察情形。力除隔閡。必先使各商有整齊畫一之規。而後臣部可以盡保護維持之力。則今日當務之急。非設立商會不爲功。夫商會之要義。約有二端。一曰剔除內弊。一曰考察外情。中國商人積習。識見狹小。心志不齊。各懷其私。罔顧大局。卽如絲茶兩項。爲出口貨之大宗。往往以散商急思出脫。跌盤爭售。而一二殷實巨商。亦爲牽累。其他貨物之作偽攙雜。卒至虧本者。難以枚舉。有商會則亟宜聲明罰例。儆戒將來。此則除內弊之說也。中國地大物博。百貨殷闐。特以製造未精。販運不廣。利源外溢。亟待挽回。卽如玻璃。紙張。洋蠟。肥皂之類。凡洋貨之適於民用者。皆華商力能仿造之貨。如果辦理得法。逐漸擴充。不徒自造有用。並可詳探各國市情。以廣銷路。有商

會則必應議設公司。藉圖抵制。此則考察外情之說也。惟商會之設。其中詳細節目。應由各商自行集議。酌定會章。具報臣部查核。至提綱挈領。臣部實總其成。入手之方。端資提倡。臣等公同商酌。謹擬商會簡明章程二十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刊刻頒行。並擬勸諭各業之商業較巨者。先在京師倡設。商會以開風氣之先。至外省各業商人。有能併心一志。籌辦商會者。應責成該處地方官。俟商等將會章程呈案時。即行詳報。督撫各部。不得稍有阻遏。以順商情。此項章程。將來或有增改之虞。仍當隨時奏明辦理。龍謹按。得允開辦。章程在訪求中。

本根既固。又請創農工路礦各項公司。以興國利。

先生議覆張勳條陳商務。設立農務工藝鐵路礦務各公司。隸於商部。廣集商股。次第開辦。一面仍請旨飭下商部。會同南北洋大臣。選派委員。出洋至各島。招集華商。廣為勸導。果能湊成巨股。同華開辦。必當予以應得利權。蓋華商旅居外埠。多不忘聖世厚恩。如果定例招商。祛除抑勒之弊。彼必踴躍從公。樂為我用。從此聲氣靈通。鉅款無難漸集。且不特此也。利權所係。主權隨之。邇來各國於路礦二事。屢思得步進步。至新約一定。洋商准在口岸製造土貨。即農工利源。亦有岌岌不保之勢。今商部誠能設立公司。招商自行開辦。不獨收回利權。兼可收回主權。未始非補救之一策也。

先生請設農工路礦各項公司。片。所辦農工路礦諸務。無一非地方大吏之責成。如或內外隔閡。未能合力振興。勢將無所措手。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於臣部所設各公司事宜。務須會同籌畫。贊助維持。一面嚴飭各該管道府州縣。盡力保護。毋稍膜視。至臣部派出考察商務各員。亦必選擇誠實通達之人。應與地方官彼此接洽。俾得呼應靈通。如係該省自行籌辦。尤須廣為勸勵。力杜弊端。並將辦理情形。隨時知照臣部。藉資查核。



龍謹按。得允開辦。

設勸礦總公司。以保主權。

先生請設立勸礦總公司。以保主權。摺今當掃除空言。力求實事。提綱挈領。自保地權。亟宜設立勸礦局。遴選地學師。戡明何地。實在產礦。自行購買。以歸中國公司。事機已迫。萬難再遲。臣不揣鄙陋。一面詳勸各省紳商。先籌華股。本銀一百萬兩。擬在上海設立勸礦總公司。於去年函商出使大臣羅豐祿。訪求頭等地學礦師。一年之久。始得一人。名瓦理士。布魯特。每年薪水英金二千鎊。一切用費在外。羅豐祿交卸後。即由張德彝代訂合同。已於八月內到滬。臣親與考究。其礦學確係諳練。地學在歐洲。專門勘驗礦地。與尋常祇知開礦之學者不同。臣已飭令先往湖南省勘查各礦。先經電商撫臣俞廉三。深以此舉為保礦善法。一面函商各省督撫。派員赴各省預查產礦處所。再行陸續派往勘驗。無論出產煤鐵五金之地。可資開採者。即與地方官委定公平之價。由局購買。再令該礦師。將所勘之礦。擇尤繪圖立說。某礦應如何開辦。約須資本若干。能獲餘利若干。分作等差。編立字號。再行次第招商認辦。俟外務部路礦總局議訂新章。務令遵照欽定礦例辦理。所有設礦公司。購到礦地。編號之後。如有合例商人承辦。即當會同各省督撫。咨明外務部路礦總局。請給牌照。方准開辦。先生請籌撥勸礦總公司官股片。該公司股本。莫善於官商各認其半。譬如官股五十萬兩。應認五千股。第一次每股付銀二十兩。計銀十萬兩。如蒙俯采芻蕘。准如所請。臣查代辦陝西義振獎款。除遵旨撥濟各省振濟外。尚存銀十萬兩。可否仰懇俞允。即以此項捐獎餘款。撥作勸礦總公司官股第一次本項。較為迅速。俟刊印票式。恭呈御覽。嗣後應付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股銀各十萬兩。隨時容臣接續奏請。或由部撥。或由各省分籌。萬一試辦無效。臣當責成該公司華商賠繳銀十萬兩。毋庸續領。以重公款。龍謹按。得允開辦。

辦商業模範銀行。以裕民生。

先生請辦商業模範銀行。藉維整理商業。必以銀行為基礎。銀行者。所以彙聚資本。酌盈劑虛。握商界交通之機關。銀行日衆。商業日益發達。國勢即日益強盛……臣部總籌商政。深維商業銀行。實為振興商務之根本。亟應從速籌辦。籌資模範。擬由臣部籌撥官款。並招集商款。合銀一千萬元。作為股本。收足三分之一。先行開辦。設總行於京師。設分行於奉天。上海。香港。新加坡。等處。樹之風聲。俾商人有所取法。以後漸次推行。則商界悉遷。自必益臻便捷。且與戶部銀行。權限既極分明。機軸尤資聯絡。舉凡綜核度支。釐正幣制。交納公款。諸大端。均為戶部銀行之專責。而臣部所辦者。則以提倡商務。籌集資本。以振興農工路礦各項實業為主義。龍謹按。格於時議。未得開辦。

此可謂屬於經者也。此外關山地。

先生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臣等竊維眉官廩人收山澤之利。山利之富。自古豔稱。中國二十二行省。以山地為最多。而二十二行省之荒地。亦以山地為最多。今欲開墾山利。誠為切要之圖……所有開墾山利一事。應於商部之農務公司掌之。於直隸境內。如西山。北山。等處。先行試辦。其法略仿西人黃地之例。凡民間山荒地。有願出租者。由公司出價租墾。訂明年限。限滿或出價領回。或續訂租限。均聽民便。官荒則由地方官報明商部。由公司勘明。酌量開墾。總以不侵佔民地為主。一面先由商部大臣咨行各省大吏。將所轄山地。其中荒地若干。熟地若干。預先報明商部存案。俟數年之後。公司開墾。辦有成效。再行逐漸清查推廣。庶不至墾等以滋紛擾。至升科納稅諸事。應由商部隨時奏明辦理。並載入商律。著為定例。

龍謹案。得俞允照辦。

造森林。

先生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惟臣等竊謂種樹之利。各隨土性所宜。不必拘定一格。譬如江浙之地。宜於桑茶。閩地宜於樟腦。粵地宜於果品。香木。蜀地宜於竹木。藥材。應由農務公司。辨別土性。設法勸導。廣行種植。如孫久荒之地。則宜先種易活之樹。閱數年後。再行改種有利之樹。以盡地力。而關利源。抑臣等更聞奉天吉林兩省。其地尤宜於種樹。邇來東邊一帶。所產木植。已爲外人所垂涎。然此外荒山之未闢者。不知凡幾。又聞甯古塔地東北一帶。松樹最多。長至二百餘里。其間毗連高山。風景清緻。足資種植。擬俟收回兩省後。由商部分設農務公司。駐紮奉天吉林。專司開墾山地。樹藝果木之事。非徒以開風氣。實可收美利於無形矣。

### 興水利

先生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臣竊維地土之有水利。猶人身之有血脈也。血脈通貫。元氣自然充盈。……夫東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受水害。昔人蓋已詳言。考元時郭守敬始倡近畿水利之策。明徐貞明輩。益復闡而明之。至陸世儀著思辨錄。遂欲開闢西北水利。廣植稻田。而以南漕所入折爲官俸。……咨行各省大吏。將某處應開築隄堰。某處應修濬溝渠。某處則墾土難開。某處則汎流易漲。每年報部。作爲課程。一面由農務公司。廣譯專書。博求良法。如濱臨滄海。則多開以港。以通潮。逼近江湖。則廣鑿河渠。以引水。高原苦旱。則挽以桔槔。下溼多靈。則吸以碎石。謹求盡善。規畫裕如。並請於直隸各州縣中。有可以開通水利者。由農務公司租地。開築灌種。先行試辦。俟有成效。再按各省咨報。分別難易。酌量推廣。至履勘測量。及均分租息等事。仍由商務大臣隨時要定。至民間有能自籌經費。開辦水利。至數百畝以上者。應如該京堂原奏。優予獎敘。以資鼓勵。

龍謹案。得俞允照辦。

辦工藝。

先生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請設工藝公司於京師。及上海地方。先行招商。廣訂工師。考察器用。何者爲良。何者爲拙。運至外洋銷售。何者暢行。何者滯銷。即行招僱工役。殫精製造。仿各國勸工場例。駢陳羅列。心摹手追。如果製作精良。即由商人運赴外洋通商各埠。因所好尚。分別售賣。如此廣爲提倡。庶幾徵貴徵賤。各得其宜。……辦手之民。亦可化無用爲有用。

築鐵路。

先生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臣等伏查商務以開礦種植諸事爲樞紐。而開礦種植諸事。又以鐵路支路爲樞紐。……今由商部設立鐵路公司。請先辦幹中之支。譬如保定府屬之某縣某鄉。開運煤鐵。即由保定幹綫。接造支路。至某縣某鄉而止。所有延訂工師。及招募工役。一切事宜。宜俱由公司招商承辦。……如商情踴躍。股本充裕。再行展接支中之支。夫商部包攬。則洋股之弊絕。權歸於一。則爭路之弊絕。既與工藝公司聯絡一氣。復與農務礦務公司相輔而行。則無費養路之弊絕。

龍謹按。得俞允照辦。此可謂屬於緯者也。宏規大略。可謂詳備矣。又懼無專官管轄其事。懈弛堪虞。於是設各省農工商務監督專司其事。

先生請設各省農工商務監督。以與要政摺。部臣之職。在提倡行政。而行政之實事。則仍屬於各省督撫。督撫又屬之於地方。有司。而地方有司。以一人而兼綜各項要政。精神思慮。紛鶩不遑。敷衍因循。在所不免。此庶政之所以頽廢。實由於無專任之官也。……謹擬具各省農工商務監督辦事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第一條。

每省設農工商務監督一員。秩正四品。在鹽運使之次。如無運使省分。即在臬司之次。承督撫之命。佐理全省農工商務。稽核各項農工商學堂公司局廠。統攝所屬職員。第二條。農工商務監督。佐本省督撫辦理農工商各項要政。承辦各事。除由部特劃派辦之件外。餘均應秉承本省督撫之命令。至各該監督。責任純專。調查較確。所有應辦事宜。均應隨時呈報農工商部。及本省督撫。切實辦理。第三條。各省農工商務監督。由農工商部於實缺郎中員外郎。外省道員。實缺知府內。遴選相當人員。開單請旨簡放。如京外官紳有才識宏通。講求農工商務。確有心得者。不拘資格。由農工商部奏保。請旨擢放。第四條。農工商務監督。照各省司道例。為督撫屬官。歸其節制考核。各省道府中有歷練精詳。熟悉農工商務者。可由督撫出具切實考語。送送履歷咨部。以備遴選。開單奏請簡放。第五條。農工商務監督。自到任之日起。每屆三年。作為俸滿。俸滿之前。由農工商部先行密覈。各該監督辦事功課。酌定考成。一面由各督撫臚列事狀。出具考語。咨明農工商部。由部覆核。如果政績優異。卓著成效者。奏請擢用。升轉之階。與道員同。其次或連任。或調任。均請旨遵行。其有因循敷衍。或貪劣不職。由農工商部及督撫查明。隨時具表撤參。第六條。農工商務為富國之源。亟須趕速辦理。各監督應自願考成。所有本省之水利。農田。畜牧。森林。工藝。礦產。商務。各事。未辦者。均應籌入手之方。已辦者。均應圖改良之策。務宜分門別類。迅速籌辦。不得延緩。每屆年終。各該監督。應將本年所辦之事。編制統計表。呈報農工商部。暨本省督撫。即以辦事功課之進退。為各監督之考成。第七條。各省舊設之農工商商務各局所。均歸農工商務監督管理。原有之商務議員。礦務議員等差。俟該監督到任後。均即裁撤。以一事權。第八條。全省農工商務。該監督均應極力提倡保護。各地方辦理農工商務諸員。紳。均歸該監督稽察考核。所有各項農工商礦學堂公司局廠辦理情形。均應悉心研究。隨時報部。並遵照部頒表式。分門填註。詳晰申部。一面詳報本省督撫。查核。第九條。農工商務關係地方要政。該監督應稟承督撫。督飭地方官。切實籌辦。如有延宕玩視。奉行不

方者。該監督可詳請督撫。記過撤參。其實心任事者。亦可詳請從優獎敘。每屆年終。應將本省府廳州縣。辦理農工商務考成。臚列事狀。分別等次。詳報農工商部及督撫查核。第十條。農工商監督衙門。內分設五局。其目如左。農務局。專司全省農務水利事宜。工務局。專司全省工務事宜。礦務局。專司全省礦務事宜。商務局。專司全省商務事宜。庶務局。專司本衙門內一切庶務事宜。第十一條。每局設提舉一員。秩正五品。凡主事。同知。直隸州知州。皆得充補。由該監督遴選相當人員。申詳督撫核准。咨明農工商部。奏明補授。每屆三年。作為俸滿。如有異常出力之員。准其臚列事實。詳請督撫。咨部保獎。其敷衍因循。或貪劣不職者。隨時詳請咨部。分別撤參。第十二條。各局酌設委員若干人。均作為差事。由監督酌量事之繁簡。遴選本省官紳。詳明督撫。加劄委用。均咨明農工商部備核。勤懲辦法。由該監督臨時酌定呈報。第十三條。各局委員下。可酌設司書。司事。若干人。專司繕寫文件。佐理雜務。均考用本省生監。不准各衙門書吏報充。公役人等。尤宜限制。總以樽節核實為主。第十四條。各省原設之海防同知。水利同知。通判等官。均應歸農工商務監督管轄。遇有舉劾補畧之事。與藩臬各司會詳。以資考課。務宜循名覈實。諒以實事。如再沽染舊習。尸位素餐。由各該監督詳明本省督撫。隨時撤參。第十五條。農工商務監督所屬職員。首宜選用專門畢業之士。其次亦須才守明潔。練達時務之員。方准派充。不得稍有冗濫。農工商部。裁師。裁士等官。亦准其稟請調用。第十六條。凡商人以詞訟事件赴訴者。該監督詳稟案牘。先知照商會。秉公調處。如必須經官審理者。由該監督批飭地方官裁判。或咨行按察使會同辦理。第十七條。凡各省商會。仍宜隸於農工商部。惟該監督有稽察之權。平日應與各總協理。及各紳董。互相聯絡。以資贊助。紳商因公來謁者。應隨時接見。不得稍有壅隔。第十八條。農工商務監督得派員分歷各府廳州縣。考查一切所需夫馬薪水。均在辦公經費內支發。不得收受規費。如遇重要之事。必須親行出省考查者。務宜輕騎減從。勿受地方供張。不准從役需索。方除辦差陋習。第十九條。農工商務監督辦理全省農工商要政。必

須籌籌經費。以資辦公。擬即以各省舊設之農工商礦務等局所一切辦公經費。均撥歸本衙門應用。如有不足。再由農工商部與本省督撫合力統籌。每屆年終。應將本年收支款項。分別門類。造具決算表。呈送督撫及農工商部核銷。一面並造來年豫算表。分列申報立案。第二十條。各省府廳州縣。均應增設農工商佐理員缺。應俟外省官制議定後。再行參照辦理。第二十一條。各省地方情形不同。該監督到任後。可體察情形。妥籌辦法。酌訂詳細條目。呈送農工商部及督撫核奪。總以推行盡利。不背部章為斷。

龍謹案。得允設官。

設各省路務議員。監督其政。

先生自訂年譜。丙午四十二歲。初商部奏設各省路務議員章程。頒行各省。不獨佐商部耳目所未周。亦所以助各省疆吏之督察。乃北洋大臣袁世凱以為不便於己。極力反對。奏請飭商部將章程刪改。余因復奏申明理由。同僚以為不宜開罪於袁。余謂事上治下。當明大體。非與袁爭權也。

先生議復北洋大臣政務處奏路務議員辦事章程。不無窒礙。摺伏查中外古今。治亂之關鍵。唯一言以決之。曰通與隔而已。眉易否泰之機。即通與隔之所為倚伏。是故內外上下之情通。則諸事聯絡。而政治以理。內外上下慮情隔。則諸事蒙蔽。而政治以紛。臣部議員之設。意在通內外上下之情。非特輔臣部智慮之所未周。正所以佐各督路大臣暨辦路地方各督撫耳目之所未逮也。

龍謹案。彙中未報。陳石遺先生撰全書總序。所謂其與直督袁氏爭議路務摺。侃侃不撓。允為必傳之作也。章程在訪求中。

羅詳鑿密。法夏意美。而我國實業。遂得蒸蒸日上。若北京工藝局。

先生有訂年譜。甲辰四十歲。陳君玉蒼。前在順天府府尹任內。曾開辦京師工藝局。在順治門外四眼井。分坊

織、磁器、玻璃、木工等科。雖不完備。而收養貧民。用意極善。至是改歸商部管理。

若三水佛山鐵路。

先生自訂年譜。乙巳四十一歲。正月。粵商張弼士入都。請辦三水佛山鐵路。余爲具奏。遂准。

若滬杭甬鐵路潮汕鐵路。

陸景眉先生撰唐荊芝先生歷史概略。滬杭甬鐵路。潮汕鐵路。先後由商部奏准開辦。

若山東葡萄釀酒公司。

先生自訂年譜。乙巳四十一歲。粵商張弼士入都。並在山東開辦葡萄釀酒公司。余爲具奏。遂准。

若上海商務印書館。若上海科學儀器館。

先生自訂年譜。乙巳四十一歲。三月。滬商夏瑞芳呈請設立商務印書館。又虞輝祖呈請設立上海科學儀器館。均批准立案。

葦路蘆漢。以啓山林。皆先生奏准立案之功也。而先生董理商政之所以能聲施爛然者。厥惟廉潔是尙。後之人所當效法者也。

先生自訂年譜。癸卯三十九歲。九月。有某藩司之子。來饋貳百金。並持某尙書函。求得幫主稿。余怒甚。立即携還。遂宣言。倘有納賄求差者。當予嚴參。其風始息。

先生自訂年譜。乙巳四十一歲。正月。粵商張弼士入都。請辦三水佛山鐵路。張頌行。饋予二千金。余辭之。至於再三。張滋不悅。則嚴卻之。其後粵商張煜南。請辦潮汕鐵路。閩商林爾嘉。請辦福州銀行。均饋鉅金。一律峻拒。

此先生關於實業商政者如是。此一時期。先生鑒於外交之重要。又有設立儲才館。及遣派學生出洋之請。



先生請調用人員設立備才館。摺謹擬備才館暫行章程二十五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第一節總章（此節專論館事）第一條。本館爲備備外交人材而設。由本部堂官直轄。第二條。本館設提調一員。就本部司員中選派。總理館事。第三條。本館設幫提調一員。佐提調辦理館事。提調如不在館。即攝行提調之事。由提調就本部司員中稟請堂官派充。第四條。本館應設文案。庶務各員。由提調就本部司員中稟請堂官派充。第五條。本館書記生無定額。視館事之繁簡。以爲增減。第六條。本館經費。由提調按月開單。呈由堂官核准。向庫支領。實用實銷。於文月初十日造冊呈報。館員辦事。另訂專章。第二節資格（自此節起皆論所以備才之事）第七條。就各國使館。各省洋務局人員。調取曾經留學歐美畢業。或精通外國文字。熟諳交涉。年力富強者。到部行走。其聲名平常。並無政績表見者。不得與選。第八條。就現在歐美日本留學畢業學生。調取肄習政治。法律。商務。理財者。到部行走。其願留外續學者。改給官費。其未經畢業者。不得與選。第九條。就現在歐美留學之各省官費生。或私費生之肄習政治。法律。商務。理財者。酌量挑選。改由本部給發學費。派往外國留學。國留學生。第十條。就各省著名學堂之普通畢業者。調部考驗。擇其優異者。由本部給發學費。派往外國留學。作爲本部官費外國留學生。第十一條。提調應留意採訪。如有可備外交之選者。可隨時呈報堂官。存記以備調取。第十二條。選派外國留學生。應由提調主政。呈明核准。第三節考察。第十三條。所調人員到部。由堂官特別擢用者。即無庸到館學習。惟仍兼本館行走。以收仕學之益。第十四條。所調人員到部。分請辦理。第十五條。別門類。按照各員所長。分請研究試驗。第十五條。堂官有交辦事件。亦由提調按各員所長。分請辦理。第十六條。所調人員到館學習。既滿三月。由提調出具考語。料將在館功課。彙呈堂官察核。其可留部者。奏請留部。派充要差。其不宜留部者。官員咨送回省當差。學生咨送學部派充教習。但提調如以三月期限未足。得請堂官酌量展緩。第十七條。所調人員在館學習。如不守館章。或氣質不甚相合者。由提調稟請堂官撤退。至調員到

館學習。另訂專章。第四節任用。第十八條。本部司員缺出。新調人員與舊有人員一體酌量序補。第十九條。各國使館參贊領事隨員翻譯均應專就本部人員選用。第二十條。各省洋務局需員。可俟本部所調人員盡就足用後隨時奏調。委用。第五節廉餉。第二十一條。第七條所謂人員到館學習。薪水分爲二等。第一等每月三百二十兩。第二等每月二百四十兩。第二十二條。第八條所謂人員到館學習。薪水亦分爲二等。第一等每月二百兩。第二等每月一百六十兩。第二十三條。所謂人員均令寄宿館中。房膳由館供給。第二十四條。所謂人員應得薪水。如何分別等第。由提調酌定。呈由堂官核准。第二十五條。以上所擬章程。如施行之時。有所窒礙。可由提調稟請堂官酌量更改。

先生請遣派學生出洋片。臣部變通舊制。採用曾經出洋遊學人員。勉力搜羅。終嫌缺乏。欲圖久遠。不能不預爲綢繆。時事日艱。需才孔亟。惟有先就各國留學生之肄習政治法律商務理財者。詳加遴選。無論官派私費。但係品詣端正。程度較深。卽由臣部酌給學費。異日畢業回國。專歸臣部委用。數如不足。再就各省著名學堂之普通卒業學生。擇尤調考。酌取若干。咨遣出洋學習。同文館自奉旨改歸學務處後。易名爲譯學館。仍以外國語學爲重。將來該館學生卒業。卽由臣部等各行學部。挑取優等各生。送部考驗。其有他項學堂。程度相當。足以及格者。亦准酌量保送。一體考選。由臣部發給學費。按年遣赴外洋。分習政治法律商務理財各學。以備辦理交涉之需。所有一切事宜。均歸臣部備才館一併辦理。龍謹按。未允照辦。

鑒於內政之腐敗。又有改革官制之請。

先生請改定官制。摺刑部宜改爲法部。仿日本司法省之制。考覈天下訟獄。而不自理裁判。大理寺宜改爲大審院。仍隸屬於法部。所有都察院審判事宜。亦歸大審院辦理。學務處宜改設學部。專司學校教育事宜。又現

科舉既停。禮部應專司朝會祭祀一切禮儀。太常寺鴻臚寺光祿寺即可裁併。至財政處應與戶部合併。練兵處應與兵部合併。其原派之王大臣應請一併裁撤。總計外務部商部法部學部吏部巡警部戶部兵部禮部工部凡十部。每部應各設尙書侍郎共三四人。其事繁之部設左右丞左右參議各一人。事簡之部設丞一人。參議一人。所有冗濫不得力之司員請一併酌量裁撤。各部堂司職員請照外商二部辦法。各缺均不分滿漢。又王公貝勒等亦均應嫻習吏事。嗣後各部尙書侍郎擬請一律簡授。以重職任。宗室世職章京亦可令在各部學習行走。量材補授實官。以上無論堂司各官概不令兼充他差。其各部事務向有一事歸二部兼管者。應請酌量輕重歸一部專辦。內務府專司供應內廷事務。所有上駟院武備院奉宸苑暨園寢各處均歸內務府專管。毋庸另派大臣。又內閣大學士不兼部務者。同內閣學士等官事務稀簡。幾等閒曹。於國家體制名實。太不相符。或可將近設政務處歸入內閣辦理。此外除翰林院。係文學侍從之臣。都察院。係建言論事之地。理藩院。有撫綏藩服之責。鑾儀衛。有車駕鹵簿之司。均未可輕議裁撤。外如太僕寺馬政事宜。可併入兵部辦理。國子監貢舉事宜。可併入學部辦理。所有各該原衙門均可一律裁撤。此改訂各部院官制之大概也。臣之愚見。嗣後滿洲蒙古漢軍。仍各按旗歸併。每旗各設都統一人。令其專辦旗務。不兼別項差使。足資管攝。其餘參領佐領等官。亦可酌量歸併。務照核實。此外如前鋒護軍等營。步軍統領衙門。均有警蹕宿衛之責。應俟警政辦有端緒。再為陸續裁併。以昭畫一。此改訂各旗官制之大概也。

龍謹案。留中不報。

鑒於國勢之危急。又有立憲之請。

先生請立憲摺。謹擬立憲大綱辦法四條。敬繕清單。恭呈御覽。一。豫定立憲政體。事體重大。擬請飭下政務處。各省督臣議奏。如蒙准行。應請明降諭旨。改定立憲政體。以數年後為施行之期。謹按立憲之效。非旦夕可成。

故實行必待其時。而宗旨所在。尤宜先示天下。曰日本明治維新。首以五條誓衆。一曰廣開議會。其機決於公論。二曰上下一心組織經綸。三曰官民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令怠倦。四曰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五曰求智識於世界。大振皇基。竊意宜仿其意。宣布大綱。昭示國人。庶幾中外散動。耳目一新。一請由政務處參考各國憲法。詳細編訂。以期妥善。謹按憲法條目。必須從容考訂。詳細採擇。蓋憲法爲公法之宗。其理甚精。必須詳細研究。方能臻於盡善。竊意宜由政務處參考各國憲法。審慎編訂。隨時進呈。恭候欽定。一面先行飭下各國出使大臣。詳細調查各國憲法書籍。迅速譯繕寄京。以備參考。一豫定立憲政體。應請仿行議院之法。以除羣蔽。而通下情。謹按各國議院。咸分爲二。曰上議院。以元老及貴族充之。取其與國同休戚之意。曰下議院。以鄉紳通儒充之。則專取其才望。以繫萬民之觀聽。下院詳議。上院覆議。君主決議。下院議員由民公舉。用投票之法。從其多數。惟選舉之權。雖出於下。而裁判任用之權。仍定於上。蓋各國設立議員之意。不外乎通上下之情。俾人人咸知與國家同休戚。確有切己之關繫。斯有當盡之義務。是以能衆志成城。事無不舉。國賴以強。中國似可參酌各國選舉之例。妥定選舉議員章程。以防流弊。而收實效。一請飭下內外大臣。保薦品學兼優。通達治體之員。以備錄用。謹按爲政首在得人。方今國家需才孔亟。倘有賢達之材。必當破格錄用。况立憲政體。關係重大。必得品行純粹。通達時務之人。相爲佐理。庶考察實行。諸事可臻完善。而日後籌議要政。亦不致廳雜無章。應請飭下內外大臣。虛衷延訪。秉公舉薦。仍不得率行濫保。致啓倖進之弊。

龍謹案。先生有記曰。文治上此摺時。以爲切實施行。可挽危局。不意因循敷衍。數年之後。竟致淪胥。嗚呼。其可痛已。又案留中未報。

又有一事。最可痛者。其時先生已知東省將爲朝鮮。埃及之續。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俄以哈爾濱爲負隅。鴟張於北。日以大連灣爲根據。飛揚於南。各爭其利益。各

擴其勢力。遠觀英法蹂躪於埃及。近鑒日俄馳驅於朝鮮。曾幾何時。埃及附於英。朝鮮屬於日。臣詳察東三省之現狀。酷相類似。

龍謹按。係代都察院都御史太夫子陸文慎公寶忠所草。

請以經營管口。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按東三省貨物。運往於東南數省及各國者。莫不由管口出。東南數省及各國之物品。輸進於東三省者。亦莫不由管口入。是管口實東三省之咽喉。且延大石橋鐵路以接東清鐵道。不逾半月。可抵歐洲大陸。延安奉綏路以接京釜鐵道。不越六七日。可經朝鮮而達日本。延關外綫路以接京漢鐵道。不越十日。可抵東南數省。交通便捷。更爲通商口岸中不可多得之地。臣竊以爲宜於該處北岸。廣招商買。佈置市街。緣中國商市。向在該處南岸之東埠。自日本占居以來。西埠之日商。更櫛比如林。甚至牛家屯一處。亦盡爲所占。故在南岸幾無隙地。恐稍緩須臾。外人之執力。更遍及於北岸。則南北兩岸。並無我立足之地。悔之已晚。亟應乘其勢未蔓延。預爲抵制之計。則昔時失之於南岸者。未始不可收之於北岸也。

疏治遼河。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輿地家言。嘗謂嫩江。黑龍江。爲三省北部之富源。遼河爲東三省南部之富源。蓋其流域所經。首如管口。爲輸出最盛之口岸。次如田莊台。爲遼東灣衝要之地。次如錦州。爲關外第一都會。次如海城。爲東三省有數之商業地。次如新民屯。爲滿蒙貿易啓閉之要地。次如奉天。爲東三省貨物集散之地。次如鐵嶺。爲東三省之中樞。次如開原。爲歷朝以來著名之重鎮。次如法庫門。爲邊牆十一門中最富庶之市。次如昌圖。爲東遼河邊之最大市街。次如奉化。爲邊牆門外重要之區。次如通江子。爲遼河之終點。此數大都會之交通來往。無不藉遼河以轉輸。而該出口貨之大宗。尤以大豆與豆餅最夥。據英領事報告所載。每年

計有五十五萬四千七百六十噸之多。約計每日輸送應有一千七百九十四噸。大豆與豆餅。已有此巨額。其他貨物運輸及行人往還。數更繁衍。故昔年既欲設東清汽船公司。更欲移黑海義勇艦於大連。以補商船航運之不足。此可以見遼河航業之繁盛。臣竊以為當今外人方經營陸路。尙未顧及水路。亟宜設立遼河行輪公司。始能先發制人。惟查該河深淺不一。漲落無時。非經開鑿。不足以盡通行之利。尤宜厚集資本。仿蘇彝士運河例。定爲一公司之專利。以防外人之攬奪。蓋時不可失矣。

採掘撫順炭礦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按該礦之位置。中臨楊金堡。西至千金塞。東延老虎堡。三處之苗。最爲旺盛。炭層之厚。自五十尺乃至百尺。以視日本之炭層。自六尺至三十尺者。相去霄壤。炭質之優。日本商務省已經數次分析。言其最劣之部分。視日本上等炭爲尤良。故該礦之價值。自七十億乃至一百億。噴噴於歐美礦學家者久矣。臣竊以爲宜早設撫順炭礦公司。以杜窺伺。據日本專門家之調查。言開辦此礦。有二百五十萬圓之資本。已足敷用。預算每年採掘所得。至少須七十萬噸。每噸採掘費計一圓五角。合以資本之利息。即以五分利算。每噸約一角七分有奇。是則每噸淨費不過一元八角之數。而準以今日炭價。每噸至少售四圓。是每年除費用外。可得贏餘一百四五十萬。資本不多。獲利甚鉅。方今籌款維艱。得此可資挹注。至此項礦產。要以獨辦爲上策。與日本合辦。猶不失爲下策。若一任他人之採掘。毫不顧問。是無策矣。東三省礦產固多。而先六者。宜急自撫順始。

監理東清鐵道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按此道起自大連。終於哈爾濱。其間綫路之長。約計一千五百三十英里。以及吉林。撫順。營口。大連。旅順。等各支綫。約計六百餘英里。共計二千一百三十餘英里。每歲收入之數。據日人最

近之調查。言可得大豆及豆餅運費四百五十萬圓。豆油運費六十萬圓。雜穀運費一百萬元。烟酒藥草運費七十萬元。煤炭運費百五十萬元。外國輸入品運費一百二十萬元。鴨綠江木材運費五十萬圓。其他乘客車費一百萬元。共計一千一百零五萬元。是據大連長春之間核算。僅占該鐵道三分之一。已得此數。若就此數推及全路。每歲所得款項。不下三千三百餘萬元。各國統計家言。三年以後。該鐵道之收入。更增二倍。誠以東亞與歐洲大陸之交通。昔者端特海路。需四十餘日之久。自有此道。不越二旬。可抵德都之柏林。費用既廉。時日又省。商旅爭先恐後。獲利焉得不饒。臣竊以爲此時設法監理。宜照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東省鐵路合同第一條所開。中國東省鐵路公司總辦。由中國政府選派。鈐記由中國政府刊發等語。迅速見諸實行。庶中國應得之權。尙可挽回萬一。而論者或謂長春以南。關係日本。長春以北。關係俄國。事體重大。總辦實難其選。用是躊躇不決。臣意惟此事重大。尤不得不早定其人。若永遠躊躇。則永無挽回之望矣。至此路監理規則。自應俟總辦派定後。詳細妥訂。要之此事非特主權所屬。亦籌款之一大綱也。

### 贖還安奉鐵道及新奉鐵道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查此二道。係日本於戰事之時。藉軍事爲名。擅自建築。一則爲中韓接界之要路。一則爲滿蒙貨物集散之機關。既能收東清鐵道之遺利。且能殿關外鐵道之後勁。要之二鐵道不獨於商業有莫大之利益。於軍事有無限之關係。臣竊以爲安奉一路。宜查照中日協約附約第六條所開十五年後估價贖還之說。惟屆時價額必鉅。與其臨時募集。多所踴躍。何如自今伊始。分年籌積。庶幾期滿之日。款既齊備。可免遲誤之憂。此事宜責成商部。早定計劃。新奉一路。宜查照去年議約時會議錄所開儘我購還之說。速籌改造。伏念今日路權爭言自辦。民間既以爲利。國家深知其益。若山西、安徽等礦。及奉漢、滬寧等路。既經鑄錯於前。若撫順、烟台、諸礦。及東清、安奉、新奉、諸路。毋再蹈覆轍於後。鏡彼鑒此。不得不及早清理矣。

設置大連海關。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溯自俄羅斯租借遼東之時。中國總稅務司幾經交涉。始設此關。誠以大連灣。既爲通商口岸。則外來之貨物必衆。內地之產品必不多。不設此關。既無以徵輸入品之稅。更無以謀近地製造之捐。漏卮旁溢。深爲可惜。臣竊以爲宜查照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東省南枝路合同第五款所開。中國政府應設稅關在大連灣。及派遣中國文官爲稅關委員。迅速舉辦。查自來中外約章。往往我國之義務。百而權利一。義務之所在。外人未有不迫我以實踐。權利之所在。則又反是。往往放棄於無形之中。故凡約章中。苟有一縷之權利。我當急起直追。不容稍懈。惟派遣文官一事。當選深通法律。語言之士。方不致債事也。

預備十八處通商口岸。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按中日協約第一條所開。盛京省之鳳皇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省之長春。哈爾濱。甯古塔。琿春。三姓。黑龍江省之齊齊哈爾。愛輝。滿洲里。十六處。及前年所許英。美。日。之安東縣。及奉天府等兩處。共計十八處。各國於未開埠之前。凡租界內地地位之優劣。章程中利權之得失。不惜幾經調查。幾經研究。而後試其要求之政策。是以在彼則瞭如觀火。在我則茫無把握。此無他人。人有預備。而我無預備故也。臣竊以爲將來東三省主權之完缺。利權之得失。全視乎十八處租界之位置如何。章程之編纂如何。此爲今日時局之一大事件。豈可置之不論不議之列。竊意宜於商部內暫設東省通商事務局。局內分兩課。曰法制課。專司通商口岸一切法律章程等事。曰測繪課。專司通商口岸一切劃界建築等事。局中官吏。皆須往來於各通商地。先加調查。繼以研究。此後即派以辦理商埠各事。庶幾於各國請求開埠之時。不致被蒙混之弊。而亦可免喧賓奪主之虞矣。

裁視閩島。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按此島介於圖門江及豆滿江之中間。故曰間島。東端曰東間島。西端曰西間島。韓人有言。間島之奧域。面積之廣大。足抵韓國之半。積域極廣。是由滿入韓。最為密切之徑。而與韓國威鏡道之交接尤繁。土壤肥沃。森林暢茂。產金尤鉅。如此膏腴之地。足以屏衛邊界。而有餘。鄰者韓。為藩屬。自無土地之爭。今則時易勢殊。日本方經營東韓之不暇。而此島之關係尤重。臣竊以為該島係我國之領土。有顯證數端。有我官府。有我軍隊。其證一。奉我正朔。守我膏壤。其證二。光緒十二年之間。韓國雖派官吏來間島視察。其人。不久即歸。是明認為中國之地。其證三。韓人寄居於該島。實繁有徒。莫不受治於我國官吏之下。其證四。然事至今日。我當速選深諳輿地測量之學者。往該島詳查界線。繪圖點說。探舉竊據。宣示中外。以弭他人覬覦之心。更須簡派精通國際法律之士。會同駐韓總領事。提議於韓國政府。務期界址分明。權限歸我。純屬方能免後日之紛爭。若不先事圖維。誠恐他人先求提議。便成太阿倒持之勢矣。

### 平靖匪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自光緒初年以來。贛匪擾攘。先經崇實兄差征討之力。繼以都與阿剿除之勤。而其餘孽。至今仍熾。民間常受騷擾之苦。官府永無治安之謀。洵為東三省最大毒賊。此害不除。凡百新政。終無發達之期。甚至授外人以口實。或託辭於保護鐵道。保護商業。而徵兵無期。是不特有妨內政。抑且有礙邦交。較之各省因教案而啓釁者。其禍尤烈。臣竊以為宜剿撫兼施。一面嚴行警察。俾無可遁之跡。一面詳加勸導。漸誘於善。良之地。閱日本陸軍中。嘗有深入其巢窟。調查其底蘊。出為人曰。若輩中亦有豪俠者。流傳以大義。頗有樂為之用者。故上年日人曾用義匪編成東三省義勇軍。藉以保衛地方。現此項軍隊。已歸盛京將軍節制。是贛匪之可用。實有明徵。苟非元惡大憝。與其剿之。不如撫之。既以弭亂於無形。亦以示聖朝之厚澤。是在操縱之得宜矣。

收回遼東法權。

先生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查近日中外報紙。記日本政府已編有管理遼東人民之法律。將仿台澎之制。設法院於遼東。特遣其司法官吏。如判事、檢事等官。來治其事。按法權為一國君主大權所寄。豈容旁落。且他國於租借地內。尙未有公然建設法院。編纂法律。派遣法官之舉。苟使日本先啓其端。各國從而效之。一國之內。法權林立。尙復成何國體。臣竊以為先宜改良法典。繼之以改良法庭。改良法典者何。宜因東三省之習慣。而又折衷於各國之法典主義。以編訂各種法律。務適於中外人民之用而後已。改良法庭者何。宜仿照各國最新之裁判制度。設初審裁判廳於魏子窩、普蘭店等小市。以備人民訴訟之便。設二審裁判廳於金州、營口、遼陽等大市。以備不服初審者之用。設三審裁判廳於奉天。以備不服二審者之用。蓋日本政府欲設法院於遼東者。無非託辭於我之舊法不適用於文明國民之用也。若我能早經更張。以視彼之法典。及彼之法庭。無甚懸異。即足以問執其口。而預泯其干預之心。此事關係主權。最為重要。急切以圖之。不宜再緩矣。

龍諸接先生自訂年譜。乙巳四十一歲。十月。派司員吳振麟、魏震等數人。赴東三省考察各種實業。余意通商實邊。當自東三省迤西。至內外蒙古。以達青海、西藏。以汽車、礦業兩公司為根本。以他種商業為後盾。如此則北京一區。如背之有倚。可以高枕無憂。先派員調查。再籌辦法。不意阻撓者衆。迄未能實行。爰草具與辦東三省要政奏稿。呈總憲陸伯葦。則大違之。為代上。格於部議。遂寢其事。可痛也。云云。可見先生目光之遠矣。無怪乎先生每談東北事。未嘗不太息痛恨不置也。此疏現刻於陸文慎公奏議中。茹經堂奏稿不載。先生以文慎會手刪也。

以挽救之。情廷不省。今果如先生所言。已為朝鮮埃及之續。可悲也。後有恢復之日。先生宏規大略。猶當奉為玉律金科。此先生關於國家大計者如是。此先生董理商政時之政治學。先生供職耶魯。固不克展其懷抱。董理商

政。又不足盡其經綸。

先生記翁文恭公事。癸卯秋。文治蒙恩擢商部左丞。公聞之。喜甚。語人曰。唐某得京堂矣。惜商務非其長耳。後儻有繼其志者乎。述先生服官時之政治學第二。

唐荪樞先生政治學

六〇

#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武進崔 龍撰

## 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二

先生致仕後

龍謹按先生自訂年譜陸景周先生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丙午冬先生丁太師母安定太夫人憂且因路務議員事與北洋大臣袁世凱略有齟齬目擊時事日非遂掛冠致仕矣

又可分三時期自丙午至丁未（光緒三十二年至光緒三十三年）爲了憂家居時期

龍謹按先生自訂年譜陸景周先生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丙午至丁未家居編曾子大義

自丁未至庚申（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十一年）爲主辦南洋大學時期

龍謹按先生自訂年譜陸景周先生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丁未八月先生應郵傳部陳玉蒼尙書聘奉旨派爲上海實業學校監督（後易名南洋大學即今國立交通大學）庚申先生以目疾日深且太夫子若欽先生年高堅辭歸錫

自庚申（民國十一年）至今爲講學無錫國學專脩學校時期

龍謹按先生自訂年譜陸景周先生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庚申十二月錢塘施公省之託陸公勤之轉懇先生生在無錫開辦國學專脩館（後改名國文大學十六年立案改稱國學專門學院十九年奉令易名）

此三時期中先生雖身處於山林願心愛乎廟堂所發政論皆未見諸實行然而飽經憂患迭更喪亂多爲黨議遠大經驗卓越之論以及箴駁末俗針針見血之語與夫曲折諷喻披肝瀝膽之言若經國長民之畫謀碩勳更

爲根源經史。洞察本根之精義。近古以來。不易得也。當先生丁憂家居之時。朝政日益凌夷。商部九一蹶不振。先生自訂年譜。丁未。四十三歲。五月。載尙書薦入參劾。快快辭職。奉旨以傅仲春尙書名類代之。亦宗室也。論者謂農工商部一蹶不振矣。

先生自訂年譜。丁未。四十三歲。是時立憲並未實行。大局岌岌可危。南皮張香濤制軍名之洞。項城袁慰亭制軍名世凱。皆入軍機。余嘆曰。國力盡矣。

先生洞之作蓄艾篇。上之慶親王。亦不省。此篇實爲清廷存亡之樞機。亦我中國盛衰之鈐鍵也。

先生自訂年譜。丁未。四十三歲。著蓄艾篇二卷。上之慶邸。聞者皆莫之省。

先生蓄艾篇自序。嗚呼。小戴記有言。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文治居聖室之中。痛心疾首於禮。豈宜有言。顧心既茹痛。而耳不能有所聞。耳聞既多。心痛滋甚。因念吾國家之病。猶吾父母之病也。父母有疾。爲人子者。嘗殫精竭思。以體會之。奔走呼號。以祈禱之。廣徵方藥。以挽救之。今國家之疾。至於如此。而爲臣子者。排擠如故。渾沌熱中如故。竟無人焉。殫精竭思。奔走呼號。廣徵方藥。而求所以療之者。嗚呼。此文治之所爲。痛益加痛也。用是於痛心疾首之時。竊爲痛心疾首之言。積錄既多。編輯成帙。嗚呼。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又曰。言無實不祥。今日中國。正蓄艾之時也。再事遲回。悔且無及。惟冀當軸者。弗以不祥之言而棄之。則夫无妄之疾。或者霍然起乎。嗚呼。此書余於居憂時作。越數年。朝政日紊。因之傾覆。痛乎悲夫。倘用吾言。或不至此。檢閱舊稿。益深黍離麥秀之感矣。

龍謹按。此稿未刊。

所論者。多整理各部及各省當時之計劃。

龍謹按。先生蓄艾篇目錄。爲總綱。論立憲。論整理外務部。論整理度支部。論整理民政部。論整理學部。論整理

陸軍部。論整理法部。大理院。論整理農工商部。論整理郵傳部。論整理東三省。論整理各省。總結。今攬其萬年不變之要意。以稔當世。關於外交者有三。曰交涉當力爭。

先生論整理外務部。曾惠教有言。外交之法。可許者開口即許。不可許者。始終不移。是說也。外交家當永奉爲圭臬者也。蓋勢有強弱。而理無強弱。外人雖強。不能不誦於公理。或謂中國處今日之勢。豈能復與外人理論。萬一決裂。貽禍無窮。不如求無事之爲愈。嗚呼。是說也。乃求無事而適以多事者也。蓋東西洋研究外交之學。各有專門。其義均以競爭爲主。著者爭先。得步進步。未有人退步而我亦退步者。夫我退讓而人益進步。且此事既讓。彼將又生他事。則其事何所底止。此所謂求無事而適以多事也。故爭之一字。實爲今日外務部第一要訣。

曰案情當公開。

先生論整理外務部。左文襄有言。洋務公文。向取慎密。而各國每先多方窺探得之。反唇相譏。徒增話柄。不如重門洞開。絕去關防爲愈。誠以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諒哉。此真鍼膏盲起廢疾之言也。蓋外務部辦事。所以不見諒於人者。徒以秘密而已。秘密者。不能密之於外國人。而惟密之於中國人。然試觀報章敘述外交情事。何一不歷歷如繪。或者因本部之不宣布。轉造假以爲真。而使天下益疑之。之是所謂諱莫如深。非徒無益者也。今擬除密約要件。不得有一字宣洩外。其餘日行公事。應擇其可以宣布者。登諸外交報章。是有數益焉。一則開誠布公。使各國知我之無所偏倚。二則研究國際學者。藉知當局之苦心。三則日後報界進步。因其議論。可以覈辦事之是非。觀民情之好惡。此所謂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者也。曰人選當慎重。

先生論整理外務部。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見必行己有恥者。始可以使於四方。蓋士能由

氣飾而出。則所辦之事皆真。不能由氣飾而出。則所辦之事皆偽。近來視出使一事。若無足輕重。無論何人。皆可充當。於是卑鄙醜陋者。皆將覬覦。以爲終南之徑。貽誤國事。在無形之中。嗚呼。可痛也。

關於財政者有二。曰理財當和衷。

先生論整理度支部。大學言生財。大易言理財。其道一以貫之者也。度支部。理財衙門也。農工商部。郵傳部。生財衙門也。財無由生。何以言理。故今日度支部必須與農工商部郵傳部聯合團體。而後可以言理財。書曰。正德利用厚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蓋理財之本。於和衷。古人先我言之久矣。

龍謹按。今財政部之與實業交通鐵道三部。不當如是乎。

關於教育者有一。曰學校當讀經。

先生論整理學部。我朝尊孔崇道。稽古重儒。固已。然皆當徵之實事。而不宜託之空言。實事者。讀其書師其人。是也。邇來恟恟之士。矜言教科之書。不讀四書五經。不知國文中自有實學。而在上者。乃言尊孔。庸有濟乎。竊謂學部亟宜頒定課程。蒙學堂中。應讀孝經四書本文。旁及歷史輿地。其聰穎者。兼讀左傳。小學堂中。應讀五經周禮本文。聰穎者。兼學文科算學。中學堂應半日學文科。半日學洋文。兼習算學。其聰穎願習各種普通科學者。聽大學中。應習專經專門科學。其有由中學入高等專門學堂者。聽陸師水師學堂。應另訂章程。均歸一律。如此。則學無不成才。而才無不歸於實用矣。

龍謹案。先生目擊經之將廢。故特重讀經。雖未能盡行於今日。可師其意耳。

關於軍政者有二。曰練兵當申儆。

先生論整理陸軍部。近陸軍部所訂營制餉章。及新定官制。極爲完密。願吾尤有進者。管樂武子有言。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訓之以若敖紛冒。畢路藍縷。以啓山林。甚哉。申儆之法。爲治軍之本也。蓋忠



孝之理。非盡人所知。致身之義。尤非所語於庸淺之士。彼武夫悍卒。耳不聞詩書。心不明義理。縱使營制之加密。餉章之加厚。操法之加精。而遽欲責以致命遂志之常經。尊君親上之大義。有勇知方之要略。其不能相喻也。殆不啻以水投石。故嘗無事時閱之。頗具起桓之義。有事用之。不免有潰散之虞。此練兵一事。所以爲可危可懼之端。是急宜於訓練之時。寓申儆之法。

### 曰軍學當提綱

先生論整理陸軍部。夫軍學之大要有三。一曰道。二曰法。三曰術。道者治心之務。如易之師卦。詩之車攻。吉日。以及古聖賢治兵格言。下逮戚南塘之愚愚稿。曾文正雜著之屬是也。法者法制。如司馬法。紀效新書。及近今西人之陣陣管見。及陸操新義等書皆是也。術者軍術。如孫吳兵法。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胡文忠之讀史兵略。及近今西國各戰史皆是也。學兵者宜先學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滯。而人才有造。此爲軍學之大凡。

### 關於司法者有一。曰法官當廉潔。

先生論整理法部。大理院總之非法學專門。身經歷練之士。不得爲法官。而爲法官則不受監督。惟終身不得他官。司法獨立。此其權輿。然而尤有難焉者。蓋有獨立之人才。尤貴有獨立之操守。以各國法官之聽訊。平允。制行多潔。而民間訾議。以爲納賄枉法者。所在多有。矧中國士夫。好貨无厭。是其習慣。倘以司法獨立之地。而有蓋蓋不飭者。雜進其間。則雖有金科玉律之法。亦終歸於無用。且因獨立之性質。轉變本加厲焉。雖然。此非法之罪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吾願學法律之人才。務必先謹其操守。見利思義。佩諸韋弦。無使吾國民之身家財產有危險之虞。且無使外人有所藉口。致國權永無收回之日。此則殷殷焉。懇懇焉。旦夕爲法學望。而尤有望於教法學士者。無日不申儆之也。

關於實業者有二。曰實業當調查。

先生論整理農工商部。蓋農工商部與他部不同。所辦均係至實之事。未可以文告空言。遂謂盡其義務。是必有調查而後有現象。有現象而後有辦法。有辦法而後利自此興。弊自此除。若外省情形不悉。消息不至。則繁諸稽覈。去其入足。有僇而繁耳。甚矣哉。生機不可自窒也。

曰僑商當保護。

先生論整理農工商部。吾請正告部中一言。曰外洋商民。念祖國久矣。凡未經回國者。恆以孩提畜之。稱曰哇哇。其所以如此固結者。我聖祖世宗高宗三廟。深仁厚德之感情也。迨於今日。招徠之法。惟有以商務一綫維繫之而已。是故禮貌所加。宜誠宜摯。不可虛與委蛇也。獎勵之方。宜厚宜周。不可出內之吝也。至有毅然肯回國辦事者。則當極力以任保護。破格以爲報施。又不可稍有推諉。而以成例相束縛也。……再請正告部中一言。曰歐洲各國商務。以英德人爲最。英德人之性質。沈摯豪宕。尊嚴高遠。斯猶不足畏也。近惟某國之管商業。接即日本。則不遺其細者。聲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不逾數年。恐中國肩挑負販之利。亦且一掃而絕。興言及此。潛焉出涕。抵制之法。惟有處處寬吾商民一步。事事寬吾商民一步。

關於交通者有二。曰輪局當整頓。

先生論整理郵傳部。中國創設招商局。規模不可謂不宏。乃閱比年以來。恆有折閱。蓋招商局本係公司性質。自應以商法經營之。商律整齊之。夫以一局而用五總辦。則局務可知。以輪船買辦而皆不外乎人情。則船務更可知。海輪江輪買辦。每屆開船一次。應酬局中之費。約數百元。或數十元不等。所載之客之貨。每屆開船一次。買辦侵蝕之款。亦數百元。至一二百元不等。積弊重重。牢不可破。尙復成何事體。今部中亟宜嚴加整頓。力除買辦應酬局中之弊。力除買辦侵蝕客貨之弊。夫然後所入之款。乃可以涓滴歸公。乃可以其餘餘添置行

海輪船。試駛外埠。外埠商民。思祖國之旌旗。猶大旱之望雲霓也。論者謂中國不於外埠設立銀行。此失利權之大者。吾謂中國不於外埠試行招商局輪船。不特失利權。尤為損國權。失人心之大者。龍謹按。招商局今猶有此弊。

曰鐵軌當一律。

先生論整理郵傳部。路軌務宜一律。考歐洲各國鐵路。均係同軌。由此國至彼國。僅換車頭。即可銜接。其偶用窄軌者。皆因山路崎嶇。難於施工。而又並無大宗貨物轉運。特不能不造路以通人行。迺用窄軌。中國亟宜仿行。接農工商部前會奏請釐正鐵路軌道。已奉俞允。應由部中申明定章。通飭各路。以後購配鋼軌。務宜彼此一律。不得有絲毫或爽。庶各省交通。易於銜接。就現時已成路綫而言。京榆京漢兩路軌轍相同。俱用寬軌。計法尺一尺有半。合中尺四尺五寸。正太則用窄軌。計法尺一尺。合中尺三尺。滬甯路軌。聞亦與京榆京漢無異。為一時計。窄與寬相較。窄者費省而易成。然究不如寬者之獲利大。而經用遠也。蓋寬軌載重力足。每機車一頭。能挂套重二十噸貨車。自二十輛至二十五輛。窄軌載重力弱。每機車一頭。僅能挂套重二十噸貨車十輛而止。故為路利計。凡貨物繁盛之區。急需轉運者。必以寬軌為宜。如川漢粵漢陝甘等省。皆物產富饒。將來鐵路通行。為商賈輻輳之地。亟宜通飭。一律遵用寬軌。雖目前費用較鉅。而日後獲利自豐。久遠之圖。此為最要。

關於各省者有三。曰釐定各縣公費。

先生論整理各省。今天下大患在於貧民。民貧則為匪。官貧則蠹民。二者一有形一無形。而無形之害為猶大。茲者議及州縣官制。而不及州縣公費。不知公費者。治亂出入之精神係焉。聞邇來東南各大省州縣。多不聊生。有委署而觀望不前者。有請補而經行乞退者。如是而不為之所。不特非體羣臣之義。試思廟堂之後。不獨

吾民將焉取之。且夫國家之用人也。非有以贍其身家。不能使之壹志以爲治。而百姓之對於牧令也。既將待之以保全其權利。則亦不得不盡其義務。按今虧空之縣。約有三端。一提款之太多。二錢價之太落。三平餘之歸公。此三者。無可挽也。則宜令天下督撫布政使。普核其所屬之入款。而統制之。如丁漕正項。項隨解之。另提各款。是否敷用。或尙有餘。或竟不足。雜款無隨解款者。漕米有副米者。四季例得坐支者。共有若干。此外有無房書店舖循例繳官之陋規。可化私爲公者。綜其所入。再豫算其所出。除去幕友隨從人役薪工。及一切萬不能裁之款外。應視缺分之大小。酌定公費若干。專爲州縣自贍身家之用。或謂此時經濟困難。費將安出。不知州縣若果能爲地方辦事。則以本地之費養本地之官。亦公理之不可易者。况此款並非盡出於地方。不過以稍補公家之不足。現今議會將開。此事俟督撫覈明後。應由議會提議。每年酌提公款若干。藉資貼補。如是而州縣出入款項可清。貪吏不得肆。廉吏得從容以展布。而官之與地方。益有固結之感情。所以謂治亂之精神。係於此也。

曰革除上下情弊。

先生論整理各省。今天下之大。慮在乎隔。民情之困苦也。民氣之鬱塞也。民心之怨咨而蠢然將動也。官則譏然日居於止而不能知。此之謂隔。隔者否之始而亂之萌也。究其所以爲隔之具有三。一家丁。二書差。三地保。奸長之類。接革除門丁。雖迭奉嚴旨。然甯外省除一二大吏外。其餘仍舊任用。夫以州縣耳日必寄之於若輩。其未絕營私之念可知。是必首先禁革之。而後可。書吏者。官倚之以辦稿。由是舞弊弄文。今既設佐治各官。自應概行斥退。其差役之散役白役。亦宜一律裁汰。祇以足供奔走爲度。審判廳遇有案件。一事亦應以一差一票爲限。至地保奸長之屬。勾串魚肉。尤可痛恨。現在既議地方自治。更當廓清而變通之。以上三端。拔本塞源。而隔膜之弊可矣。然此猶其粗迹也。

曰提倡官師合一

先生論整理各省。蓋地方各官。本皆有教導斯民之責。考之周禮。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讀法。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蓋自古以來。不但作君作師。君統兼有師職。卽如黨正爲一黨之師。州長爲一州之師。上之爲鄉。下之爲比。長閭胥。莫不皆然。所謂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實則均是人也。三代而後。此義浸失。然漢唐盛時。尙不乏膺樞教育之循吏。近如廣西按察使王芝祥爲州縣時。其門丁卽用門徒。百姓以事來訴。先委曲詳詢之。開導之。頗有合於古義。夫使今天下州縣及法官。皆知有爲民師之責。則貴賤之見。必且漸化。而所以教養斯民之精神。其專且誠也。宜何如矣。

真所謂意識遠大。經驗卓越之論也。此先生丁憂家居時期之政治學。嘗先生主辦南洋大學時。始而身總辛亥鼎革。

先生自訂年譜。辛亥。四十七歲。八月。國變事起。川漢鐵路國民欲收回自辦。政府欲借款開辦。令有違抗者。格殺弗論。蓋用威宣懷之策也。於是人心大去。適兩湖總督瑞澂請治革命黨軍人。遂擁戴黎元洪起事。瑞澂逃亡。各省響應獨立。遂議改共和政體。不及二月。已僞全國。滿人夏弼。鳳山。皆爲黨人炸彈所斃。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莊君思誠來。出示伍廷芳等電稿。請求皇上遜位。數余列名。余歎曰。人才不用。國運盡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於此。遂附名焉。後王師深咎余。以爲不應列名。沈子封師亦深以爲非。見於辭色。後數月。俄國革命。俄王尼可來不從。爲國人鎗斃。孤臣耿耿之心。當可白於天下後世矣。

繼而目擊國事凋瘵。

先生自訂年譜。壬子。四十八歲。謁陸鳳石相國。時爲內廷師傅。殷勤話舊。相對欵欵。爲予寫唐氏宗祠行素堂

匾額各一。是時慶邸在天津。未及往謁。晤紹越千丈。及農工商舊同僚。均依戀不舍。京師氣象。腐敗已極。余小住數日。即回上海。

憂心悄悄。其志苦矣。

先生答胡敬庵書。政變以來。瞻伏蟄居。兩目兼盲。重以椿蔭萎謝。風木之痛。時深慘怛。我生不辰。人間何世。難時有著述。以存一得之憶。風雨雞鳴。冀或有補世教於萬一。然而黍離之感。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矣。

先師朱氏叔子茹經堂文集二編。序。蔚公則自辛亥以後。痛心國變。始一意於教育。文熊又適以其時朝夕與共。風雨如晦。每見其蒿目傷心。扼腕悲歎。時則有憂時之作。又見其躬行實踐。開牖理學。時則有言性之作。每一篇成。并其風昔所著述。往往出以相質。而文熊則絕無土壤細流之益。但折然心服。盡情傾倒而已。

子讀先生箕子論語語微子。鄉黨篇大義。諸文未嘗不流涕焉。

先生箕子論語。易曰。明夷利艱貞。嗚呼。斯語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其彖傳解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文王之德尚矣。而孔子以箕子配之。抑獨何耶。自古無不亡之國。然國亡而人不可與之俱亡。天下無不變之法。然法變而道不可與之俱變。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殷紂之時。何時也。亡國之時也。殷紂之世。何世也。伴狂之世也。亡國之時。志士期於必死。而卒不死。以學於狂。蓋不死之艱。更甚於死。箕子之傷心。倍於比干之剖心也。吾身一日存。而道不可滅。吾身一日存。而明不可息。御士師師。竅兇艸竊。小大淪喪。罔爲臣僕。箕子蓋目睹之矣。目睹之而不能正。不能正而猶不死者。箕子之心。傷哉傷哉。洎乎周武戡亂。殷社已墟。采薇之作。義士悲歌。彼黍之難。王孫哀怨。迴憶開國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景員王氣之鐘。伊萊格心之侶。維女荆楚。自彼氏羌。有震且業。來事來王之盛。尚有存焉者乎。箕子更躬歷之矣。躬歷之而猶復不死者。箕子之心。傷哉傷哉。嗚呼。伴

枉何事也。亡國何景象也。刻子淫戲。我迺顛倒。四方遁逃。是崇是使。雖無老成人。尙願以一身留先正之典型。箕子之心。傷哉傷哉。而說者曰。成周典禮。尊原於洪範一篇。顧吾考諸歷史。箕子與元公問答之詞。書錄有間。抑又何耶。蓋武王之訪箕子。周公實主之。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愛聞。周官三百六十之祖。水火金木食貨賓師。並爲後世實業之權輿。貌言視聽恭肅聰明。又爲後世道德家之師表。士君子內省諸已。當世事龍戰之會。苟先王之大經大法。果寄託於吾之一身。則雖百折於險阻。毒荼歷人世。未嘗之苦。猶當靳其一死。若吾之生死。無與天下之毫末。則甯殺身以成一己之仁。而世願有怵怵。慎。若活求生。藉口於難艱。艱者抑又何心也。且夫六極最耗之數。曰惡曰弱。惡者泯禁膏漸。而其亡遠。弱者萎於庸腐。而其亡較遲。箕子蓋先知之矣。秉先幾之智。而就封於朝鮮。數十世以來。屢易其姓。抑又何耶。或曰。箕子明夷。居於六五。以臣而居君位。以持正之士。而居危難之邦。至於積弱。北固宜然。與。盡與亡之數。天爲之。威衰之理。人爲之。人必不能與天爭。而尤不得不與天爭。以箕子之先幾。而不能拯殷之惡。弭朝鮮之弱者。天實爲之。而不能責之於箕子者也。然虞殷之惡。而宜思所以拯其惡。處朝鮮之弱。而宜謀所以救其弱。此人事之所當爲。而不能不責望於後世之爲箕子者也。古語有之。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羣陰剝矣。內難作矣。俯仰身世。滿目時艱。將何以維碩果於不食。嗚呼。此其所以不死。而其德之所以配文王與。箕子之心。傷哉傷哉。

先生論語微子篇大義。嗚呼。士大夫生當世。何爲降其志而辱其身乎。言中倫。行中處。養我氣。以全我節。猶之可也。若夫言不中倫。行不中處。斯已而已矣。豈不悲哉。孔子生周季。皇皇栖栖。蹴環天下。卒若於行後人考史記。讀其世家而悲之。吾謂論語微子一篇。卽吾夫子生平不遇之列傳也。司馬子長之贊。更不若吾夫子之自贊也。微子篇曷爲首三仁與柳下季。天下之亡。先亡於無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是非喪矣。直道不行矣。不爲三仁之忠。卽爲柳下之和。是兩端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不有孔子。孰折厥中。孔子厄於齊。見請於楚。

狂。舍沮溺其誰與。訪丈人而無從。鳳令鳳令。何德之衰。孔子其鳳乎。其猶龍乎。其逸民乎。其夷齊之同心乎。其柳下惠少連虞仲之等朋乎。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逸民。蓋有之矣。而孔子獨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其有命何其高也。其自贊何其深且遠也。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獨不得與太師少師擊磬。諸人鼓琴於高山流水。別有天地之間。其知音益復寡矣。同憶周家初造。忠厚開基。人才鱗萃。普裝造士。四方為網。嗚呼。何其盛也。昔者孔子與端木出遊於觀之士。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之歎。蓋歎魯也。乃歎魯而不能與魯。思周公而不能與周公之禮樂。神遊於唐虞之朝。夢見乎大同之治。獨抱無可無不可之志以終。後之人讀其書。悲其世。及行迷之未遠。獨窮困乎此時。以為天下皆濁。何必與之。俗人皆醉。何必與之。醒。吾學孔子而不可得。乃所願如古之柳下惠。殆可取則焉。君子曰。惜哉。降其志。辱其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先生論語鄉黨篇大義。嘻吁。世皆機也。機殺多而生少也。物就生以辟殺。而人常就殺以辟生者。物能見有形之網。而人不能見無形之網也。子曰。鳳鳥不至。有子曰。鳳凰之於飛鳥。接與歌曰。孔子鳳也。何為乎言雉哉。我知之矣。衛風之詩曰。雄雉於飛。泄泄其羽。王風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雉易入網羅者也。而山梁之雉。雉能不入於殺機者何也。審於機而善自藏也。孔子贊之曰。時哉時哉。此非孔子自贊。記者更無庸贊一辭也。而不得謂非贊辭也。鄉黨篇記孔子之居鄉居朝。為擯出使。衣服飲食。以逮辭受取與。居常處變。造次顛沛。無一不合於中道。而不入春秋時之網羅者。聖人之善韜晦也。故不言鳳而言雉。不獨言雉而言雌雉。且不獨言雌雉。而先引起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喻聖人之審於機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忍而默之。靈斯為滅矣。噫吁。德輝莫下。吾安適矣。羽毛既豐。行有惜矣。鳳令鳳令。不可諛而猶可追矣。雉令雉令。言見其舉而不見其集矣。



先生說龍不幸而時丁否塞。宇宙晦盲。茫茫大地。知我無人。觀雷觀火。爲益爲盈。尺蠖之屈。利用安身。而龍於是隱焉。其隱也時也。龍無容言也。因其見而世知之。因其隱而世莫知之。知之而以爲有。莫知之而以爲無者。亦時也。而龍無容言也。世無可易。則不易乎世。名無可成。則不成乎名。若歲大旱而霖雨。終弗施者。愛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是龍之德也。非龍之悖時也。而龍無容言也。同心之言。則同類相求。重明麗正。則同明相照。世有聖人。首出庶物。黃河脩清。陰陽不測。遂躡雲梯。橫奮八極。不崇朝而萬彙被其闡澤者。亦龍之德也。非龍之趨時也。而龍無容心也。易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龍乎龍乎。其知時乎。時之爲義大矣哉。

然而先生欲辟世而未忍辟世也。欲救民而又無救民之位也。斧柯莫假。宏願空抱。

先生論語憲問篇大義。傷哉。聖人之欲辟世而不忍終辟也。自莫我知以下六章。皆傷不見用也。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其如何。聖人之言。何其抑鬱而無聊也。賜一日而九迴。何不改乎此度。聖人時時懷辟世之志。而卒不忍舍此世也。而尤恐作者之多。而助我之無人也。故特記晨門之言。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見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又因荷蕢之譏。而歎之曰。果哉。末之難也。聖人之言。何其抑鬱而無聊也。傷哉。莫我知也。夫道其終不行矣夫。

先生論語雍也篇大義。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吾黨所爲往復神傷。而不自已也。昔在我周文王。宣文明化。樂育羣才。鳳凰鳴於朝陽。菁莪盈於中沚。迨其衰也。後先疏附。奔走禦侮之彥。遂集於孔氏之門。然而奇才異能。率擯不用。蓋祝鮀未朝。盈天下。而賢者且求免於今之世。豈不悲哉。嗚呼。道之不行也。世網之周密也。人心之險穢也。然而救世之心。愈不容已也。嗚呼。道也。道也。天運有剝復也。世道有循環也。斧柯之假。當在齊魯之間。而聖人救世之心。愈不容已也。齊一變可至於魯。魯一變可至於道。行也。

哉。破以爲圓。失其方正之道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難罔以非其道也。大聲疾呼。以告吾黨。從非救人之事。不可爲也。亦惟有博文約禮。終身弗畔於道而已矣。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曰。吾道窮矣。夫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不肯終枉其道。至是而聖人之心。乃愈傷矣。嗚呼。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中庸之爲德也。民鮮久矣。然而聖人救世之心。愈不容已也。故雍也一篇。特以博施濟衆終。蓋博施濟衆。聖人之行其道也。立人達人。賢者之行其道也。仁者人相偶也。一見說文言二人相偶。推已以及人也。能近取譬。卽強恕而行也。爲仁之方。卽爲仁之道也。仁非迂遠而難行。道非空虛而無際也。然而南面之權不得。則博施濟衆。立人達人之道。終不可得而行也。君子不能行其道。而小人乃得行其道也。孔子不得行博施濟衆之道。而人乃借博施濟衆之說。以行其道也。嗚呼。道也。道也。道也。既難免於今之世。乃獨慕乎古之人。讀雍也一篇。而徒傷心於道也。道也。何傳道之竟鮮其人。何莫由斯道也。

我曠四方。威威靡驍。於是發爲政論。昭祖宗之龜鑑。作木鐸之宏音。先生之論政本有七。一曰以誠爲本。

先生中庸大義序人之爲道。誠而已矣。誠之道。慎獨而已矣。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必以誠意爲本。誠之爲功大矣。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誠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誠也。推天之神。於穆不已。誠也。文王之德之純。亦誠也。君子所以戒慎不覿。恐懼不聞。必由隱以達見。由微以達顯者。豈好爲迂拘哉。察吾心之誠僞。卽察吾心之善惡也。正學養莠。飭僞朋與。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甚至以奸邪險詐之行。託爲光明正大之言。必經人再思之。三思之。四五思之。而後知其爲詐。知其爲險。知其爲奸邪。嗚呼。人道至此。社會甯有正直之士。寰宇詎有清明之望耶。且夫主持人道。樂人之生。不樂人之死。然而死者多而生者少。夫天下生者多而死者少。而吾反言之者。吾所謂生死在乎心之理與氣。而不在乎身在乎心之精神。而不在于乎形體。誠者心之理氣。輔以行者也。理味沒而氣亦滅。誠者心之精神也。精神存而

百事興。精神亡而形乃徒存。是故誠僞之界。生死之關也。誠者自成。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殺梁子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天下豈有不誠而可成爲言者。天下豈有不誠而可成爲人者。古人作僞曰拙。吾謂曰拙亦曰幸矣。苟一念不誠。而禍害卽隨之。此主持人道者所當大聲疾呼。以救之者也。

先生中庸大義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誠注。愚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者常道也。世衰道微。大經曰素。惟至誠有以經綸之。治天下之道。一經一緯而已。經緯明而秩序定焉。大本鄭注以爲孝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仁人之於孝。猶枝葉之有根本也。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故曰大本立之者。立天經地義也。天地之化育。生理也。生機也。殺亦生也。至誠知之。以仁義禮智。上法元亨利貞之德。由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推而達於已發之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馴至萬物各得其所。損益盈虛。與時消息。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皆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性而後知天也。夫焉有所倚而至於窒礙不通乎。

先生孟子離婁篇大義。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強之義。傳之於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目力。既竭心力。皆誠爲之也。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已矣。故師祭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誠則安其危而利其菑。孟子深薄夫齊人。深惡夫楚咻者也。然而齊景公之語涕淚浪浪。楚孺子之歌。餘音嫋嫋。皆見采於書中者。爲天下萬世自伐其國者。垂之法戒也。民生天地之間。所以自樂其生者。欲惡而已矣。君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弗施。則民與君載溺及窟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城爭地。以殺人也。如是而猶惟恐民之不順也。嗚呼。

呼。其聲昔矣。貌可爲也。觀其眸子。而其誠可掩乎哉。淳于髡滑稽之徒也。笑之曰。今天下窮矣。奚以誠爲。孟子亦本至誠而告之曰。天下瀕援之以道。蓋道者。平治天下之具。卽援天下之本也。先聖後聖。未有外乎道揆者也。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獨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於毀譽也。必不輕易其言也。必不自滿而好爲人師也。樂正子善入也。信人也。信者誠之基也。其從於子教來。孟子懼其不誠也而戒之。千古至誠感神者。其惟虞舜乎。舜盡孝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誠相感而已。大孝終身慕父母。慕之至者。誠之至。終其身而至誠無間時也。惟誠故生殺感。生殺感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潔之至也。此天地之生理。生民之生氣也。宇宙之內。家庭之際。政治之設施。無非至誠之精神。則民生其間者。耕田鑿井。手舞足蹈。自發於不容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嘗神遊於唐虞之世。嗚呼。何其感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精而明。乃能審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目力耳力心思。其誠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而戮民也。而千古篡弒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也。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之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痛也。於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教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空中道者也。不爲己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其可貴也。貴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無僞者。誠也。養生送死。皆此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能深造於道。而反詭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也。言無實不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誠也。橫覽當世。朝廷之上。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而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孟

子用是大聲而疾呼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至誠之心也。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皆是心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求治之心。何其誠也。此所謂道揆也。所謂其揆一也。聖人既竭心思。至斯而極也。君子之澤。漸漬於禮義之邦。數百年而不斬。其道乃傳之於孔子。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曰其義則寡。竊取之矣。而其道乃傳之於孟子。孟子聞而知之者也。故曰子私淑諸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誠同也。且夫聖人之所以救人心者。首在止天下之殺機。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殺機之起。在乎取與之微。一葷食。一豆羹。匹夫之大欲存焉。而死者性命以之。逢蒙之殺羿。殺機之最烈者。此惡人之尤。上帝所必誅者也。聖人欲止人心之殺機。爰思發明至善之性。而無如天下之智者。紛紛乎其多鑿也。則是率天下而出於不誠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誠者。天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存之者此也。橫逆無道。庶民去之者此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何人也。終其身至誠無間者也。顏子當亂世之心。猶禹稷當平世之心也。子思居於衛之事。猶曾子居武城之事也。其分殊而其理一也。皆誠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匡章之設心。愚誠也。王使人瞞夫子。齊王之不誠甚矣。以不誠導其國。於是乎徧國中。人皆齊人。堯舜與人同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其民者。賊天下之性也。賊天下之性。而齊人出焉。齊人不誠之尤者也。非人而人者。痛乎人道之將滅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齊之臣諂諛逢迎之狀。不可以名言。痛乎人道之將亡也。痛乎人道之將亡。實始於不誠也。齊君之誑其民。齊人之誑其妻妾。其不誠一也。齊君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吸服人也。齊人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驕其妻妾也。設一大卑鄙醜澁之徒。驅天下之人而施從之。小人之澤。綿綿延延。雖百世而未知所斬。痛乎人心之將亡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蓋至誠滅。則廉恥亡。廉恥亡。則人心死。皇矣上帝。鑒觀四方。以

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於是艸除而艾薙之。秦政一出。焚書抗儒。而士大夫之禍。至於不忍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皆自取之也。禹思天下有窮者。由己窮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聖賢之所爲。夜以繼日。悲天而憫人者。悲乎此也。憫乎此也。然則何以救之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入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思誠而入道。乃不至於滅亡也。

二曰以禮爲本。

先生十三經提綱儀禮門。禮者。天命秩序之原。民彝物質之要。人心世道。惟斯爲大。記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凡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自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藪。而戰國啓爭殺之端。自晉人以禮豈爲我輩而設。而六朝肇夷狄之禍。上下數千年。歷史國之治亂。皆視乎禮之興廢。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左氏傳載辛有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讀之。可爲寒心者也。迨於近世。而諱言禮。嗚呼。人無異於禽獸矣。

先生中庸大義序。入之爲道。禮義而已矣。禮義之始。根於天。斂。左氏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命即天命之性也。中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卽率性之道也。又曰。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養神之道。內以慎獨。外以行禮。齊明威服。非禮不動。所以養神也。禮義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養神也。敦厚崇禮。豈惟君子當然。上下皆由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禮也。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合乎禮也。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悖乎禮也。勤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動容周旋。悉合乎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納民於軌物。而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久安者。禮而已。乾坤開闢以來。狂狷榛榛。俗尙質野。迄乎唐虞之世。敬敷五教。彝倫攸斂。而五倫始定。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之常經。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末俗澆漓。人心絀瘁。乃敢

昌言廢棄人倫。於是父子相殘。君臣相殺。夫婦相際。兄弟交相瘡。朋友交相傾軋。而人道益苦。天下大亂。嗚呼。古之聖人。爲禮教人。惟欲人之有別於禽獸。後人妄人。棄禮誣民。惟恐人之或異於禽獸。子思子痛後世之流弊。故特揭之曰。行同倫。蓋入之所以爲人者。倫也。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人而無倫。何以爲禮。更何以爲人。然則主持人道者。舍人倫禮義。奚以救世哉。

三曰以信爲本。

先生大學大義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愚按。顧氏亭林云。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此說極貫串。極精至。蓋情者實也。無信實者。不得盡其辭。在上者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出於信。則民畏之矣。鄭本以知本爲誠。其意信者誠之始也。上之人誠其意。而使民各自盡其誠。卽所以自明其明德。而明明德於天下也。

四曰以敬爲本。

先生中庸大義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注。愚按。大學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學焉。所謂本身以作則也。徵諸庶民者。詢謀僉同也。供範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行三重而不謀及庶民。法雖立而不行矣。考諸三王而不繆於時中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此於不合中。求其合也。蓋立法以垂後者。千古之常經。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所以不繆於時中也。建置也。建置於天地之間。而不悖乎天地之時中。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質先聖也。吾之制作之精神心理。與先聖之精神心理。相契合也。雖卜筮不遠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俟後聖也。禮記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古之明明聖制作之業。後有明聖。不能易其言。此其德業之遠。大學問之闡通。豈籛陋小儒所能窺其萬一哉。

五曰以和爲本。

先生中庸大義第一章致中和注。愚按。聖人盡性之學。祇在致中和。王者之刑賞慶罰。制禮作樂。皆本於喜怒哀樂。因一人之中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中和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愚少時嘗疑其說。後悟朱子此說。實本於洪範。蓋指爲人上者而言。洪範曰。休徵曰。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聖時風若。此卽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曰。咎徵曰。狂。曰。恆。雨若。曰。僭。曰。恆。暘若。曰。蒙。曰。恆。風若。此不能致中和。天地不能位。萬物不能育者也。然則爲人上者。可不戒懼乎哉。

六曰以慎爲本。

先生孟子告子篇下入則無法家拂士注。愚按。此節仍重在一心。凡國之所以存者。在一心之戒慎恐懼而已。法家拂士。敵國外患。皆所以動吾心之戒慎恐懼者也。若不知戒慎。不知恐懼。國安有不亡者乎。然所謂戒慎恐懼者。亦非徒託諸空言。要在力行。有法家拂士而後知當務之急。有敵國外患而後知戒備之方。二者皆力行之事也。故有國者。知取力行。尤宜並進。

七曰以廉爲本。

先生人格從政格。士君子立身當世。要必稟至大至剛之氣。而後行可動天地。志可質鬼神。信可孚隣。蓋士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真。不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僞。歷古來奉使致赫赫之功者。皆守正不阿。慷慨激昂之士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至大至剛之氣。自有其本。嚴利之辨而已。行有不慊於心者。利誘之也。先儒論從政之德。以清慎勤三字爲主。清居最先。故周官察吏之方。以廉爲本。或謂居今之世。宜開物成務。清廉似非所重。不知廉其體也。開物成務其用也。天下有有體而無用者矣。未有有用而無體者也。有廉而不能辦事者矣。未有不廉而能辦天下之大事者也。昔顏亭林先生篤守論語行己有取。博學於文。八字。至集以爲楹聯。旨哉。旨哉。是我師也。



論政綱有六。以身作則一也。

先生論語大義泰伯篇大義。自古制行之篤實。無過於禹。天下惟大拙之人。乃能爲大巧之事。禹之所以能治水者。以其治事無不篤實也。吾嘗謂治中國者。必不在空言之士。宜廣求力行之士。古力行家能勤能苦。其必以夏王爲法乎。

先生論語大義子路篇子路問政章注。先謂以身先民。倡率之也。勞謂不辭勞瘁。與民同辛苦也。易曰。詭以先民。又曰。勞而不伐。苟在上者不能勤苦。則民亦惰媮。

先生論語大義爲政篇大義。天下患無實行之人。而尤患多議論之士。禮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空言多而實事少。國其可危也。

先生論語大義子路篇子曰。苟正其身矣。注在上之人。民所瞻仰。政者正也。後世爲治者。不能正其身。而欲正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由已擴充二也。

先生大學大義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注。愚按。易家人彖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經不言正其家治其家。而云齊其家者。一家之性情。視乎一身之性情。齊一家之性情。而後家道可得而正也。一家之風化。視乎一身之風化。齊一家之風化。而後家道可得而治也。

先生大學大義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注。愚按。此經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三言教字。見國教之必本於家教也。

先生孟子大義離婁篇孟子曰。人有恆言節注。愚按。此孟子傳曾子之學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而總結之曰。壹是皆以修身。

爲本。心者隱而難知。身者顯而易見。故性理之學重在心。政治之學重在身。人皆知有心學而不知有身學。身學者天下國家之模範也。故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又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太。皆不言心而言身。天下之本在國。積國而成天下也。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也。家之本在身。本身以作則。而一家從之。一國從之。天下從之也。此所謂身學也。

先生孟子大義盡心篇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注或者曰。獨善其身非也。士皆獨善。如天下何。故必以兼善爲務。此說不然。古之賢士。必先隱居以求其志。潔白乃心。而後可以兼善天下。若以兼善爲藉口。淺露表暴。鈞弋名利。是已身先處於不善之地。這能兼善天下乎。故士之能兼善者。必其能獨善者也。其不能獨善者。皆無兼善之道德學問者也。

保惠黎庶三也。

先生孟子大義序政治之學。當世無可與言者。則尙友古人。而聽其詔語。不仁者可與言哉。孺子一歌。滄浪渺然。情韻夙絕。天下之至道。亦天下之至文也。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何其言之怒也。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何其言之悲也。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何其言之悲也。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何其言之孺齒也。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何其言之惘心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民命之重於天地間。當何如。戰國時人。君專務辟土地。充府庫。視民命若土苴。若草芥。故孟子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言之。

先生孟子大義梁惠王篇獸相食且人惡之節注。愚按。民之父母。亦民也。以其爲民之長上。故尊之曰民之父母。既尊之曰父母。乃至於率獸而食人。揆之於良心。其何忍乎。嗚呼。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視乎良心之存焉否耳。

先生孟子大義梁惠王篇王如施仁政於民節注。愚按。仁政之要維何。省刑罰。薄稅斂而已。刑罰愈繁。稅斂愈重。則民心日以離畔。下文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與夫陷溺其民。皆刑罰稅斂爲之也。孝弟忠信。無形之挺也。無形之挺。勝於有形之甲兵也。蓋孟子之意。惟以盡心於民事。而得民心爲王道之根本。

先生孟子大義梁惠王篇上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愚按。不嗜殺人。非不殺人也。不嗜殺也。不嗜殺者。發於好生之本心。古來民心聚則天下合。民心散則天下分。故土地之分合。實根於人心之分合。而形式之分合。實係乎精神之聚散。不嗜殺人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其好生之心。足以聚合天下之民心。故曰能一之。

先生孟子大義離婁篇上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注。愚按。暴。痛苦矣。甚。尤慘矣。暴其民甚。其始也。民未嘗不強忍痛苦。以受之也。不移時而身弑國亡矣。我暴夫億兆人。而億兆人反暴我之一身一家。揆諸天理。其慘酷當有千百倍者也。暴其民不甚。民亦未嘗受其暴也。不移時而身危國削矣。危也削也。弑與亡之兆也。然猶幸其未弑而未亡也。則冀其暴之猶可以止也。然而幽厲之名。則既立矣。幽者闇也。致天下於幽闇。故名之曰幽也。厲者戾也。待天下以虐戾。故名之曰厲也。痛乎哉。我有孝子。我有慈孫。既不免於身死國亡之後。而慘罹鋒鏑。更不喪於身危國削之餘。而遽遇顛覆。亦云幸矣。而猶望百世之後。改其名也。其可得乎。痛乎哉。君子爲暴也。當其恣肆橫行。欺壓黎庶。推其心以爲雖居幽厲之名。而不恤也。庸詎知億萬姓之呼號。縱不見聞於耳目之前。而孝子慈孫之呼號。則已宛轉於耳目之前也。則其百世絕滅也。誰惜之哉。誰惜之哉。

先生孟子大義告子篇上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注。愚按。辟土地。充府庫。何以謂之民賊。蓋其所辟所充者。皆民之脂膏也。君不鄉道。以爲於我無與也。君自不鄉道也。不志於仁。以爲於我無與也。君自不志於仁也。而求富之者。非真求富君也。求富己也。竭億萬衆之汗血。以肥一二人之身家。充其心。以爲君國雖滅。我猶可坐擁厚資而無恙。嗚呼。此天地之必誅。人人欲得而甘心者也。

先生孟子大義盡心篇下孟子曰民爲貴注愚按民者天地之心所寄與天子共維持天下者其好惡之心協於一世之大公故爲貴君子天子是也何以知其爲天子以下文言天子而知之也爲民而設經理民事故爲輕雖然民貴君輕之說孟子發明之已久而後世鈔禱述之者爲民而聞無知識甚乃囂然不靖顛倒是非則失其爲民之資格而爲君者又輒逞一己之私意藉口於民智之卑劣倚勢作威以欺民而壓民故輕重倒置至二千餘年今欲發明民貴君輕之義當注重於民德民智二者皆當通於孟子之學說民德何先孟子所謂不失其良心是也民智何先何子所謂謹庠序之教是也

龍謹按以上屬於愛民者

先生孟子大義公孫丑下以天下之所順注愚按此章言人和者人心之和也得道者多助如何而得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失道者寡助如何而失道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曷爲而畔人心離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曷爲而順人心附也以得人心者攻失人心者未有不勝者也

先生孟子大義離婁篇上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注愚按有天下者首在順民心保天下者首在審民之欲惡順民之欲惡則天下治而國以常存逆天之欲惡則天下亂而國不旋踵而亡綜觀中外古今歷史莫不皆然後世昧於此義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接履所原皆由於隔膜隔膜甚而民心日益離離則民氣日益散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蓋天下者君與民所共者也自民而言宜遵上之法令自君而言則宜合天下之民以治天下而合天下之民以爲治則當因民之欲惡以爲欲惡愚嘗謂聚民之道治天下之方不外尙書股肱耳目心腹腎腸八字一己之股肱所用有限則合天下民之股肱以爲股肱一己之耳目所及有限則合天下民之耳目以爲耳目一己之心思所慮有限則合天下民之心思以爲心思此所謂聚也然而禮運有言欲惡者心之大端也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主非不欲順民情而所欲或非民

之欲。所惡或非民之惡。卒至顛倒錯亂者。將奈何。曰是在平日之通民情。心誠求之。則通通斯公。公斯聚矣。禮運所謂大同之治。公之至也。聚之至也。

先生孟子大義萬章篇上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注。愚按。讀孟子引書之言。而孟子尊民之心可見。而民權之宜尊益可見。朱注云。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是朱子亦注重民權也。黃黎洲先生之言曰。君人者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倍於天下之人。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痛哉言乎。蓋自後世人君私天下以爲產業。絕不顧民之好惡從違。而殺奪之慘。生民之禍。乃靡所底止矣。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近世西國之君。有出於選舉者。實隱合乎民視民聽之義。其道爲大公。其理爲大順。必如此。爭奪篡弒之風。乃可以息。

先生孟子大義萬章篇大義。天下之最苦者。惟民而已矣。士出其學。農出其粟。工商出其器。通有無以事其上。然而庸闇之君。什常得三四。橫暴之主。什輒得四五。則惴惴焉。壓制於勢力之下。而莫敢誰何。至於戰國時之入君。則更有不忍言者矣。橫政苛稅。以爲常經。作威作福。以爲樂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視百姓之命。曾犬豕牛羊之不若。而策士之從橫掉圖者。諄諄之以貪教之。以詐野首頌。冤比沈於九淵。而無可控訴。不有明君。摧陷而廓清之。則世界之晦幽。幾無光明之一日。夫命者天之所最貴者也。命之所安。視聽之所由屬也。孟子痛乎民之如艸芥也。以爲保其命不可不重其權。故昔者告齊宣王。既以用舍生殺之權。

授之國人。至是而復以神器之權。歸之於天下人心之公。故曰論堯舜之事。而引泰誓之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舜禹之踐位。其權乃於朝覲訟獄謳歌者也。曰天也。其實皆人心也。

選賢使能四也。

先生大學大義見賢而不能舉。注。愚按。此節鄭君意專指人臣。愚謂當兼人君而言。先謂在羣僚司之先。使得盡其所長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已見之舉之矣。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已見之退之矣。而猶不免於慢與過者。由於天資柔懦。因循信任不專。排斥不力。遂致誤天下之大事。深可惜也。

先生論語大義子路篇大義。鄉人皆好皆惡。是必僞士。僞士不可用。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必善人。善人不可不用。易事而難說者。可用難事而易說者。不可用。泰而不驕。無衆寡。小大無敢慢者。是宜用。騰而不暴。騁人者常諂人。是不宜用。若以逢迎我者。即爲君子。又謂使貪使詐。小人可暫用焉。未有不愆天下之事者也。浮蓋而有氣習者。故足以害政。樸質而無氣習者。皆可與任事。剛毅木訥。樸質而無氣習者。是可用。切切偲偲。怡怡。在家庭社會中和氣者。可用。有戾氣者。不可用。

先生論語大義衛靈公篇大義。知德者鮮。承君子固窮而言。無爲而治。論治道得人之標準。可仕可讓。君子之標準。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之標準。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用入之大標準也。

先生孟子大義公孫丑上孟子曰。尊賢使能。注。愚按。國家根本。在乎用人。進賢退不肖。則士心服。退賢進不肖。則士心不服。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者。誠服故心悅也。司馬遷曰。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爲。舉忠以自輔。然亡國破家相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然則如何而爲賢能。如何而爲俊傑。要知奔走於我而求富貴者。皆非賢也。非能也。非俊傑也。

上下一德五也。

先生人格從政格注。蒙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者。虛受而已矣。聖賢之所以爲百姓主者。好善而已矣。竊嘗論之一身之善有限。天下之善無窮。故治天下者。必當集天下之善以爲善。蓋一人之聰明。必不如千萬人之心思。是故集天下之視以爲視。則所視者周。集天下之聽以爲聽。則所聽者廣。合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則所慮者無遺。而弗屈。尙書曰。作朕股肱耳目。言合天下之股肱耳目以爲一人之股肱耳目也。又曰。令予其敷心腹。賢賜言合天下之心思以爲一人之心思也。由是而天下之善集於一人之身。夫然後輿情洽。輿情洽而政治理矣。

先生孟子大義離婁篇上。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注。愚按。居下位而期獲乎上。非媚上也。上下一心。而後民可得而洽。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在上之人。非志同而道合者。則措施阻滯。觀聽乖方。民不可得而治也。

重教輕刑六也。

先生論語大義爲政篇子曰。道之以政。注。此霸術也。道。引道之。齊。盡一之。政。刑二字。辨之當精。春秋時尙無申韓之刻覈。大抵如管子之作內政。子產之鑄刑書。故民能免於刑罰。無取者因在上者專以功效爲學。是以在下者亦急功近名。而差惡之良知泯。故善治民者。必先治民之心理。

先生論語大義爲政篇道之以德。注。此王道也。德。禮二字。析之當精。德如書所謂正德。內省不疚。不愧屋漏是也。禮如五禮六禮等皆是。而從宜之道寓焉。有取且格者。感孚於心理也。或解格爲變革者。殊淺。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得民者。得民心也。禮記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言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亦指心理而言。故欲治民之心理者。必先治己之心理。

先生論語大義爲政篇大義世之治民者將東民於法律乎抑先教化其性情也道德齊禮道政齊刑本末輕重不可倒置明矣

先生論語大義顏篇季康子問政注供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爲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爲善矣爲政之道教化爲本刑罰爲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孰使之無道尙忍言殺乎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蓋卽善機與殺機之判也善機生而天下皆好善殺機生而天下皆好殺矣

理財要旨七也

先生大學大義生財有大道注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愚按生之者衆謂士人講求實學農工商各盡其力也人之生也既有知能其心莫不有機具焉以其心無形之機具發而爲手足有形之機具此天下莫大之機械也食之者寡謂不糜費俸祿也國未有糜費不儉而可以存者爲之者疾謂勤無停時也時光卽貨財也國民知惜陰則爲之無停時矣禮記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此卽預算法也以三十年之通制之其舒何如後世則量出以爲入至於食無可食竭澤而漁則國將不國矣王制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人理財謹慎如此愚嘗謂理財之法必先生財若不能生何所謂理故此節尤重在生之者衆一句昏庸之徒不明生財之道而惟務搜括以爲此乃理財之法嗚呼所以亡國破家相隨屬者自破其民產卽自破其國產家產也

先生論語大義先進篇大義理財之本端在生財國雖貧弱決不可爲搜括聚斂之事求非吾徒也不僅爲吾



黨戒也爲今之從政者戒也。

先生孟子大義公孫丑上篇市廛而不征章注蓋生財之道在乎開利源而理財之方則在乎崇節儉儉者國之寶也易傳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人君惟能節儉而後能養心養身而後能養民而後能養國之元氣。

論政戒有六第一戒貪利。

先生大學大義一家仁一國興仁注愚按仁讓者孝弟慈所積而成也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興仁與讓者無他惟在一人之有以與之至是而太和洋溢矣人君以貪爲最惡之德以戾爲莫大之罪貪則戾氣充積故既貪未有不戾者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蓋凡事愈和則愈平愈急則愈烈在上者好實無厭（實貨財也）日夜工於心計昏蒙之極氣浮於上而乖戾暴虐因之曰甚孔子曰坤上之風必偃於是一人貪而一國無不貪一人戾而一國無不戾而國乃大亂矣。

先生大學大義外本內末注愚按外本內末者貪也一人貪而民爭矣奪矣然民爭而卽與我爭民奪而卽將奪我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聚爭也奪也皆所以自爭而自奪也以用物言譬諸以至鏡之針內末而藏諸於胸其必有刺其心矣字義利字从刀爭民施奪非徒以害民實以自殺也。

先生大學大義是故財聚則民散注愚按君貪財則失其心失其心則失人心然財聚則民散民散則財亦散而不復聚財散則民聚民聚則財亦聚而不復散爲人上者宜何去而何取也李氏二曲云或問財聚則民散固矣然國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有限之財散之百姓曰只不使措克之人在位橫斂正供之外不求羨餘不別巧取餽寡孤獨顛連無告之人時加存卹水旱饑疫流離失所之民亟圖振救不事虛文務求實效卽此

便得民心。民豈有不聚乎。

先生論語大義里仁。蕭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注。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鄭注。戾之言利也。天下皆奸利。則禮讓之風息。而國不可以爲國。

先生論語大義堯曰篇大義。後世人士不知理財。而但求生財。更不知生財之道。而惟務斂財。侵至剝膚推髓。掃地赤立。百姓悉怨。四海困窮。而上不得聞。咨可歎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有司者。後世吏胥是也。其流毒至數千年。根株深固。縣縣延延。而不可拔。無非吮生民之膏血以自肥。閭閻之痛苦。乃益甚。咨可歎也。

先生孟子大義公孫丑下古之爲市也。注。愚按。有司者治之。周官司市之法也。見利而爭趨之。其志節已不堪言。至於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則不堪之尤者矣。故皆目之曰賤。雖然。亂商市儉人皆以爲賤矣。乃因亂商市儉之獲利。從而豔羨之。又從而征之。冀漁獵其錐刀之末。則所謂逐臭之夫。賤中之又賤者也。孟子砥礪名節之大賢。何屑與此輩絮長而較短。所以痛切言之者。蓋以戰國時人心潛潛於利。廉恥無復存者。故特明此心之如水。以挽旣倒之狂瀾。而無如賤丈夫盈天下。卒至蠲聚蟻附。喪其性。滅其命。而終莫之悟也。

先生孟子大義離婁上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注。利藹由於妄取。好利而不顧民力。變亂伏於無形。猶竭民之脂膏而不恤。則利其蓄矣。所以亡。非必荒淫無道。凡事廢壞於冥冥之中。皆爲所以亡之根。如是而猶以爲樂也。亡國破家。嗚呼痛矣。

先生孟子大義告子篇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注。愚按。易乾卦象辭言元亨利貞。孔子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是利者。聖人所亟亟以謀之者也。而論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七篇首辨義利。此章又辨義利。是利又聖人所深惡而痛絕者。一人之私利。且古人之所謂利者。不必專指財貨而言。凡開物成務。利於人者。皆是以孟子本書言之。禹抑洪水。天下之

公利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天下之公利也。周公攘夷狄。驅猛獸。天下之公利也。謳歌訟獄。勞來匡直。亦天下之公利。井田學校。送死養生。所欲與聚。所惡弗施。亦天下之公利。此皆所謂美利也。降及後世。好貨無厭之徒出。藉口於天下之公利。實乃謀一己之私利。利己之心日甚。則害人之心日深。於是苞苴出入。賄賂公行。黷貨官邪。靡所不至。小者撲奪。大者篡弒。小者亡身。大者亡國。此所謂放於利而行。利卽爲害之源。前史所載。稿不旋踵。深可惜也。

先生入格從政格注。案世界公理。貪者卽貪。貪愈甚則貪愈甚。故貪與貪不獨字形相近。其事實相迫而來。利者卽害。利愈大則害愈大。故利與害不獨字義相連。其事實相因而致。此非獨一身一家然也。治國者尤有甚焉。易傳言理財。大學言生財。旣不能生財。何所謂理財。旣不能理財。乃惟務斂財。國其殆哉。舊害並至。非必皆出於有形也。其無形者伏於冥昧之中。一發而不可禦。其尤可懼哉。俗諺云。官可不作。人不可不作。要知作官作人不可分而爲二。官格人格亦不可分而爲二。惟分爲二。於是以利爲利。始也尙爲國家斂財。繼也則惟爲一己斂財。虎視狼貪。囊金橫帛。一人肥而天下受其瘠。不轉瞬而害及於其身。害及於子孫。害及於國家。其尤可懼哉。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惟政事日益廢弛。而財用乃日形匱乏。生活程度驟增。生計之艱難愈甚。哀鴻待哺。戶乏蓋藏。加以水旱頻仍。天災時告。吾民輾轉溝壑之慘。上不得而聞也。沈痾自經之狀。上不得而見也。賣妻鬻子。旣生別而死難。貸米質衣。更山窮而水盡。蓋至是而向之所謂剝膚敵骨者。并無膚之可剝。無骨之可敵矣。向之所謂破家絕產者。并無家之可破。無產之可絕矣。哀此堯獨何辜於天。吾惟願在上者讀大學終篇。惻念吾民之疾苦。而爲之稍留餘地焉。俾夫閭閻元氣。尙有蘇甦之一時。則所以造福於其身。造福於子孫。造福於國家者。正未有艾也。

### 第二戒黷武。

### 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三

先生孟子大義難盡上今也欲無敵於天下注。愚按。欲無敵於天下。於是乎壹意養兵。不以仁。於是乎壹意用兵。曷謂猶執熱而不以濯。兵猶火也。弗戰將自焚也。火之將然也。熱氣先迫其身。君之將亡也。兵氣先加其身。故曰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嗚呼。君天下而不以仁者。但知揚湯以止沸。不顧民之爛額而焦頭。此無異縱火以自焚其身。並自焚其子孫。聖賢憫焉。故以濯手爲喻。而使之自濯其心。

先生孟子大義告子篇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注。愚謂不教民言無訓練也。何謂用之。用之戰也。何謂殃民。以不教民戰。殘民之性命也。殃民所以自殃也。何謂不容於堯舜之世。堯舜之世。惟仁義道德是重。殃民者爲堯舜所必誅也。後世之用兵者。當知多招一兵。閭閻即多受一累。少養一兵。百姓即多受一福。

先生孟子大義盡心篇下。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注。愚按。善戰者服上刑。孰刑之。天刑之也。天不能刑人。則入刑之也。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孰罪之。天罪之也。天不能討有罪。則入罪之也。且夫古之用兵者。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則善爲陳。善爲戰。何嘗非兵家之要略。然而孟子痛惡之者。惡其以教戰爲本務也。教食罪也。教詐罪也。教戰大罪也。一人教戰。則千百人好戰。千百人好戰。則被其禍害者。千萬人而不足。而其流毒之久。至數十年而無窮。彼其以殘殺爲快心。以戰攻爲得意。日日言練兵。日日言自衛。少年血氣未定之士。靡然從風。侈口高談。兒戲生命。冀端一開鋒鏑。交於朝市。骸肉暴於郊原。民吾同胞。呼號滿路。而殘忍之性。漠然無所見聞。且翻詔自得。以爲強國之計。是在是焉。至是而造物好生之心。漸滅無餘。旦夕之間。其性命。其身家。其子孫。皆與之而俱盡。痛矣夫。蓋教戰者。天道之所深惡。亦人道之所必誅也。三世爲將。道家且以爲忌矣。曾明哲者而猶不悟乎。

先生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論。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命爲性。故合而言之。則曰性命。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舉凡一切飛潛動植之物。莫不養其命而遂其性。人生於其間。至虛至尊。而至貴者也。故其生命爲尤重。彼

善戰者。以殺人爲樂。不惜人之命。而戕賊其同胞。故上干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也。則假手於人而刑之。亦慘矣哉。蓋夫善戰。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殘民以逞。靡所底止。而况善戰則必製不仁之器。千萬萬辟。日新月異。戈林鏃雨。骨碎肉糜。毒氣一蒸。六師僵斃。而况善戰。則必事搜括。剝膚敲骨。磨牙吮血。巧立名目。無微不至。公私上下。掃地而立。况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曾不顧及。一路皆哭。萬民怨嗟。而况善戰。則必事轉輸。飛芻輓粟。水陸並進。供億煩苛。四海窮困。奔走奔亡。生命俱盡。而况善戰。則師行而不止。雞犬室家。所過如洗。林莽爲墟。商賈歌絕。百年精華。一炬俱滅。而况善戰。則兵聚而必散。一潰之後。堤崩河決。豕突狼奔。劫金掠帛。四海騷動。閭閻叫號。曾不知所紀。漢賈捐之曰。父戰死於前。子門傷於後。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傷心慘目。一至於此。此皆善戰者階之厲也。揆諸善惡之報。禍福之幾。不服上刑。非天殛之公理。或曰。古不有司馬法乎。孔子不言足兵乎。則戰何罪焉。不知聖人所慎。首在於戰。班固漢書藝文志曰。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然則變詐之兵。實始於戰國。至於後世。則更有不忍言者矣。譬之縱百萬虎狼於五都之市。而日以噬人。宛轉哀呼。莫能逃辟。而驅使之者。猶沾沾自喜也。此何心也。天下有自殺其子者乎。梁惠王是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受。太子申之死。非齊殺之也。惠王自殺之也。而秦始皇之於二世。亦其例也。天下有自殺其妻者乎。項籍是也。百戰百勝。坑秦卒。燒咸陽。自以爲天下無敵矣。曾不逾時。虞兮一歌。名雖不逝。殺虞姬者非漢也。項籍自殺之也。而明懷宗之夫婦。雉經刺劍愛女。亦非其罪也。明太祖之好殺。貽禍其子孫也。孫子贖其脚。龐涓殞於萬弩。吳起爲楚貴戚所擊。伏悼王尸而死。白起爲秦破燕破韓破趙。坑趙降卒四十萬人。至於自裁之時。始悔悟曰。我固當死。蓋善戰者未有令終者也。天網恢恢。豈不大哉。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不忍之極思也。人昧沒其不忍之心。於是上干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乃假手於人以刑之也。刑不逮其身。乃於

其子孫也。愈巧而愈烈也。愈久而愈酷也。左氏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語曰。善水者必爾於水。善兵者必死於兵。嗚呼。自焚自溺而僅及其身也。幸矣。

先生人格。軍人格。案兵者殺人至多之事。萬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痛乎哉。百姓之罹兵厄也。大兵所至。村落爲墟。蕩析離居。無所底止。驚魂不定。喘息難安。一遇不測。引領受刃。遁逃無所。嗚呼。尚忍言哉。宋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曰。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夫戰勝之後。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鎮鎗。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董眼折臂。自經之狀。上之人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上之人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矣。沉痛之極。可謂千古名言。

第三戒結黨

先生十三經提綱。周禮門。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云。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經朋比德。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換之。六四曰。換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藏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文治謹按。洪範云。無偏無黨。徧黨行而議論龐雜。政治破壞。人心世道。蓋如江河之日下。讀亭林先生此條。不禁潛焉出涕也。

先生論語大義爲政篇大義。周而不比。戒政黨也。爲政黨者。先政而後黨。猶不免朋黨之禍。若知有黨而不知有政。其爲私也大矣。吁。可懼哉。可懼哉。

先生書供範言無黨論。語言不黨。論民生而有羣。有羣而後有黨。有黨而執力。感思慮。詳範圍。廣故國家不可無黨。社會亦不可無黨。善爲政者。利用握奇。盈虛消息。而政治之變化出焉。張弛宜焉。黨之時用大矣哉。然而箕子大政治家也。乃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子大政治家大學術家也。乃曰君子羣而不黨。何哉。黨字之誼。从尙从黑。尙者上也。至上而無以加也。黑者地色也。居上天下地之中。非黨不存。然而不善用之。取黑闇之人。發黑闇之言。論黑闇之事。則以最上之道與名。變成黑闇之政與世。豈不痛乎。此古人制字之本誼也。且合黨以心術爲主。宗旨爲歸。所謂政黨者。蓋有政而後有黨也。有政治之學識。有政治之經驗。而後可以爲黨也。若徒知有黨。而不知有政。譬諸稱政客者。客則客矣。未見其能爲政也。其可乎。然則黨乎。黨乎。可輕言乎。凡人有氣質。心知之偏。不能無私。一二人之私。有限也。一二十人之私。爲害已無窮也。積而至於數十人。數百人。又至於千人。發之而不得其正。則其爲私彌大矣。吾黨之中。而有小人焉。無論其爲卑鄙醜惡。極惡之事。必祖之護之。巧辯之。隱飾之。雖害及民生。不顧也。非吾黨之中。而有君子焉。雖行詣純粹。識慮閎深。道德周備。發言而中於事理。亦必誠之斥之。排擠之。使不用於世。嗚呼。此何理也。此箕子孔子生於數千載之前。深有鑒於中國之風俗人情。尙不足以言黨。非不欲合黨也。痛乎。黨禍之深也。且夫水之流也。涇渭不同科。馬之馳也。良駑不並駕。人之相處也。善惡邪正。不並立。然而自古以來。邪人必不長。正人惡人必不避。善人者。何也。彼其所處之勢。既盛。則必有法以驅除之。而善人正人者。難進易退。見小人之道長。則拱手以去。入山入林。而唯恐其不深。不密。嗚呼。此世界之所以晦蒙。而天下之所以大亂也。此箕子之言無黨。孔子之言不黨。所以有餘痛也。悲夫。曾子有言。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

先儒有言。士大夫處治世。則德行日進。處亂世。則德行日退。青年子弟。一經供饋之陶冶。實事無所聞。而意氣日益甚。蓋有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者矣。而况比年以來。閭閻凋敝。死亡載道。靡知所終。而政治之紛更。乃如一龍一蛇。一玄一黃。倏忽變幻。而不可究詰。當事者每操一反覆勝負之端。在下者即重遭一水火兵戈之厄。百姓方哀號而無措。黨派正角逐而紛呶。夫太平者。人心皆平之大效也。今黨派之不平。適足以啓人心之不平。而詎易有太平之望乎。嗚呼。此吾讀箕子無黨孔子不黨之言。所以更有餘痛也。黨乎。黨乎。可輕言乎。然而重聖微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曰。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夫大同之世。何世乎。非黨之世乎。彼唐之四岳。非黨乎。虞之十二牧。二十二。非黨乎。孔子之七十子。三千人。非黨乎。蓋黨之正與否。與與廢。禍與福。判於心術之公與私。是惟有聖人者出。鴻宣教育。發明要道。化風俗。整紀綱。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統攝億兆。一德一心。而俾之皆明於公理。屏意見而絕私情。則合朝野之士。爲一黨可也。合中國之人。爲一黨可也。即合五大洲之衆。爲一黨亦可也。然則黨乎。黨乎。可輕言乎。其可終廢乎。吾國其必有此極盛之時乎。其在二十年之後乎。

第四戒諱瘡

先生孟子大義離婁篇上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注。愚讀此節。不禁長太息也。悲夫。疾病日深。而終身不得艾之苦也。悲夫。終身受辱。以陷於死亡之慘也。如是而猶欲王。豈不悖哉。雖然。此非不可療之證也。蓋不求艾者。在於諱疾。不志於仁者。在於因循。諱疾者。宜救之以明。因循者。宜救之以猛。早一日醫艾。則能早一日病愈。早一日志仁。則可早一日免於死亡。朱注自今蓄之。猶或可及。嗚呼。病深矣。國危矣。其猶可玩時。渴日也哉。

第五戒推諉

先生孟子大義梁惠王上篇五畝之宅。注。愚按。此言所以致歲凶之由也。米穀不能救人之食。乃狗彘食之而



不知檢塗有餓卒。慘不忍觀。而不知發粟以振恤之。抑何其忍也。天下之大患。莫患乎爲人上者。諸事推諉。以爲於己無與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推諉之辭。如聞其聲。蓋自戰國以來。人君之待其民。一切聽其自失。自滅於百姓之事。渺有能用心以經畫之者。及遇水旱凶荒。又復重賦稅以致之於死。嗚呼。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乎。然而刺人有形者也。致民於死。無形者也。且刺人而殺之。不過一人。而致民於死。動輒千萬人。則其罪當如何矣。

### 第六戒躁進。

先生人格從政格注。案政治之要。首在經驗。從前官制。自一州一縣。而至督撫。自司曹而至尙侍。必經歷十年。雖曰困人。而其中層累曲折之數。縱使奇材異能。亦必須有此經驗。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產曰。子之愛人。傷人而已。賊也。傷也。皆害也。天下之其進太驟者。其退必速。甚且因而獲禍焉。所以爲害之也。此對於已而言者。也。子產曰。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此對於人而言者也。夫民人社稷。非學者操刀試割之具也。若以爲試驗之地。縱使其謹慎從事。而無形之中。所傷已不少矣。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凡一地有一地之風俗人情。一事有一事之掌故歷史。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萬物競。何於我前。孰利孰弊。孰安孰危。孰可從。孰不可從。孰可信。孰不可信。欲審察其本末終始之序。談何容易。何況事幾細微。千變萬化。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彼者未必宜於此。宜於西者未必宜於東。若徒言空空之學。理而卽以爲可庸民社。其亦危矣。吾願青年子弟。愛惜羽毛。勿敢羨高位。輕爲嘗試。以至一落千丈。終身不能自拔。尤願操用人之權者。日讀孔子子產之言。陶鑄羣類。愛惜人才。爲地擇人。周詳審慎。毋害人之子弟。而并至害己之人民也。

而先生又示政治家以宏遠之抱負。

先生中庸大義素富貴行乎富貴注。愚按。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自養吾之天。養吾之性。修吾之道。故曰自得。非因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境而始有所得也。然而天懷之浚定。經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境。而愈覺光明。則其所有得者愈深矣。故無入而不自得。吾心之工夫無止境也。

先生論語大義衛靈公篇上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注。耕所以謀食。而凶荒時至。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名實相孚。樂在其中。然其學也。有不得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仕。以得祿也。故再以憂道不憂貧申言之。此一折語。意極重。陸氏曰。謀以事言。心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此謀字中。包格致誠正之學。此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心在憂道。自無暇及於食。或曰。治生爲急。亦謀食之義。不知治生乃道中之事。此謀食。蓋指干祿而言。其立心行事。迥不同也。

正大之出處。

先生論語大義憲問篇憲問注。穀祿也。邦有道之時。宜辦天下之大事。乃僅食祿焉。則其短於才德。可知也。可恥也。邦無道之時。宜隱居以求其志。乃亦食祿焉。則其從俗浮沉。或曲學阿世。可知也。尤可恥也。朱注。憲之稱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也。以廣其志。復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最合經意。或謂受祿不誣。何恥之有。不知夫子所謂邦有道穀。乃指素餐而言。取者正所以求其不誣也。

先生孟子大義梁惠玉篇大義。昔商鞅之事秦。孝公也。因景監以進。李斯之事秦。始皇也。與趙高朋比。彼以爲出處之際。苟焉而已。無傷也。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乃曾不逾時。一則車裂而滅其家。一則身被五刑於市。天命之不可違。邪佞之不可近。彼曾絲毫莫之悟。而卒至於此。哀哉。

先生孟子大義萬章下篇孟子曰。仕非爲貧也。注。愚按。士君子有碩德。有宏才。有經世之學。於是乎仕。仕者事

也。將以有所事也。將以行道而救民也。非爲貧也。而有時或因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此蓋不得已而仕者也。

先生孟子大義萬章下篇爲貧者注。愚按。爲貧而仕者。非上之人能用我也。非下之人能被我澤也。不得已而仕。惟有居卑居貧。而盟之於心。乃可以自安。然而今之爲貧而仕者多矣。曰我惟爲貧。所以欲居卑而居富也。此百姓之憔悴疾苦。所以無已時也。

### 嚴毅之品詣

先生論語大義憲問篇子曰邦有道注。君子處有道之時。其德日修。故言行不可不高峻。虞無道之時。恐流於小人之歸。故行不可不高峻。而言欲其孫者。不必得罪於小人。以取禍也。蓋邦有道當提倡天下之道德。邦無道當自守其道德。而不隨風氣爲轉移。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禍福隨之。故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光明之心術。

先生孟子大義告子下篇入則無法家拂士注。愚按。此節仍重在一心。凡國之所以存者。在一心之戒慎恐懼而已。法家拂士敵國外患。皆所以動吾心之戒慎恐懼者也。若不知戒慎。不知恐懼。國安有不亡者乎。

先生孟子大義告子下篇然後知生於憂慮注。愚按。此節尤重在一心。土生當世。本無所謂憂患安樂。惟視吾心之生與死耳。虞憂患之境。則吾心自然清明。清明者生機也。虞安樂之境。則吾心自然昏濁。昏濁者死機也。吾心清明。於是進德修業。開物成務。而生機日益暢。吾心昏濁。於是好貨嗜利。作福作威。而死機日益迫。故謂有國家者。祇宜有憂患之時。不宜有安樂之時。此尙是皮傳之論。要知聖賢處境。本無所謂憂患。本無所謂安樂。體驗吾心之生與死耳。茫茫宇宙。誰喻此誼者。

真所謂根源經史。洞察本根之精義也。此先生主辦南洋大學時期之政治學。

先生之講學我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也。自庚申至今。忽忽已十五年矣。此十五年中。國性日益濟。人心日益薄。秩序日益壞。綱紀日益墜。先生內而痛兄弟鬩牆之禍。外而悲豕蛇薦食之慘。

先生國性有序。我泣我涕。我生不辰。盲風怪雨。危巢將傾。我泣我涕。幽蘭空谷。手無斧柯。萬感並觸。我泣我涕。槍懷吾親。功業莫就。蒿蔚孽餅。我泣我涕。追思君師。俯仰愧怍。敢欺良知。我泣我涕。緬懷孔孟。獸音聳天。人心曠正。我泣我涕。言念同胞。側身東望。晝咽宵眺。血肉橫飛。攢刺矛刀。誰生厲階。褻突叫囂。匍匐入井。赤子焉逃。有宋范子。計能活國。百不試一。痛心徹骨。我泣我涕。發憤爲鏗。保抱籲天。冀綿一縷。是非非神人共監。我泣我涕。誰讀我書。與眩之藥。軒岐之師。國性國命。人紀入綱。得我一文。可作良方。悅心研慮。惟幾惟慮。先否後喜。消息柔剛。爾土板章。受命爾常。危者使平。萬世久長。

慨然以爲欲救中國。必當先以正人心。救民命。兩端爲權輿。

先生自訂年譜。庚申五十六歲。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爲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務望諸生勉爲聖賢豪傑之士。其文亦當爲鄉黨自好之士。預備地方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羅忠節曾文正胡文忠其人。出於其間。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願也。

而政治學闡歷世變。更發明必以性理爲根本之宏旨。闡千聖之微意。開百王之奧域。妄人議理學空疏之謬說。西人刺政治浮泛之妄說。西人譏我中國政治無哲學根據。亦可一掃而空之。實爲我國政治學上一大癩癩。昔亭林先生發明理學。卽經學之論。視先生之政治學。必以性理爲根本之發明。似亦當樹降旗矣。

先生尙書大義。召誥篇政治學。論政治學必本於性命學。余讀召誥而歎曰。嗚呼。召公之德。庶幾乎周公矣。其作誥之詞。皆盡性承命之旨。爲孔孟性命學之芳滋。而宋儒之談性命學者。亦其支與流裔歟。其開宗明義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焉其奈何弗敬。而下文卽曰。王其疾敬德。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其迹有夏有殷之不能延夫命。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其後又丁寧申戒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斯惜也。蓋卽成湯聖敬。文王敬止之學。而亦通於周公敬之敬之。天惟顯思之義。敬德卽所以明德也。疾者而如不及之意。惟恐失之者也。又曰節性。是卽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之所本。孟子言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不謂性者。以命節性也。節性而後氣質化。嗜欲寡矣。又曰。惟日其邁。是亦敬之。詩曰。就月將之義。而小宛詩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義亦本此。至其尤精要者。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詒哲命。是又本於周易童蒙之義。而孔子所謂蒙以養正。義亦本此。蓋自初生。以至於壯。自壯。以至於老。莫不有當習之學。問當盡之職業。亦莫不有當守之規則。曲禮人生十年曰幼一節。非僅言學問事業。蓋規則卽寓乎其中。大戴記之保傅篇。指人君之子弟。自詒哲命而言也。小戴記之內則篇。指卿士大夫士庶人之弟子。自詒哲命而言也。人惟能自詒其哲命。乃能與人以哲命。中庸所謂成己以成物。性之德也。政治家之所以開物成務。教育家之所以輔世淑民。莫不本此。以爲至善之道。若人人能自詒其哲命。則國性自善。國格自高矣。吾故曰。召公之德。庶幾乎周公也。此召南之化。所以屹然與周南並行。而甘棠之詩。遺愛流傳於後世者。有以也。嗚呼。古大臣之告其君者。本於性命之學。若是其精至。後之人臣。有能以此爲法者乎。篇中又曰。天旣遷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識疎。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於四方民。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嗚呼。斯言也。何其愛民之深。吾讀之。爲之掩卷而流涕也。蓋民惟懼倖於虛政。有求而不得。籲天而不聞。於是反動者從而走險。而大命遽終矣。召公惟愛民之至。是以畏民之深。故下文又曰。用顧長於民。民譽者。民險也。易傳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天險無形者也。地險有形而易防者也。惟人心之險。無形而不可測。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矧不曰民險。而曰民譽。見其多口之可畏。甚於高石也。是故心以體存。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至盛之世。君不與民爭權。民亦不與君爭權。君以德化民。民亦以德錫君。彼此以誠相見。而民善皆成坦途。禹貢所謂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是也。簡氏朝亮曰。召誥所謂民譽者。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召誥言天德之敷。節性之命者。敬以和其民。行乎直道之公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特民善之險也。多士曰。罔顧於天顯民祗。猶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譽也。而其險昭然。斯言可謂深切而有味矣。然究其願異之誠。仍不外性命之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畏悲忱。民情大可見。畏民命。即所以畏天而定命。是以篇中一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再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其兢兢於天命之性。蓋至微而至邃已。是故性命之學盛。則國日興。性命之學廢。則國日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先生性理救世書論性理學為政治之本。性理之明與不明。國家興廢存亡之際也。天下有不知性不明理而可以為治者乎。惟不知性不明理之人。詭詭然自命政治家。而國家乃日危且亂。吾嘗考上下古今。並引經典以證之。陰陽消息。政治之機。周易六十四卦。推行遵行。無非政治之宏綱。性理之大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元者。善理也。即性理也。泰之象。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性理明也。否之象。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性理晦也。矧治國必寶其國之文化。文者理也。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布化。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義文周公。皆本性理。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孔子贊之曰。窮理盡性。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身安而國家可保。其道惟何。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是故易者。性理政治合一之書也。惟治易而復能治天下。政治之學。在兢業以理萬幾。世儒謂幾。肇始自孔子。非也。虞廷早已言之。吾嘗於他篇中論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何思乎。思其幾而已。幾者。性理之發於事理者也。至於性學。亦明著於尙書。殷之亡也。見於祖伊之告。曰。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蓋天性亡而神竊茲。

先起矣。庸之與也。見於召公之訓。曰節性。惟日其邁。蓋入性節而孝弟忠信立矣。且修教不易俗。齊政不易宜。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必審其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供範之統。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因民之性而劑其偏。其能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周子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有善有惡。柔亦有善有惡。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此卽本於供範三德之書。上承皋謨九德之訓。夫如是。民性乃壹歸於善。是故書者性理政治合一之教也。惟治書而後能治天下。吾讀誦至夔風變雅。不禁喟然嘆曰。嗟乎。此君性之所由暗塞。而政事之所由怠荒乎。孔子言爲政以德。卽引魯頌駉篇之詩曰。思無邪。所以正君德。卽所以淑民性也。小雅之贊文王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定者定其性。固者固其性也。故下章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民之質。卽民之性。日用飲食之中。皆天理之流行也。又曰。澤黎百姓。徧爲爾德。尊德性也。周公之訓成王曰。夙夜基命。有鑒於楫。單厥心。肆其靖之。此卽文王緝熙敬止之學。單厥心。卽靖厥性也。召公之訓成王曰。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彌性者。充滿得性。首者聚也。充滿。善聚其德性。然後土宇版章。可得而保。宣王中興。大雅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者。民所秉執之恆性。故繼美仲山甫之德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縶。寡不異強。禦此皆政治中之要旨。德韜如毛。性學遂矣。暴其民甚。名曰幽厲。凡伯作板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衛武公作抑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聲疾呼。所以啓發良知。範圍性命者。俱可作座右之銘。政治家當奉爲圭臬者也。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性情學卽性理學也。禮時爲大。順次之。爲政者必齊民以禮。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皆因人心之固有。因情而立文。非強致也。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皆性理也。者以和親康樂之本。七十子之徒。又推明先王之遺。以爲禮記。戴聖輯之爲四十九篇。如曲禮內則。玉藻少儀。諸篇。皆少成天性。自貽者命之書。冠義所謂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子夏傳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斯言也。上紹孔聖之心法。下開宋儒性理學之權輿。蓋大禮與天地同和。大樂與天地同節。禮樂傾天地之情。是以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子游傳禮運曰。仁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皆所謂性也。擴而充之。人情以爲田。乃躋於大同之治。孔子曰。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皆性理學也。論語孝經。相爲表裏。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性理也。論語所謂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論語言居敬行簡。可以臨民。又言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蓋敬者性之德。而心之貞也。顏淵篇言仁言政。要歸於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政治之大綱。仁敬二字。足以盡之。夫子之言性。豈終不可得聞哉。論語孝經。性理學皆政治學也。曾子述孔子之傳。而作大學。子思闡聖祖之訓。而作中庸。再傳而又得孟子。三子之言性理政治詳矣。大學一書。心學也。誠意章言好惡。齊家治國兩章言好惡。平天下章言好惡。終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蓋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卽不作福作威。所以順民性也。中庸一書。性學也。爲政九經。必本於修身。不明乎善。不誠其身。自誠明謂之性也。性。能盡其性。乃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優優大哉。尊德性而道問學。王天下之道。在是矣。戰國之時。爭地爭城。殺人盈野。百姓顛轉於水深火熱之中。孟子痛焉。大聲疾呼曰。性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指示四端。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又總言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萬章一篇。言窮理。告子一篇。言盡性。盡心一篇。言立命。而政治之學。莫不會通於其中。然則性理政治。一以貫之。聖賢明訓。昭若日星。爲治豈有他道哉。自是厥後。明君大儒。言政治皆根於性理。卽如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其論治平之道。雖至平極淡。而爲政者舉莫能外。循而行之。則興也。悖焉。反而悖之。則亡也。忽焉。往者西人朱彞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爲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書。皆寶典也。發而讀之。深入人心。基隆局固。豈有滅亡之理。於是吾國通人。遂有讀經救國之論。



雖然。讀經非泛鶩見聞也。非考據瑣節也。非沈溺訓詁也。非標新領異。隱僻好奇也。更非疑經叛道。亂名惑作也。當通其大義。修之於人性。達之於事理。朝乾夕惕。以措之於政治。而國乃可以不亡。

先生既以性理爲政治之根本。於是曰政治必先治心。

先生周易消息大義。泰卦大義。文治三讀。泰卦而歎曰。嗟乎。泰否之幾。尤在于人心之消息乎。馮氏奇之曰。有乾坤之後。始涉入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衰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其說精矣。嘗觀自古天下否之時多。而泰之時少。然而天下无不泰之時。即人心亦無不泰之時。惟其久與不久耳。是故泰未必果吉。而否未必果凶。觀泰之象。不過初二兩爻爲吉。三即有无平不陂之戒。四即有翻口不富之戒。蓋天地之際。乃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由平而陂。由往而復。由實而虛。由治而亂。皆一心之善惡爲之。即一心之消息爲之也。而讀上爻之城復于隍。尤可痛焉。復非往復之謂。蓋復敗也。隍者。城下无水之壑也。蓋有水則爲下之河。无水則爲上之隍。二升五成。坎斷爲濟。河水流通。交泰之時也。上城覆敗于隍。斷塞水道。泰極反否也。昔人以棄賢爲自壞長城。城復于隍。君子退也。天下之治亂。視乎用人之得失。泰本君子道長之時。不用君子。其命亂矣。繫辭傳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故欲小往而大來。當先謹一心之憧憧往來。庶幾無朋從爾思之咎。而善惡之途判矣。

先生周易消息大義。讀易反省錄。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注。此釋否九五爻義。凡國家之安危。存亡。治亂。視乎入君之一心。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不忘者。心不忘也。反是則危而以爲安。亡而以爲存。亂而以爲治。則心亡矣。心亡則身亡。國性亡。而國亦隨之以亡。

先生性理救世書。朱子學爲今時救世之本論。朱子盡人合天之學。本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統於未發之中。已發之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哉。且夫乾坤開闢以來。人類之所以不絕者。惟賴有不忍。

人之心而已。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朱子注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夫不忍人之心，何以不泯？其始在涵養，其繼在察識，其終在擴充。此其精義與其方法。朱子於中庸孟子注，暨文集中，暢發之至。晚年教人專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蓋所以淑人心而善國性者。舐舐之意，懇懇之誠，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信夫可以救世也。

先生性理救世書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論。曷謂致良知之學可以救國也。吾國民所以泯滅其良知者有三端：一曰貪鄙心，二曰昏昧心，三曰間隔心。因貪鄙而昏昧，因昏昧而間隔，有己無人，而國性乃日益戾。陽明之教，首以拔本塞源，祛人之貪鄙。其言曰：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更復激厲氣節，喚醒人心。其言曰：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如是人欲已漸淨盡，不爲風氣所撓，乃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由淺入深，如鏡之明，如淵之淳，如嶽之峙，昏昧日消，間隔乃去。於是人已一貫，而天下定。且夫良知者，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其內心而言之，則有事物已往之良知，有臨事警覺之良知，有事物未來之良知。見其過而內自訟，有不善未嘗不知，則已往之良知，不遠復而無祇悔矣。不違之，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則靜虛動直。臨時之知覺靈明矣。事前定則不困，道前定則不窮。先明乎善，則事物未來之良知，燭照而無遺矣。而實微之者，尤在好惡之大公。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即大學致知之功。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性即良知也。良知順人之性，則無作好作惡之私，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良知之屬於內心者也。其屬於外心者，良知發於家庭，則爲愛敬，達之天

下。卽爲仁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陽明所謂致。卽孟子所謂達。所謂充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陽明所謂致。良知卽中庸所謂致中。和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覺周浹宇宙。和氣充盈。安有所謂貪鄙昏昧而間隔哉。如是乃可以善我國。乃可以善我國性。是謂大同。

先生國鑑論革命。不如華心。一曰華欺詐心。存至誠心。曲禮幼子常視。毋誑童蒙。自貽哲命。先自家庭中。毋誑始。今吾國秉正直之道不講。惟欺詐之是倡。言語譎詭。行詣變幻無常。美其名曰利用。遂致民不信其君。朋不信其友。無以真情相告者。佞求傾軋。無所不至。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穿窬害人者。皆機變之心也。要知天下人皆無可欺。徒自欺而已矣。天下人皆無可詐。徒自詐而已矣。諸葛武侯率僚屬。惟開誠心布公道。今亟宜存至誠之心。坦懷相孚。無詐無虞。庶可漸進於蕩平之域。吾嘗曰。誠僞之界。生死之關也。二曰華權利心。存廉潔心。孔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此言無德無智無力。而欲擅權。未有不及於禍者也。若夫利之爲害。爭民施奪。大學言之矣。不奪不廢。孟子言之矣。一人貪利。家未有不敗者。人人貪利。國未有不亡者。故利字从刀。象其殺人而自殺也。今因爭利而爭權。一與一滅。一起一仆。上行下效。相鬥相殺。迄無已時。肝腦塗地。萬里朱殷。僥非呼籲。漠然無動於中。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蓋爭權奪利。禽獸之心也。今亟宜存廉潔之心。嚴取與絕苞苴。素貧賤。忘富貴。儉以養德。廉以養取。庶幾去禽獸之心。而返於人心。三曰華意氣心。存和平心。平心者。太平之象也。平一人之心。乃平天下之心。人心皆不平。則天下安得而太平。惟互爭權利。是以互爭意氣。始也。小人與君子爭。繼也。小人與小人爭。少數人相虞。起小爭。多數人相虞。起大爭。睚眦鬥毆。干戈雲擾。鵠蚌相持。他人乃得乘其隙。甚至攀附於異族。必不肯稍屈於同胞。乖戾之氣。有如此哉。嘗聞物理家言。有人忿怒之極。攝其氣於器中。觸其氣者立死。今惡毒之氣。充塞宇宙。滿得

不殺人痛乎哉。無罪之民觸之也。亟宜存和平之心。大道爲公。行仁謹讓。殺氣循。生氣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天下於是太平。四曰革昏昧心。存清明心。世界之昏暗。人心昏暗爲之也。是非曲直。人心昏明之界也。是非顛倒。人心死矣。吾嘗謂天下之亡。先亡於無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爵祿以誘之。聲色以惑之。貨利以餌之。徇私蕩理。枉枉日深。而公是非。乃泯滅於社會之中。莫之或省。彼其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至於災及其身。夫豈本心哉。昏之至也。唐柳子有言。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抵冒衝突。賢人君子。爲之恐悸而卻走矣。今亟宜存清明之心。善善惡惡。親君子。遠小人。而此心乃如鏡明水澈。光被於四方。五曰革浮躁心。存深沉心。書盤庚之言曰。今女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乃曰。胥動浮言。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皆狀其浮躁之甚也。心浮於中。氣浮於外。則魂離而魄散。國亦猶是也。於是每議政事。築室道謀。朝三暮四。無異狙公。未能操刀。輒思試割。人情風俗之未諳。不旋踵更易以去。小民受害。胡可勝言。夫人無精密之思。國似一鬮。一市焉有不危且亡者哉。今亟宜存深沉沈之心。毋張皇。毋淺露。定而后靜。靜而后安。如鷲鳥之擊。先匿其形。乃爲大智大勇。六曰革推諉心。存責任心。孟子述伊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三言予而責任之心如見。至論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其下則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何也。蓋世之治也。人人有以盡其職。自無舍己芸人之弊。世之衰也。人人不能自負其責。而但知責人。且欲代人負責。事成則居其功。事敗則諉其過。心術之大害。無踰於是。顧亭林先生曰。天下存亡。匹夫有責。非謂匹夫干政也。人人盡其責任。則天下存。人人諉其責任。則天下亡。盡職分之所當爲。卽國家秩序所由正。反是則事事掣肘。寸置乎忽。東忽西窺。突乎或南或北。侵官生事而已。皆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今亟宜存責任之心。天下有飢。由己飢之。天下有溺。由己溺之。而又制定權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毋畔援。毋歆羨。分定而政治定。七曰革奢侈心。存節儉心。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左氏傳曰。儉

德之共也。儉者。養心之要旨。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自歐美物質流入中國。學者不能創一法。制一器。而惟以奢侈爲文明。大者搜括政費。無厭誅求。小者衣食車馬。夸耀麗都。恬不知恥。既不能生財。乃惟務貸財。且不第貸財。惟務欺詐。以取財。於是品行風俗。掃地無餘。小民竭有限之脂膏。填無窮之欲壑。舛竊姦究。皆由此起。諸葛武侯曰。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淡泊者。人心悠久之幾也。今亟宜存節儉之心。不貪爲富。不蓄爲寶。勿縱欲而敗國紀。勿作僞而違人情。則德懋而民樸矣。以上七端。僅言大略。其餘更僕未可終也。吾嘗求周易之言。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洗心。猶寒往暑來之遞嬗。革心之大效也。吾嘗求孟子之言。吾心志。勞筋骨。餓體膚。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動心忍性者。革心也。古來當大任者。無不以心術爲兢兢焉。然則革心之方奈何。吾嘗求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一心之存亡。天下存亡之本也。操心卽持志。無惑乎外誘也。此其功在涵養。又嘗求孟子之言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去其邪心妄心。雜擾心。凡心之馳逐於外者。收攝之使凝定。此其功在省察。吾嘗求陸象山先生之學。曰。本心。曰。先立乎其大。吾嘗求王陽明先生之學。曰。致良知。立其大者。立其心。不蔽於耳目之官。致良知者。致其虛靈不昧之體。不造詐。不僞。不信。而能先覺。此其功在擴充。自古聖賢。無不以心術爲兢兢。格其恂忮之心。斯能革否塞之命。此其發用樞機。又在仁義。夫革人之命。人亦必革我之命。義之至也。革我之心。卽有以革人之心。仁之至也。不仁不義。人役也。弟子而取受命於先師。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也。

先生蘇州國學會演講錄論語大義。治心之學。治人必先治己。而治己之要。當先自治其心。論語奇志於仁矣。無惡也。此章以字面講。語意似太容易。竊謂無通毋字。禁止之詞。提撕警覺。發人猛省。此爲着手之要。我欲仁。斯仁至矣。亦係喚醒本心。仁。人心也。放其心。則仁日遠。我欲仁。求放心也。仁至之至字。卽易復卦在冬至日見天地之心。謂善念初萌。一陽復來。心理愉快。非言可喻。然非靜坐以求心之謂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此爲由外以藏內功夫。足以見事物無在非仁。學問中亦無在非仁也。孟子求放心一章。亦可爲此兩句作注。解由此而論。可見仁字初步。宜求之於心。已心既正。乃可以救入心。

龍謹按。先生治心之法。曰上下一心。曰心不忘危。曰不忍人之心。曰革貪鄙心。曰革昏昧心。曰革間隔心。曰革欺詐心。存至誠心。曰革權利心。存廉潔心。曰革得意氣心。存和平心。曰革昏昧心。存清明心。曰革浮躁心。存深沈心。曰革推諉心。存責任心。曰革奢侈心。存節儉心。曰求放心。可謂詳備矣。

曰政治必先克己。

先生論克己爲治平之本。己之害極深。己之禍最烈。伏於無形之中。刻於骨髓之內。鮮有知其受病之緣者也。昔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朱子注曰。克勝也。已謂心之私欲也。近儒焦氏循曰。克己卽毋我也。能克己則人已無閒。卽一貫忠恕之道也。精矣。朱子之言。大哉。焦氏之說。顧於己之害。己之禍。克己之學。與治平之道。所以爲慮。而相通者。猶未能暢發而無遺也。春秋時。楚靈王專制奢驕。夸慢凶橫。致遇乾谿之難。孔子論之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余嘗讀而疑之。以爲大賢如顏子。方可爲克己之學。楚靈猶入。詎足藉此。及見靈王聞羣公子死。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則其忠恕之良知。未嘗不昭然呈露。惜乎靈悟太遲耳。於是周禮往籍。詳察人情。乃知克己之道。淺者見淺。深者見深。自元首至於兆民。有聖賢至於愚不肖。皆當奉爲主歸。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自古生入之大患。在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墮於血氣心知之偏。於是乎尊己而卑人。益己而損人。利己而害人。尊己而殺人。至於害人殺人。人心由是不平。而天下莽然大亂。而不可遏矣。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子者己也。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我者己也。嗚呼。己之害豈不深。己之禍豈不烈哉。聖人知治平之本。端在仁恕。是以立毋我之訓。歷克己之欲。善則歸人。過則歸己。利則歸人。害則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與人

之心責己。以怒己之心怒人。先人而後己。不先己而後人。乎一心以平天下人之心。而天下於焉大治。曾子闡孔子之傳。而作大學。克己之書也。其大要在修身以誠意爲本。毋自欺者。克己也。齊家之要在去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之辟。克己也。治國之要。則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克己也。若夫平天下。絮矩之道。則克己之功大矣。其端首在謹好惡。辨義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好人之所惡。不惡入之所好。克己也。利者義之和。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以財發身。公己也。以身發財。私己也。此治亂之分途。千秋之炯戒也。子思子闡孔子曾子之傳。而作中庸。其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勿施者。克己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正己者。克己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成己仁也。克己也。推九經以至王天下。克己之書也。孟子闡孔子曾子之傳。而作七篇。其言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天下歸仁也。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待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反求諸己。克己也。如何而不爲人役。知恥而已矣。知恥則知克己矣。進而至於闡過則喜。則克己之功深矣。進而至於闡善言則拜。則克己之功愈深矣。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蓋克己之極。至於舍己。則克己之量。與天地同其大矣。所謂由淺以入深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自者己也。此亦治亂之大原也。仁則樂。不仁則辱。樂則幾於大舜。辱則儕於桀紂。在一念之能克與不能克而已矣。是故明克己之學。而四子書之精義。乃無不貫。君子於是審致力之方焉。一曰去名利。二曰別是非。三曰養情性。希望聖賢之始。宜破名關利關。人已闢。未有名利關不破。而能破人已闢者也。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然而先儒有言。爲名爲利。清濁雖不同。其爲利心則一。言其貪也。且名者權之所歸。權者衆之所伺。若己必處於榮譽。而致損人之譽。攘人之權。則意見萌而爭端起。此好名之心。所以宜克也。利爲天下之所同欲。一人專利。則爭民施奪。而殺戮。故利字從刀。好利者未有不自殺其身。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兩可之間。

如刀之新經。然後心可得而情。欲可得而察。此克之先務也。知識之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然必歸於一。而天下乃定。天下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且必披己之是。而強人以爲是。執己之非。而強人以爲非。則秩序紊。而天下亂。夫以億萬萬人。而各出一是。各出一非。且各執己見。而莫能相下。此分裂之象。大危之機。皆己之爲害深。爲禍烈也。聖人極天下之至明。不以己之所是者。傲人。不以己之所非人。枉人。以人心之公私。別其是非。與夫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中之是。非中之非。則天下私心去。同己者不必是。異己者不必非。而真是出。窮理盡性之功。於是密焉。此克之中事也。禮運論大同之治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克己也。洎乎大道既隱。貨力爲己。不克己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道貫乎情性。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克之以歸於正。而入情大同焉。性有二。曰義理。曰氣質。氣勝理而欲肆焉。理勝氣而德尊焉。此天人交戰之界。先之以慎。獨致之以中和。而人性大同焉。此克之終事也。故天下歸仁。有仁義焉。明明德於天下。則民德歸厚。而天下皆歸反於仁也。四海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則天下皆歸與其仁也。大矣廣矣。淵矣微矣。如是而已之害己之禍。乃絕滅而不復作。且夫欲勝人者。人之恆情也。欲克敵者。又人心之大願也。然欲勝人而不求勝己。挾惟我獨尊之心。傲慢一切。自以爲是。所謂龐然自大。妄庸人耳。訥訥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誤國莫大焉。若夫不能克己。不畏天命。不恤民情。而能克敵者。未之有也。蓋人各懷己私。則心理不能一。心不一。則不和。不和而師有能克哉。意氣之附己也。如瘴疽之附骨。僉壬之環己也。如鈎援之環城。潮流傾洞之吸己也。如磁石之吸鐵。威福玉食之覆己也。如陷阱之覆車。蠱賊毒其外。干戈縱其心。可畏哉。顏子克己之功。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治國之經。強爲善而已矣。孟子告滕文公。善國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皆克己之方也。明成南塘有言。克嚴城易。克私欲難。惟克私欲而後能克嚴城。善哉。此薛文清王文成講學之效。所以能壹民心而禦外侮也。夷攷漢許叔重說文解字曰。己。中宮也。象



善物辟藏讒形也。克象刻木之形。然則人與人相周旋。必當辟藏退讒。虛己下人。而其爲心性之學。當樂而不舍也。明矣。故又曰。己者起也。當於起念時謹之也。己者紀也。當本身以作人紀也。而或者曰。世之人皆不克己。而一人獨克己。則受人之侮。故當以不克己勝之。嗚呼。是何言與。聖人立教。必示天下以標準。開風氣而不爲風氣所移。一身克己。而天下皆知克己之善。夫是之謂大德。夫然後進於太平。若謂世人皆不克己。而吾亦以是應之。是何異以水濟水。以塗附塗。其不潰決而糜爛者幾希。易大過之過涉滅頂。小過之從或戕之。正謂此也。傳曰。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蓋拂百姓之欲以從己。而又有謂人莫己若。則滅亡不旋踵而致。一己衝行。萬方多難。悲夫。悲夫。有聖賢作。進以克己之教。貴告而匡扶之。幡然自覺。介然自克。其庶幾夫。其庶幾夫。

先生蘇州國學會演講錄論語大義。克己之學。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皆言其功效。未及實際方法。至克己復禮爲仁。始明白揭示。人之爲仁。全重在克己工夫。古來大聖大賢。其根柢卽基於此。惟克己而後能舍己。大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天下歸仁。此則與天地合其德。吾輩望道而未之見矣。

### 曰政治必先敬天命。

先生天命論上論爲政宜敬天命。吾欲救億兆人之心。必先救一二人之心。執政者是也。惟一二人之心正。而後億兆人之心正。惟一二人能敬天命。而後能正其心。以正天下。吾故特論天命以救人心。敬天命之學。始於虞舜。曰。敬天之命。惟時惟幾。敬者敬也。傳之於禹。曰。天其申命用休。傳之於湯。曰。帝命不違。又曰。帝命式於九圍。傳之於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傳之於太戊。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傳至周公。乃更大暢厥旨。其贊文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假哉天命。命之不易。無遘爾躬。其戒成王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其戒康叔曰。宅天命。作新民。周家開八百年之基業。其學問其政治。其德澤之孔長。惟在於宅天命而已。惟在於基命宥密而已。而其言之尤精者。在於召諱之文曰。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惟在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貽哲命。蓋古聖賢之戒德也。必溯自生初。有以涵養其性情。而後其長也。履中蹈和。不致縱欲而敗度。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曷其奈何弗敬者也。周易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无妄之彖傳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蓋惟正位而後能自凝其命。匪正則天不祐之矣。故殷紂之對祖伊曰。吾生不命。有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者。皆責命於天者也。責命於天。而不可得。於是乎破除天命之說。而國乃一亡而不復振。痛哉痛哉。孟子所以於自求禍者三數言之。而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夫與人兼言之者。蓋天命與人心相為維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命寄於人心。故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未有順乎人心而天命不久長者也。未有違乎人心而天命不承絕者也。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易之言猶怠。此道也。書之垂訓誠。此道也。詩之道性情。此道也。君子讀諸經之明訓。而歎天人交儆之理。古聖人授受之精微。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陵夷迄幽厲以後。而九鼎之輕重。猶未可問者。文王緝熙敬止之精神。有以貫澈於始終也。降及戰國。列侯放恣。遊客縱橫。殺人盈城。視民命如艸芥。天命遂絕。下至於秦始隋湯。皆戕賊其天命者也。一二人戕賊其天命。乃使億兆人同失其天命。其惡滔天。其亡也忽焉。綜而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果胡愛於人。惟人之自愛而後天愛之。惟人知敬天而後天祐之。易大有卦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究其象傳之精義。不過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非天之有所省察。有所紀錄。在人心善惡之幾而已。聖賢之為道也。天貞觀於上。地貞觀於下。十目十手。視指於幽獨之中。兢兢業業。罔敢失墜。而後

能奉揚天之丕顯休命。故曰顧諟。顧諟者。以有象警無象。以有形警無形者也。敬天之至也。世道衰。賊民興。上無禮。下無學。以天命爲不足忌。以人心爲不足憑。而殺機乃日出而不窮。而生民之禍。乃糜爛而無所底止。嗚呼。吾故發明經史之大義。政治之本原。與夫國家盛衰存亡之關係。特論天命以救人心。

曰政治必先知幾。

先生周易消息大義。讀易反身錄。子曰。知幾其神乎。注。幾學始自虞廷。繼自周公。闡明於孔子。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性害生。皆幾也。審六幾乃可以應事機。若闇於心幾。則昧於事機。出處去就。皆失其宜矣。大學引詩云。綿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入而不如鳥乎。知止者。知幾也。求富貴利達。入人之網羅。自殺而不自覺。不知幾之尤者。痛乎悲乎。

先生性理救世書。周子通書論幾者。合內外之道。心幾內也。事幾外也。幾學發明於虞廷。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心機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此心幾也。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事幾也。周公作屯卦。爻辭曰。君子幾不如舍。此事幾也。孔子作繫辭傳曰。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知幾其神乎。此以心幾達事機也。又曰。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此心幾也。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動而未形。其幾甚微。所謂獨也。大學中庸。俱言慎獨。慎其幾也。故朱子學庸章句。皆以幾字釋之。獨者意之始也。當意念初萌。善者擴充之。惡者消除之。聖人謂吉之先見。周子謂幾微故幽。聖學相傳之精蘊也。而後世詬譏周子者。以爲是我非我。是釋非釋。嗚呼。誤矣。夫儒家之學。所以異於老釋者。老釋二家。不通政治學。而儒家之實學。則皆能措之於政治。

先生政本審六氣論說者曰。爲政之要。有其幾焉。舜曰。惟時惟幾。禹曰。惟幾惟康。昔賢曰。哲人知幾。幾者權衡於杪忽之微。毫髮不容。或爽者也。是故幾貴乎速。施諸今日而當者。施諸明日則失其幾矣。幾隨乎時。施諸沈

潛而當者。施諸高明則失其幾矣。施諸剛直而當者。施諸柔和則失其幾矣。幾易於地。施諸南方而當者。施諸北方則失其幾矣。施諸彼國而當者。施諸此國則失其幾矣。應之曰善哉。此窮理之學也。然幾者聖人妙用之方。所以爲行政之樞紐。未可以爲政本也。

曰政治必先審氣

先生周易消息大義大壯卦大義。文治反覆於大壯一卦。蓋數吾人成就氣節之難。而有才者易爲意氣所誤也。蓋氣節配道義而出者鮮有不成。乘意氣而發者鮮有不敗。此消息之幾也。繫辭傳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壯彖辭曰利貞。傳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不言性而言情者。性其情也。易謂性其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自養其中。以養天下人之不中。使之皆歸於正大。是謂性其情。而見天地之情。曠觀當世野蒙之士。有才氣者一往直前。不能詳思審慮。觸藩羸角。犧牲其身。屢屢乎凌迫其上。轉爲小人所乘。一敗塗地。自宋元明以來。民氣日益盛。國勢日益衰。如明季諸賢。矯矯亢亢。面折廷爭。其品詣非不正大也。其言行非不正大也。卒至一蹶不振。而國運隨之。陽剛之太過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於人乎。左氏傳之言。豈特爲陽處父戒哉。是故氣節之本乎道義者。上之爲臯伊。次之爲諸葛武侯。魏鄭公。若霍光者。已危矣。至氣節之雜於意氣者。則爲漢明末世之黨乎。豈不悲哉。王安石之行新法也。盛氣力爭。程明道先生從容謂之曰。此公家事。何用如此。安石爲之慚沮。蓋安石小人之用壯也。明道君子之用罔也。所以能用罔者。能養未發之中也。大壯二爻。貞吉。養中者也。中則無不正矣。張氏惠言謂君子之於小人也。正之而已。與小人角而不勝。遂爭之。爭之而不願。其正之失也。夫觸小人易。正己難。正己易。正小人難。君子行其難。不苟其易。戒觸藩也。可謂知言。嗚呼。不能退。不能豫。无攸利。艱則吉。吾願後世氣節之士。深味大壯貞吉之辭。漸摩於道義。而毋涉乎意氣之暮張也。

先生政本審六氣論。曰審蹊靜焮沈之氣。天下者至動之象也。無以制之。則囂然而不靖。故惟聖人爲能以

靜制動。大學曰。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靜氣凝結。則天下安固也。自古政治之大患。莫患乎風令而夜更。朝三而暮四。以急遽之心。行苟且之事。憧憧往來。如猱升木。如鳥之不顧其後。無頃刻之或息。於是奸邪得以乘之。宵小得以利用之。萬事糜爛。無條理之可言。養生家謂氣浮則魂散。魂散則形衰。爲政者何獨不然。今宜審動靜之理。俾其氣先沈而不浮。根蒂既固。然後可與治事。可與治事。然後可與行政。昔周子論太極之理。曰主靜。立人極。此立政之本。非淺學家所能知也。然非此終不可以爲治。二曰審通隔乖和之氣。善醫者不問人之肥瘠。診其血氣之通隔而已矣。善治者不問其國之貧富。察其民氣之通隔而已矣。血氣隔則其人必死。民氣隔則其國必亡。茲者上下之情已隔絕。偶有調查考察。其人未必君子。偏而聽焉。益愈蒙蔽。上與下隔。無論矣。甚至一省與一省隔。一縣與一縣隔。一鄉與一鄉隔。而各省又自爲隔。各縣又自爲隔。各鄉又自爲隔。荆棘滿地。壘壘重重。如是者何。乖與和之異也。周易保合太和。必出於元氣之亨通。和則通。乖則隔。大抵人情不甚相遠。凡以和氣待人者。人未有不以和氣應之者也。凡以戾氣待人者。人未有不以戾氣應之者也。縱覽二十四史。通和則治。乖隔則亂。常如此者。非一世也。而漢末明季。黨派紛爭。滄晉以敗。尤其顯焉者也。橫覽各國人民。其獨立者。未必果有精神也。合而爲三五人。則其力大矣。合而爲十數人。則屹然可以禦外侮矣。及反觀我國人民。其獨立者。皆倏倏不羸也。合而爲三五人。則意見紛爭矣。合而爲十數人。則交國張拳矣。始則爭曲直也。繼則爭意見也。終則以國家爲孤注。寧相與偕亡。而我之意氣。不可以不爭也。嗚呼。豈不痛哉。君子有養氣之學焉。先之以強恕。繼之以致和。上下交而志通。由是所發之言。自無隔閡之端。所行之政。自無膈膜之弊。三曰審斂散促舒之氣。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下將治。則尚行也。天下將亂。則尚言也。尚行者其氣斂也。尚言者其氣散也。蘇張之遊說。趙括之談兵。非不縱橫馳逐。辟易千人也。然而其氣竭矣。彼庸愚誕妄者。不知也。惟橫議之是聽。外觀之是飾。於是乎氣日促。鑿諸用財。然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集萬衆之脂膏。十年之積蓄。一旦

揮霍之。自以爲得意。而不知蓋藏警矣。上行下效。顯秩必求其居高。擁資必求其膠厚。幾若虞今日。遂無明日。處嚮明送無嚮晦者。心氣之促如此。不亡何待。左氏傳晉趙孟開后子秦君之亡。對曰。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偶日。其與幾何。后子之所以先知者。審其氣之促也。然則國氣之促。非由於主民者之教化然哉。孟子曰。賢君必恭儉。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德之聚也。儉德之固也。是積氣之基。斂氣之本。國祚之所以永常也。四曰審誠。僞虛實之氣。人生當世。誠而已矣。而政治爲尤大。近世之儒。舍蕩平正直之路。不由而必出於機械變詐。一若非作僞不可處世者。心術如此。政治乃受其大害。每出一令。每行一事。令人千百思而始知其用意。又令人千百思而始知其用意之所由來。門智逞私。南針北指。遂成一欺詐之天下。夫人情不甚相遠。吾既言之矣。一心之機械變詐。必不敵千百心之機械變詐。可知也。一二人之機械變詐。必不敵天下人之機械變詐。可知也。底蘊露而聲名墜。聲名墜而身家隨之。豈不殆哉。大學狀小人之情態曰。閔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蓋誠於中。形於外。千古作僞之人。縱使窮工極巧。未有不立時敗露者也。是故誠意之原。首在好惡。如惡惡真。如好好色。好之至者。好其誠而實也。惡之至者。惡其虛而僞也。君子之爲道也。有若無實。若虛。小人之爲道也。無而爲有。虛而爲實。然則欲政治之一出於至誠。非審於用人不可。欲審於用人。非審於誠實。虛僞之氣不可。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欺詐之氣盈天下。乾坤或幾乎息矣。嗚呼。誠僞者生死之幾。存亡之界也。爲政者其尙慎之哉。五曰審昏明。清濁之氣。孟子曰。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又曰。生於憂慮。死於安樂。凡人處憂慮之時。則其氣恆清。處安樂之時。則其氣恆濁。處安樂而憂慮。則其氣愈滑。處憂慮而安樂。則其氣愈濁。是故好義而憂慮者。政氣之所以清而明也。貪利而安樂者。政氣之所以昏而濁也。彼夫囊金橫帛。予取予求。欺騙盜賊之行。幾徧天下。其氣之昏何如也。放曠失業。大言不慚。不爲遊民。卽爲遊官。甚至

樽蒲牧猪奴之所爲。比戶皆然。其氣之昏何知也。一飲之費。至數十百金。一飯之價。至傾中人之產。一慶祝一婚娶之費。至竭數十年之儲蓄。及窮無所歸。則奔走營求。罔知廉恥。其氣之昏又何如也。明季自成之攻京師也。其時尙有置酒高會者。有歌舞演劇者。有賭博未闌者。垣城破而國與家俱破。殷鑒不遠。詎不大可哀哉。然則求政治之清明。更莫要於辨氣。古書數商紂之罪曰。穢德彰聞。又曰。腥聞於天。蓋紂之所親者。飛廉惡來也。所聚斂者。鹿台之財。鉅橋之粟也。是故惡人者。穢氣之所由鍾也。財賄者。腥氣之所由積也。除腥穢之氣。與夫油氣滑氣滯氣濁氣怪氣凶氣。舉一掃而之。渣滓去而清光來。人欲淨而天理行。然後政治可得而理也。能審五者之氣。政本得矣。然又有本中之本焉。則在審善惡邪正之氣。文文山先生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正氣之在天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一鄉有正人焉。則正人興。而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國有正人焉。則正人進。而一國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故正氣者。政治之要樞。國家之命脈也。然伊古以來。邪枉之徒。連踵而端人正士。或累世而不見。欲培其本。端在獎善。孔子對季康子問政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可見正氣之與善氣。互相表裏。孔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漢昭烈之戒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而不爲。凡此皆政治言也。易傳曰。君子尚脩愆。盈虛。天行也。蓋氣氣惡氣二者。分數迭爲消長。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孟子言平旦之氣。不敵旦晝之所爲。誠以戰國之世。惡氣充盈。雖有善氣萌芽不久。旋遏而滅。故君子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不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者。誠懼夫惡氣之日長。而靡所底止也。此其機伏於隱微。而其本惟視乎表率。表正則影正。表邪則影邪。其理無或差者。尙書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宜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嗚呼。彼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惡氣之紛紜。堯舜且畏之矣。然則欲行天下之善政。當求天下之正人。欲維天下之正氣。當讀聖人之遺經。

推而廣之曰救國須首人道。

先生國鑑論尊孔救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在一念之良知存否耳。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國有萬獸行則獮之。蓋人有內亂。萬獸行。天將以禽獮艸難法待之。是以孔子曰。道不遠人。君子以人治人。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乃近世之士。惟恐人之遠於禽獸。廢孝弟。薄忠信。破禮義。靡廉恥。狙詐嚙。悍害理。悖天。於是爭地爭城。殺人如蚍蜉。原野饜人。肉川谷流人血。其待我同胞。不啻禽獮艸難之慘。人道滅。絕。亂亡之機。已伏於此矣。誠發明孔子之道而救之。張四維。修五德。尚辭讓。去爭奪。克己而愛人。戒欺而務實。人道教育。大明於世。人遠於禽獸。劫運偕弭。而國乃可以不亡。

曰救國須首人倫。

先生國鑑尊孔救國論。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不行五達道。不能有知仁勇之德。且人倫者。秩序所由生。典禮所由起也。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同實由是協。政治由是和。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而無倫。何有於秩序。今居中國而去人倫。君臣之道。無論矣。父不能教其子。兄不能勉其弟。不遜不悌。蕩越檢閑。至於婚姻自由。宜以禮爲之範圍。茲者夫婦之道。日。輕合易離。自殺者接踵。性命輕於鴻毛。又况漁色者流。廣畜侍妾。子衿挑麗。穴隙相窺。女權陵躡。殆盡如是。而號爲文明。欺天乎。欺人乎。朋友則相傾相軋。無復有合志同方者矣。甚者。鬻棄祭祀。遠不知道。終不知慎。人忘其本。於是桀傲成性。犯上作亂。相率效尤。人綱人紀。掃地無餘。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也。春秋時辛有至伊川。見被髮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今吾國蕪業倫紀。殆甚於昔時之夷狄。痛乎悲哉。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堯仁臣忠。十善是正。與大同之治。而國乃可以不亡。



曰救國須首人格。

先生國嘗尊孔救國論。禮記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此人格之權輿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人格高下。奚啻霄壤。義利之辨而已。今者舉國上下。惟利是騫。貪緣奔競。狗苟蠅營。爲小人而不爲君子。抑知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以立者。正氣爲之也。正氣猶歌。國溝得而不亡。且夫孔門論士曰。行已有恥。不辱君命。惟有恥而後能。不辱。惟舉國皆有恥。而後舉國皆不辱。一人無恥。全國蒙辱。今各國方講求道德。與所以爲人之道。而中國固有之孔子。乃以其不便於己。摧殘惟恐不至。尙巧詐。去誠實。甚者道路流傳。賄賂苟直。奔走諸託。徇私悖滅。公理得小事。則圖小利。得大事。則圖大利。不逞之徒。暴行殄民。越人於貨。無過而問者。小民曰。號額天。莫之或聞。卑鄙醜礙。至極。孟子所謂人役。郭隗所謂亡國與。役處宜其爲外人所輕視。所以優削頻乘。肆無忌憚者。皆由廢孔之厲也。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氣節屹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人人有人格。而國迺可以不亡。

宏綱既舉。條目迺張。先生之論民政。曰當愛民。

先生周易消息大義。剝卦六四。剝牀以膚凶。注。愚按。聖人以中國爲一人。民吾同胞。凡民之身體髮膚。無異吾之身體髮膚。剝床以膚者。先剝民之膚。以至反剝其膚。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皆自剝其膚也。痛何如矣。曹氏謂小人敗國殄民。肆行惡逆。直逼君位。故凶。由四及五。實逼處此。循不可禦。更無望其正居其所。故直言凶也。

先生周易消息大義。讀易反省錄。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注。若齊宣王之佞人滿前。而猶欲辟土地。朝秦楚也。懼以語非己。心有所戒懼也。乃威懼其民而壓迫之也。无交而求。以一人肆於民上。惟務搜括民財也。君之視民如土芥。則民視君如寇讎。如是豈有與之者乎。莫益之而或擊之。則身家性命。與之俱糜矣。桀紂秦政不

旋踵而滅亡。安能享之久長哉。立心勿恆者。朝令夕更。機械變詐。欺罔其民。則凶於而國矣。是故欲全其身。必愛民之生。惜民之命。民之性命。即己之性命也。

先生國箴愛民箴。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張子曰。民吾同胞。君較民爲輕。與民爲同胞。則其對於民也。常待之如手足。聯之如腹心。庶幾政治之行。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者。不以刃加之於吾民。即不以刃加之於吾心。反是則民將以刃加於吾之心矣。子思子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可畏哉。嗚呼。今日吾國民憔悴甚矣。豈無人焉。動不忍之心邪。箴曰。嗟嗟吾民。如赤子之初生。惟思勤而覆育。乃滋長而發榮。嗟嗟吾民。生何辜於天。值萬方之多難。乃困苦而顛連。嗟嗟吾民。遭苛政之如虎。悍吏怒目而相加。朝吸髓而夜敲骨。遂蕩滅其室家。嗟嗟吾民。維父子與夫婦。皆樂業而安居。泣強鄰之彈雨。變繁市而成墟。嗟嗟吾民。更哀此惻獨。奈何善政掃除。而盡填溝壑。嗟嗟吾民。呼籲之辭。不忍聞。吾作斯箴。願體天地之好生。急求發政而施仁。願與吾民。苦樂平均。同德同心。同紆國難。而享太平。

曰嘗訓士。

先生學校論。嗚呼。今之學校。尙何言哉。孟子曰。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往者余實爲提倡學校之人。而時至今日。則有不忍言者。回憶二十年前。先師沈子封先生有言。糜數百萬之金錢。養數百萬之敗類。今之學校是也。又先師王文貞公。亦嘗謂學校宜於通商口岸。酌設數處。內地不宜遍設。余心竊非之。而不敢辯。迄於今。其言竟驗矣。二先生之學識。豈不深且遠哉。雖然。學校者。天下之命脈也。則余又不忍不言。蓋聞古之學校。教以禮義。養其德行。培之以盛德。擴之以大業。禮記學記篇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知類者。蓋謂知萬事之類。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知類者。蓋謂知萬事之類。

也。通達者。蓋謂通古今之變也。強立而不反者。蓋謂特立獨行。不違反乎師說。不曲徇乎風氣。不苟同乎流俗也。夫是之謂明體而達用。夫是之謂自治而治人。今也弁髦禮法。滅棄紀綱。甚至爲人利用。日益長其褻陵不靖之氣。嗚呼。古之學校所以造人才。今之學校所以管子弟。豈不痛哉。易緯曰。正其本。萬事理。今之學校。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救之者也。竊嘗謂欲救天下。先救學校。欲救學生。先救人心。是故吾於科學之宜重而專。程度之宜高而深。管理之宜簡而嚴。皆一切不論。獨探其本而言之。一曰明人倫。孟子論三代學校之制。斷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蓋深痛乎戰國之世。學校失修。彝倫攸斁。殺機盈溢於天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故特發明人倫之說。以救之也。今也徇兼愛之說。父子無親。而家政日益乖矣。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君臣無義。而尊卑上下之秩序亂矣。男女無別。嫌疑不辟。血統視之爲迂說。性命輕於鴻毛。夫婦之道益苦。而慘酷之事。日有所聞矣。長幼無序。朋友無信。而敬恭信用。亦且掃地無餘矣。夫歐美數十年來。以公司性質治其國。而具有君也。不如諸夏之亡。中國數千年以來。以道德仁義治其國。而薄滅倫常。至於此極。人且謂我爲無禮無義無教化之國。而以劣種目吾民。豈不尤可痛哉。今亟宜以虞廷五品之教。中庸五達道。孟子五倫之訓。朱子白鹿洞學規。倡示大小各學校。日夜宣講。庶良知明而本心不泯。此乃根本之最大者。二曰讀經書。十三經者。我中國之寶也。五經者。實中之精而尤精者也。讀易而知陰陽消息。進退存亡之幾焉。讀書二十八篇而知唐虞以來治化之迹焉。陳寶大訓。貴重無踰於此矣。讀詩而知列國之風俗。商周之所以興焉。讀禮而知三千三百之遺。至德要道。德性問學之奧焉。讀春秋而知尊卑貴賤。善善惡惡。命德討罪之權焉。蓋修身治天下之綱要。悉寓於是矣。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歐美之人。皆知尊我國之經典。而我乃廢而棄之。豈不怪且異哉。且考各國學校。奉宗教者。靡不誦聖經。今我有孔子之遺經。而不知讀。以致人格日卑。品行日壞。豈不更怪且謬哉。今亟宜令大小各學校。

分別讀經。大學以能誦十三經爲畢業。中學以能誦五經爲畢業。小學以能誦孝經四書爲畢業。戶誦家法。尚規矩。庶民興。斯無邪慝。此亦根本之最大者。三曰習禮樂。考古學校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文王世子之教。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是以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立於禮。成於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然則禮樂者。非特治國之先河。抑亦教育之良器也。今之學生。血氣曷爲而不平。心知曷爲而不定。不習禮也。性情曷爲而翬張。氣質曷爲而踳駁。不習樂也。蓋古之爲教。所以範民志者。要在於視聽言動之間。今之爲教。所以啓發民情者。無非耳目玩好之欲。如是而欲成就人材。陶冶品性。譬諸南轅北轍。愈趨而愈遠矣。夫歐美諸邦。起居有禮。食息有樂。以視我國民之人才品性。爲何如哉。今亟宜斟酌古今。定爲禮制。俾學生嫻習之。古樂雖亡。亦宜就律品之可考者。播爲笙歌。遞相教導。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裁。庠序之士。有不履中而躑和者哉。至於非禮之禮。及怪哇之樂。則宜嚴行屏絕焉。四曰定志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天下豈有生而爲君子者哉。亦豈有生而爲小人者哉。惟其所喻而已。所喻者。習聞習見而已。習者最可懼之端也。古學校之教。務在爲聖爲賢。爲豪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就其性之所近。宋胡安定教士子。猶以經義治事分科。蓋惟其志趣有定。是以所選益精。今之學生。問其志趣。茫然不知所答。其實直者。則曰吾求衣食而已。夫集天下人之心思才力。所講求者。不過衣食教育。何怪其志氣之愈卑。行詣之愈劣哉。夫向之弋取科舉者。尙讀聖賢之書。今之弋取衣食者。苟無所能。勢必出於欺騙。此又可痛之甚者。昔年美國孟穆塞婁兩博士。來華考察學務。皆謂吾國亟宜造就領袖人才。吾深服其所見之遠也。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夫尙志非他。居仁由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天下第一等人而已。五曰重國文。今日學校課程。未有重於國文者。普及教育。賴乎國文。輸入文明。亦賴乎國文。蓋窮鄉僻壤。豈能盡通西文。惟賴游學生之精通國文者。徧行教授之也。乃近時提倡白

話文字。號爲國語。欲以替國文。余實不解其何故。姑不論白話之與文字。必不能合而爲一。試問所謂國語。將以何者爲標準。推而究之。不過北京之土語而已。乃稱之曰官話。導人鄙陋。可笑尤甚。往時有人建議。謂秦陝爲自古建都地。當以其地爲國語。又有謂洛陽居天下之中。當以其地爲國語。又有謂山東爲聖人之邦。當以其地爲國語。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不知土音各有習慣。我蘇省獨非中國語乎。卽閩粵等省。獨非中國語乎。以歐洲一隅而論。僅當中國數省之地。然且英有英語。法有法語。德有德語。意有意語。然則語言必不能統一。明矣。夫以自古以來統一之文字。而必欲割裂之。自古以來必不能統一之語言。而強欲統一之。做精神口舌於無用之地。亦何其愚耶。抑不獨愚焉已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春秋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古人之言。惟恐其不雅。今人之言。惟恐其不俗。爲白話文字。而民之鄙倍乃日甚。是戕賊本國之文化者。白話文字也。而且無長幼。無尊卑。概以爾我相稱。庸鄙俚卑。罔知孫順。是破壞本國之秩序者。白話文字也。夫誠爲研究語言。計須知鐵路四通。方言即可了解。豈必列入課程。又豈可因語言而變文字。且白話無課本。一切淫邪小說。猶是風行。卽如山東盜風極熾。又以此等書提倡之。而掠人劫貨之案。抑復公然無所顧忌。誣盜誣淫。國民隱受其毒。而不自知。痛心何極。在當事者不過厭故喜新。不料其流弊乃至於此。是敗壞吾民之心術。騷擾吾民之風紀者。白話文字也。是宜嚴行禁絕。案照鄙人所著人格載明各書。令各學校於讀經之外。一律誦讀國文。其不通國學者。概不得畢業。而或者畏苦其難。不知天下本無難事。惟於難中求之。而成就者乃愈大。若吾國固有之國學。而猶苦其難。則不讀書。不求學可也。以上數端。或以爲迂而無當。或以爲舊而不時。不知此乃鄙人數十年辛苦閱歷而得之者。聽用吾言。則學校治而國家亦治。不用吾言。則學校亡而國家亦亡。決無依違兩可之理。且學問之道。當論是非。不當論新舊。蓋今之所謂新舊者。非指古今之異代而言。乃指中外之異俗而言。然則舊者而是。不得強以爲非也。其非亦不得故以爲是也。新者而非。不得強以爲是也。其是亦不得故以

爲非也。孔子所以爲聖之時者。惟其先知先覺。因其時而提倡之。補救之。非投時俗之好。相與俯仰而浮沈也。世之人其有猛省者哉。至於學制。吾師王文貞之議通商口岸。建設大學。內地應多設私塾。既省經費。兼宏造就。至於學章。宜有一定。不得隨時變更。近時中小學校。忽而三年畢業。忽而四年畢業。忽又有所謂三三制者。忽有所謂三四制者。不能實行。乃至假用虛制。朝三暮四。師導人以作僞。又教人以無恆。參差眩惑。無所適從。何怪士氣之蹙然不靖哉。而受其實害者。乃在優秀之青年。嗚呼。戒之戒之。然更有進焉者。如上所議。蓋就學校以論學校耳。尙有在學校之外。亟宜注意者。有家庭之教育。有社會之教育。有政治之教育。三者與學校皆有互相維繫之故。譬諸入一室。塵埃積寸許。必一切整理之。若僅拂一几。拭一桌。求其潔淨。不可得也。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亦此意也。今之家庭教育。何如乎。迫於衣食。困於飢寒。其所教導者。無非委瑣纏緜之辭。較之科舉時代。卑鄙尤甚數倍。召謠有言。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哲命。哲命者。天性也。天性既漓。雖有孔孟程朱。亦不能改其心。而易其骨。今之社會教育。又何如乎。是非顛倒。見利即趨。禮義廉恥。罔所顧恤。其下者。以賭博爲生涯。以冶遊爲放曠。良善子弟。經此烘鑪之陶冶。有不鎗鏗者哉。今之政治教育。又何如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我中國之教育。向視上之人爲標準。苟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對季康子之患盜。未嘗不太息而流涕矣。凡人上達難而下達易。學校教法。縱極精良。而學生被此三者空氣。將如地心吸力。不移時而下達九淵矣。雖然。吾立此論。非爲學校寬也。將以學校爲三者教育之基礎也。蓋惟學校改良。而後三者自能改良。惟三者進化。而後學校益復進化。本末始終。相爲表裏。然則居今日而言教育。舍正人心其奚由哉。其奚由哉。

先生國箴訓士箴。嗚呼。今日之士。非如昔日之士矣。爲中國人民。不讀中國之書。聖經賢傳。掃若秕糠。然較其成績。爲何如哉。昔也皆守禮法。今則羣鴛駝野。昔也皆尙氣節。今則或效貪污。厥病焉在。試探其本。夫周易心

理學也。尙書春秋政治學也。詩經性情學也。三禮四子書皆正心修身之學也。其他先正嘉言懿行。靡不可師。可法。今乃一概唾棄。惟恐不遠。心粗氣浮。放言無實。卽以科學論之。有能製造器具。競勝外人者乎。嗚呼。殆哉。熱心救國者。盍反其本矣。竊曰。維古士林。首列四民。雖無恆產。而有恆心。倡導得人。寰宇文明。希賢希聖。大業日新。末世低劣。正學銷沈。或聘異說。或味尊親。或折言破律。或改作亂名。嗚呼。國難如斯。責在吾儒。毋忘廉恥。而忽居諸。甲以孝弟定其初基。道德禮義。匡直扶持。陶冶風俗。覺彼後知。融中西爲一貫。統文武而兼資。經綸大同之治。開創百世之師。

### 曰當救農。

先生禮記大義月令篇大義。何言乎重農桑之本務也。夏禹六府。以穀爲殿。供範入政。以食居先。食者民之天也。農者食之本也。此篇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夏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冒神農將持功。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孟秋農乃登穀。仲秋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孟冬勞農。以休息之。秋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數將畿。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凡此農事之整飭。以時申儆不忒。所以爲民計慮者。無微不至矣。而其尤要者。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后妃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嗚呼。古人重農桑本務如此。迨其衰也。不昏作勞。罔有黍稷。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農民皆變爲游民矣。饑饉流離。救死不贖。有心人讀月令。追維先王之經。制不禁掩卷而太息也。

先生詩經大義農事學序。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七月之詩尙矣。顧吾大有感喟於心者。上古之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謳歌。帝力何有。何其樂也。中古之農。琴瑟擊鼓。千倉萬箱。爲此春酒。躋彼公堂。又何其樂也。降及後世。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者。非農民乎。橫征苛稅。兼

產賣妻。散而之四方者。非農民乎。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鋌而走險。迫脅而爲盜賊者。非農民乎。中田有慮。雖彼南敵。以熙熙傳傳之天真。變而爲疾首頹頹無告之窮民。又何其苦也。不寧惟是。中國以農立國。食爲民天。五穀者。生之性命也。今者溝洫廢矣。水利涸矣。道路闢矣。工場夥矣。稻田日益少。農夫日益寡。唐韓子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今則食粟之家何止二三十倍。邊陲僻地。偶遇凶荒。人且相食。數十年後。吾國民族。有不餓殍載道者乎。不寧惟是。中國所持以爭勝於列國者。惟自然之天產。天產感創。國脈焉存。農夫將何所賴以立命。於斯時也。且有爲神農之言者。以爲並耕可行。破勞心勞力之界限。墮天敘天秩之等差。流弊所極。情農日多。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不知稼穡之艱難。自是而後。求其孝弟力田。正供無缺。享吹豳飲豳之樂。庸可復得乎。竊願後世之治農學者。深有味乎斯言。

先生國箴。救農箴。勞農之說。自古有之。易傳謂君子以勞民勸相是也。神農之說。亦自古有之。禮月令謂神農將持功。毋妨神農之事是也。夫農。斯稱神。不特宜加體恤。當以禮優待之矣。然吾國最痛苦者。厥惟農民。其可告無罪於國人者。亦惟農民。而國人對之有愧者。亦惟農民。何也。彼終歲勤動。竭其一身一家之力。收穫五穀。以養吾國人。然而天災流行。凍餓離散。奔走乞食者。農民也。內戰方興。殺戮拉夫。身受其痛者。農民也。盜匪橫恣。劫掠擄人。哭望天涯者。農民也。幸而無事。官府業主。則必取盈焉。租稅頻加。苛捐煩擾。中飽舞弊。受害亦惟農民。故近年以來。鄉村之中。蓋藏盡竭。惟聞嘆息悲泣之聲矣。可謂平等之治乎。嗚呼。康誥有言。如保赤子。孟子有言。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農民者。我之赤子。盡力以養我者也。何忍壓迫而勒索之乎。箴曰。吾念農民。吾淚頻傾。冷辰所結。饑饉荏臻。自經備燼。火熱水際。吾念農民。吾淚沾襟。大兵熾聚。盈野殺人。鞭撻運輸。不得歸魂。吾念農民。吾淚縱橫。種植墨粟。妻遍田廛。地方已盡。五穀不登。謹告軍人。毋欺農民。戈鋌震動。萬姓輒零。謹告暴徒。毋欺農民。同爲巢燕。伏慕哀鳴。抑可悲者。欽。豳吹豳。官吏威怒。謂爲不經。或云比匪。聯坐同



盟縛之以去。腰纏萬金。一笑而罷。一家已傾。嗚呼。維茲二三十年。胡爲乎今。昔相懸。湖民風之純斃。樂耕者之閑閑。常謳歌而擊壤。神遊魚陣之天。敬馨香以禱祝。溥仁政於閭閻。

曰賞勸工

先生國箴勸工箴。今人設廠肆者謂之資方。工作者謂之勞方。資方爲主。勞方爲賓。勞方賴資方以贍養身家。資方賴勞方以製造輸運。勞方對於資方如手足之衛頭目。資方對於勞方如腹心之有股肱。二者本相依爲命。乃近年以來。勞方動輒聚衆要求。資方亦儼然如臨大敵。甚至有從中挑撥。遇事生風者。迨資方折閱。逃閑。勞方亦遂星散。流落無依。寧不可痛。此宜勸者一。余昔掌農工商部時。廣求考工之策。設立火柴廠外。擬分設造紙廠。捲烟廠。以人才與財力兩難。未成而去官。洎於今茲。工藝日見頹敗。外貨充斥。吾民生計益艱。而戰事方殷。敵人飛機轟彈之禍。殆無紀極。若不設法製造。力謀抵制。吾國將無生存之望。至於其他工業。隨在胥當提倡。此宜勸者二。西人製器。殫精竭思。累代相傳。無蔽無私。鑲而不舍。用能大昌於世。吾國學校。動曰求學。雖有奇材異能。阻遏消磨。安能傑出於其間哉。此亦宜勸之者。箴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禮載冬官。工名物勒。近代庸窳。侵失其業。競爲濫劣。互相欺飾。男奢女惰。慢遊成習。中有黠者。借端煽惑。俟焉聚衆。鼓譟衝突。侵冒主權。因而虧折。拱手神聖。灰心避匿。嗟爾羣工。悔將何及。水火夷輪。飛鳥垂翼。制器尙象。著於大易。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苟無利器。何以活國。翹跋神州。奇材輩出。化電聲光。爬羅剔抉。克虜創製。蘭石渠答。運我精能。厚吾武力。敬告後賢。勉哉無斁。

曰嘗保商

先生禮記大義。月令篇大義。古之商人。大半皆工。故懋遷有無者。一切可聽其自由。周官之司市。孟子所謂有司者治之。皆保商而非征商也。此篇所載。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四時皆當行之。決無於三時斷絕商旅之事。

此亦不韋勳集成文。故限於仲秋爾。然考工商之成績。舉足爲法式矣。今也欲因工人之衆以營商。藉商人之富以壓工。此自鑿之道也。

先生國箴保商箴。商者國之命脈也。國藉商以懋遷。有無。猶人身之有血脈。日夕遊行。商情疲做。則血脈停滯。將何以生活哉。往余掌農工商部。訂商律。設商會。頗思盡力提倡。海外僑民。稍稍回華。經營祖國商業。三年後。以愛去官。然保商未嘗一日去懷也。近年以來。商會專爲公家籌款之地。賦稅殷繁。捉襟見肘。每念商艱。輒爲於邑。回憶三十年前。考察各國商務。稔知歐美商業所以能振興之由。全恃政府保護。不加干涉。減輕出口稅。俾之廣暢銷路。是以商情團結。國貨遍於全球。豈有他術哉。國與商爲一體也。今吾國操縱商務。適與相反。豈其不得已與。箴曰。嗟我商民。豈藏金穴。取之靡遺。用之不竭。何况自行作孽。詐欺交易。賣空買空。喪心滅德。一朝暴露。身命歇絕。又况國權不張。外貨山積。國稅日增。束手受扼。商戰之場。能無敗績。商困如斯。潛焉欲泣。嗚呼。商力竭矣。國何以成。惟多財能善買。爲貨殖之本根。嗟爾君子。宜恤商情。補其不足。聽其經營。嚴禁貪吏。巧奪苛征。握富國之要策。籌勝算於無形。常培養其元氣。保國家之經綸。

曰當用人。

先生尚書大義立政篇。(論政治學本於九德用人貴能灼見其心)立政篇爲周公晚年所作。以上承皋陶政治之學者也。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聖賢之學。修己以知人。知人而後能安民。而知人之道。則宜考以九德之行。故曰。兪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維時。本篇曰。古之人。迪維有夏。乃有室大競。頌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學。宅乃事者。常任也。宅乃牧者。常伯也。宅乃學者。準人也。周公以百僚之師。師統之以三宅。三事。又以俊乂之在官。統之以三俊。皆虞夏書之精義也。而握其樞要者。則曰知恤。曰知心。恤者恤民也。愛民也。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惟有愛民。

之德者。而後能恤民。故曰知恤鮮哉。此安民之本也。聖人之用人也。不惟其面。惟其心。不重其耳目之視聽。手足之勤劬奔走。而惟心術之是重。本篇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蓋真知灼見。其有恤民之心。而無病民虐民之心。有愛國之心。而無盡國利己之心也。如是而知用入之道。要在於知覺之靈警。或以德選。或以事舉。或以言揚。知之在外者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之在內者也。非然者。庸人而以爲善人。佞人而以爲正人。惟面之是從。惟言之是徇。民於以不安。國於以大亂。可不戒哉。

先生詩經大義小雅菁莪篇注。末章之見君子。因君子任用之而得見也。非生材之難。而成材爲難。而用材爲尤難。進士在學校。用賢在朝廷。學校無材。朝廷不可得而用之也。故師儒之選。不可以不慎。教化之道。不可以不明。

先生紫陽學術發微已酉撰上封事按語。文治案。便嬖之爲害烈矣。其所以諂我諛我。求我誘我者。皆將以戕吾心。賊吾性。殺吾性。殺吾身也。易泰卦彖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傳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自古以來。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皆由在上者不知君子與小人之辨也。可不痛哉。

先生國箴用人箴。治國之道。辨君子小人爲先。易泰卦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卦曰。否之匪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自古未有用君子而國不治。未有用小入而國不亡者。大學言。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若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爲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可不懼哉。末世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使貪使詐。習爲故常。其意以爲我可利用。小人而不知爲小人所利用矣。其尤昏劣者。以爲君子小人。實爲迂腐之名辭。世惟有趨承伺候我者爲忠於我。嗚呼。孰知其害我之深耶。讀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與張揚園先生訓子語中。賢不肖之辨。可以知用入之方已。戴曰。賢否之升沈。由善心之邪正。善心正則君子來。善心邪則小人進。猶影隨形。如響應。君子來則民日以寧。小人進則民不堪命。惟知革心。乃能用入。

嗚呼。傲哉智者。彼昏與役。處拒人千里之外。國不可得而治。矧近世所造就。甘爲人役而不取。苞苴請託。奔走蜩螗。國事焉得而康。我聞曰。能自得師者昌。謂人莫已若者亡。

曰當理財。

先生財政論。大學言以財發身。生財有大道。繼之曰以義爲利。易傳言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繼之曰禁民爲非。曰義。蓋義者和之原。而生財理財之樞要也。民心不和。何以生財。不能生財。更何以理財。今也理財之不能。而惟務生財。生財之不能。而惟務搜括。搜括之不能。而惟務押借。押借之不能。乃推簡擗地。害及百姓之子孫。轉刃受報。併害及己之子孫。是非理財也。乃歛歛也。自殺也。殺百姓之子孫與己之子孫也。如是而可以持久乎。夫明知其不能持久。而猶爲之者。急思一飽其囊也。然私囊之飽。曾不能經一二年。或數月。或數日。其遠者一轉瞬間耳。嗚呼。是尙得言財政哉。雖然。天下之事。不至於極刺。則不可以亨。不至於至難極困。則不可以有爲。今日我國財政。誠不免爲埃及之續。然君子處此。豈無措手之方。吾嘗聞理財之方有二。曰開源。曰節流。今我國開源之道。農政也。鑛政也。商政也。然農民困苦。穀價騰貴。則工與商亦受其病。故興水利。保稻田。輕租賦。實爲農政之根本。所謂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鑛政在得富有學術經驗品行誠實之人。爲之董率經理。工政商政。在禁孤注一擲。禁競爭兩敗。禁買空賣空之欺騙。凡此皆官爲維護。不得借辦事名義。以吸取其脂膏。庶幾其有瘳乎。至於節流。惟在儉而已。今也取財如錙錄。用財如泥沙。外愈奢。華內愈窘。迫世界愈修。人民愈貧。數年而後。必至道殣相望。餓殍山積。痛哉痛哉。救其命根。惟其儉而已矣。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儉者所以養身。所以養德。所以養心。亦卽所以養天下。而國家之所以握其綱維者。惟在於定預算。孔子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孔子之所謂節。所謂制。孟子之所謂時。所謂禮。雖不明言預算。而預算之法。實在其中。王制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十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人經畫之精如此。今固未能計  
三十年之通。其能定三年之通乎。卽未能期三年之通。其必先定一年之通乎。豈預算精意。要在量入爲出。每  
歲所入之數。幾何所出之數。幾何不得稍有虧溢。某項所入之數。幾何所出之數。幾何不得稍有挪移。今歲預  
算布示於衆。明歲決算亦布示於衆。務簡而速。不得稍有遷延。及影射隱匿。務使歲有常經。無不足而常有餘。  
夫然後可以言理財。夫然後可以言治國。昔孔子對冉有。既庶何加之問。曰富之。而冉有對孔子之問。曰比干  
三年可使足。民有子對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聖賢所謂富足者。皆從節儉中來。未有節儉而不  
能富足者也。亦有未不節儉而能富足者也。且凡人生命所係。曰忠曰信。節儉者忠之基也。預算者信之實也。  
孔子言民無信不立。信則民任焉。穀梁傳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人絕之者。不信也。信用爲立國之大原。而  
其本自預算始。預算一定。出入之間。生死以之。昔嘗謂蘇子瞻一名士耳。然考其用財。每日儲百錢。所用者不  
過其數。夫曠達者如是。謹慎者當何如哉。治一身一家如是。治一國與天下者當何如哉。近世廉潔掃地。罔知  
取義。朝侵一款。暮蝕一款。今日設一名目。明日置一機關。虎視狼貪。無以踰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有金  
山銅穴。不崇朝而罄矣。悲夫悲夫。昔唐劉晏財政家也。常使士人掌理財之事。吾謂今者必使君子當國。然後  
能以財發身。然後能禁民爲非何也。君子喻於義也。然則行政者不必與之言理財。當先與之辨義利。  
先生國歲理財箴。精氣者人之所賴以生也。然壅滯而爲痰。則積疴而死矣。天地間之有財。猶人之有精氣也。  
然壅滯於一身一家。則積財而死矣。猶之水能載舟而舟重則溺於水。入愛水而涿游。則水力厚。則溺而死也。  
易傳言理財。大學言生財。吾常謂能生財乃能理財。若不能生。何所爲理。然生財非聚斂之謂。若斂則壅滯沈  
竊而死矣。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今之所謂民賊也。降及後世。則有

喪失其土地而專充一二人之府庫者矣。是非理財也。乃發財也。不仁者以身發財。不轉瞬間。府庫財非其財矣。夏禹之治六府。曰正德利用厚生。可見利用在於正己之德。以厚民之生。非利用機會也。反是則爭民施奪。災害且並至矣。箴曰。妖霧彌漫。上干天中。有厲孽名曰貪。掘地及泉。成貪泉。勺而飲之心狂顛。喪其內性。曰不忍。狀其外德曰入倫。仁義倫常俱掃盡。萬民呼籲皆不聞。嗚呼。自古經濟有良箴。富不在官在於民。安得世道廉且清。嚴定預算。有常經。揭示決算公而明。陸宣劉晏相經營。樂利美利徧羣生。家給人足歌太平。

曰當自治。

先生地方自治論。余嘗於十年前有言。十年而後。恐我國民有業者爲兵。無業者爲盜。且將半爲盜。弱半爲兵。而良民則日以少。以至於無。不幸如某某等省。其言已驗矣。欲求民生。非求自治不可。然今天下競言自治矣。曾亦知自治之宗。與其本原綱要乎。周禮鄉遂都鄙。管子軌里連鄉之法。無非自治之制度也。古人之精意。果安在哉。蓋中央政府之於民。不能以一人制也。不得不寄之於省。省有長。亦不能以一人治也。不得不寄之於縣。縣有長。亦不能以一人治也。不得不寄之於鄉。故有省自治。有縣自治。而其基皆起於鄉自治。由一鄉而推之於一縣。由一縣而推之於一省。由省而推之於一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條分而縷晰。綱舉而目張。故夫自治者。乃合各鄉之自治。以爲一縣之自治。合各縣各省之自治。以爲天下之自治。其氣通而非隔也。其機靈而非滯也。其界限不相侵越。而互相聯屬也。而或者誤以自治爲獨立之機關。而縣與省與中央政府。亦誤以自治爲獨立。不免摧殘而侵奪之。而天下乃無寧靜之日。此宗旨不明之爲大害也。昔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仲弓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蓋民心難得而易失。民情至愚而難欺。親民之選。旣莫莫乎其難之。而君子之與小人。各有同聲相應之象。又各有必不並立之幾。一鄉而多得君子。夫然後可以言自治。一鄉而多得小人。則

自治而適以自亂。且不獨自亂而已。武斷鄉曲。魚肉小民。大害且隨之而至。况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無黨。小人有黨。道德之教不行。選舉之法不善。然則地方自治者。偶一不慎。恐將爲亂天下之厲階。此本原不明之爲大害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夫王道之所以易易。守望之所以一呼而百應者。蓋治民猶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之。總綱而挈之者。分數明也。分數者。自治之綱要也。吾鄉陸擇亭先生。嘗仿周禮遺意。作治鄉三約。其制設約正一人。設教長。恤長。保長。各一人。而一鄉之事。已無不舉。余謹師其說。撮其大概。著之於篇。世有得其說而力行之者。非特復三代之成規。且可得歐美自治之精義。倘以是說爲迂。如彼泉流。淪胥以敷。以致陷吾國於不可收拾之局。則非所敢知矣。其論略如左。一曰。教事。應設教長一人。擇亭先生治鄉三約曰。教長之職。掌一鄉之教事。主戶口。秀民之籍。令民十家爲聯。聯有首十聯爲社。社有師。使之相愛相親。有罪責。責則及。以教法。頒四境之社師。而俾教其童蒙。凡鄉之冠昏。飲酒。祭祀。喪紀。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及期將試。則書其秀而升之於官。凡鄉之地域。廣輪及溝塗。封池。皆圖之。凡賓訟。聯首。社師。辨其誠僞。而司其責。愚按。西人有言。凡一國之治。本在於教。童蒙之師。至哉言乎。教師之賢否。治亂之根源也。往者鄉塾教師。無論其學術如何。教法如何。其所授皆經書也。所講皆禮法也。其訓童蒙曰。若來爲我。某事。童子受命惟謹。則皆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也。此其尊師親長之念。已服習於幼穉之時。宜乎其良知之。不泯。有觸而即動者也。是故鄉塾者。自治之權輿也。十餘年前。以私塾不良。議悉罷去。不知教法不善。僅可更改。豈宜因噎廢食。况國家詎有經費。遍設小學。亟宜以私塾補助之。而後教育可以普及。今宜勸令民間。一律規復其課程。悉讀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塾師爲詳晰講解。俾之背誦無遺。其秀者。並讀五經。其升於縣者。令讀十三經。凡縣有自治省自治區域。一律廣設國學專修學校。頒發學規。尊我文化。愛我國家。茲戶誦。庶幾愛鄉土。愛國家之誠意。油然而生。而人格日高。自無不樂爲君子。休哉。郵治之隆矣。至於戶口不清。則爲治無入。

手之虞。地圖不講。則道塗溝洫。無修整之期。所以長於教長者。亦使鄉塾中粗知其梗概也。二曰恤事。應設恤長一人。梓亭先生治鄉三約曰。恤長之職。掌一鄉之恤事。主平義倉粟米出入之籍。令民歲爲常平。置義倉以供公事。凡有鰥寡孤獨。則聞於官府而養之。歲荒則設粥賑濟。夏秋報貴。則以餘米給役民之食。愚案。人與國之所以存。善舉而已矣。未有一國不爲善而一國能治者也。未有一鄉不爲善而一鄉能治者也。古者聖君賢相。指紳士大夫。靡不兢兢於此。讀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恤孤之政備矣。讀詩大田篇。恤養之政備矣。讀詩鴻雁篇。於萬民雜散不安其居者。皆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矣。此非沽名而干譽也。人類在世界中所必爲之事也。秦漢而後。雖執事者多暴戾恣睢之士。猶且以善舉爲急不容緩。相沿不改。迨於今日。養老廢而老者羸。轉乎溝壑。育嬰廢而嬰孩拋棄於道塗。恤養廢而孤母掩泣。自經爲諒。或改嫁而蕩滅彝倫者。不可勝數。曩者善舉之費。一切剷除。或飽私囊。或充軍用。而人命乃罔所顧惜。萬目睽睽。怨氣充塞。如是而求爲治。庸有冀乎。嗚呼。其痛心可勝言哉。而况積穀則弊竇生。不可究詰。水利則壅滯已久。無款興修。偶值凶荒。坐而待斃。設廠施粥。羣目爲迂。其號爲明達者。曰當多立工廠。以賑濟之。不知工場何日告成。而民死已無噍類矣。嗚呼。尤可痛哉。仁人君子。隨時勸察。而其力有限。是亟宜籌經常之費。以圖永久。所有養老恤養育嬰諸善舉。概宜規復。積穀水利亦宜詳考舊制。而力行之。其款則半出於官。半出於鄉。積算既定。絲毫不得移用。其有敢侵蝕者。虞以盜賊之律。蓋盜及一人一家。而侵蝕善舉。則害及一鄉也。如是行之數十年。周文王之善政。庶幾其可復乎。三曰保事。應設保長一人。梓亭先生治鄉三約曰。保長之職。掌一鄉之保事。主役民之籍。令民五人爲伍。伍有夫。五伍爲隊。隊有士。凡鄉之土功。皆率其屬而致事。農功之隙。以時興修水利。則庀其畚鍤。以聽於官。暇則頒以射法。教之擊刺。習之守禦。國有大故。則率其屬而投兵登陣。事畢而解。凡盜賊水火之患。皆司之。夏秋糴貴。則率其屬而受廩於恤長。凡鄉役之事。皆與之餼廩而役之。愚按。禽獸之世。民無爪牙以自衛。所恃以爲衛者。城郭



之固。孤矢之利而已。文明之世。所恃以爲衛者。軍械鎗炮而已。然則鄉團者。今日萬急之要圖也。而疑忌者且曰。是謀反之資也。是作亂之具也。嗚呼。是何異大盜當門。葦子弟急覓刀矛以禦之。則詎曰是殆將殺我也。急取子弟而束縛之。而甘心徒手以當盜賊之刃乎。且茲者外侮亟矣。夷狄歐美兵制。有常備兵。有預備兵。務使通國之民。皆習戰事。今我國庫空如洗。豈能仿歐美練兵之制。誠能廣設鄉團。聽其領照。自備軍械。自行延師練習。不費絲毫之款。只須悉心提倡。教以孝悌禮讓。不數年後。可得無數預備之兵。法良意美。孰有愈於此者。余昔年備官商部時。曾倡商團之議。邇者蘇州等處行之。成績頗著。然不第商有團也。農亦宜有團。工亦宜有團。惟寓之於鄉。自治爲便。大抵此事。得其人。得其法。則保身保家保鄉保國而有餘。不得其人。不得其法。則或至於紊且亂。曾文正之言曰。團練之道。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衆人共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便利。財資豐足者。則或數十家併爲一村。或數百人結爲一寨。高牆深溝。屹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資財不足。則不必併村。不必結寨。但數十家聯爲一氣。數百人合爲一心。難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童。皆爲健卒。緩鋤竹木。皆爲兵器。需費無多。用力無幾。特悉實力拳行耳。（見與湖南各州縣紳耆書）又曰。團練二字。當分爲兩層。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諸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鄉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練或釋人而舉。團則宜徧地與辦。總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絕勾引爲先務。（見與吳甄甫制軍書）此與梓亭先生之言。相爲表裏。凡辦地方自治者。亟宜謹師其意而行之者也。抑余更有一說。今日保甲之法。當嚴查者。賭博吸烟。若二者之大害。銷除不盡。則地方終不可以言治。且團練或轉爲若輩之護符窟穴。則流毒更不可勝言矣。以上三長。又其統其事者。應設約正一人。梓亭先生治鄉三約曰。約正之職。掌治鄉之三約。（卽上文所引教約恤約保約）以一鄉之籍。周知一鄉之事。歲時月吉。率其屬而治會。教民讀法。飲射。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而誡之。凡公事。官府言於約正。約正會三長而議行之。凡民事。

亦上於約正。而行於官府。民有質訟大事。決於官府。小事則官府下於約正。約正與教長乎之。凡鄉之土田出入。謹其推收。掌其稅事。凡鄉之民事。年終一上於官府。官府受而藏之。以周知各鄉之事。凡三長之能否。皆書之。終則凡其職事。愚按。地方用人之害。約有三端。有虎而冠者。有狐而冠者。有猴而冠者。虎者其性暴悍而橫恣。狐者其性貪婪而欺罔。猴者其性張皇反復而無常。由前二者。無非噬人。由後一者。無非偵事。而受害者無非吾民。今政擇亭先生之法。精矣善矣。其未及備載者。如定地方之預算。辦地方之交涉。考察地方之土產工藝。交易盈虛。是皆當由約正斟酌定之。夫約正之責任。如是其重。豈可不以明體達用之君子爲之乎。然今之士。所以羣趨於小人者。則有二說。一則曰。由今之道。非爲小人不可。一則曰。天下皆小人。而我獨爲君子。將反受其害。嗚呼。彼甘心下流者。無論矣。其爲第二說者。吾亦有以曉之。夫人與人相處。良知具在。惟以小人自處。人乃以小人處我。惟以君子自待。人即以君子待我。未有終身爲君子。而卒受小人之害者也。且人不能轉移風氣。使人皆爲君子。而乃爲風氣所轉移。同流合污。以爲小人乎。今有率天下人爲君子之法。莫若先復鄉飲酒之禮。我鄉飲酒禮。詳於禮經。及大小戴記中。往時陳左海先生常欲發憤行之。而卒不果。然猶存其名也。今則并其名而廢之矣。是亟宜於鄉自治中。復行斯禮。定大賓一人。介賓四人。少或二人。稽古經之制度。參近代之人情。每歲舉行一次。禮樂明備。揖讓周旋。肅肅焉。雍雍焉。鄉之人莫不耳而目之。曰。某君子也。某君子也。學校之子弟。亦莫不稱而羨之。曰。某君子也。某君子也。蓋由其學行兼修。品望素著。而約之選。卽出於其中。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易。曰。有孚顙若。下觀而化。如是而地方風氣。不能丕變者。未之有也。雖然。如上所稱君子。而後民法之者。豈易至哉。蓋必深之以涵養。充之以閱歷。涵濡於詩書之學。漸摩於道義之途。而後得成此品詣。是故吾於將來之地方自治。實有無窮之希望。而又大聲疾呼以告之。曰。人惟能自治其心。而後能自治其身。惟能自治其身。而後能自治其鄉。此之謂自治之本。此之謂地方自治之本。

### 曰當興水利。

先生學校當研究水利議。中國以農立國。農田以水利爲命。故水利者。吾國人應有之常識也。尙書魯陶謨載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九川者。九州之川。言禹分決大川。放至於海也。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里之間。廣二尋（八尺曰尋）深二仞（八尺曰仞）曰澮。蓋禹濬畎澮之水。以達諸川。亦流入海也。論語孔子言禹盡力溝洫。澮澮大於畎。小於澮。澮水流入於澮。澮流入於澮。澮流入於澮。澮流入於澮。節節相通。如人身之有血脈。旱賴以蓄水。潦藉以洩水。此言禹不獨能治大水。兼治小水。以殺大水之孰也。孟子滕文公篇言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言禹之治水。專用疏濬。決排亦疏通之義。故水由地中行。大水治。而小水亦無不治。農工舉而耕種得時。故中國可得而食也。告子篇載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蓋禹之治水。順水性。使之就下。白圭則築隄鄆水。壅而注諸他國。移禍於人。致水倒灌。豈得以禹比。以上各經。言治水之法。已得樞要。後世廢經不讀。而古聖賢學說。遂不得聞。吁。可悲矣。夫吾輩爲中國之人。辦中國之事。自當有中國之常識。而欲有中國之常識。必預讀中國之書。聞前清光緒年間。李文忠廷某國工程師治黃河。糜費百六十萬金。築隄頗具偉觀。不及一年。河水衝決。盡付東流。不曉歷史。不辨木性。不知土質。由某國人無中國常識故也。故余嘗謂學問作事。以及用人。當論是非善惡。不當論新舊。使其是而善也。新可也。舊亦可也。使其非而惡也。舊不可也。新亦不可也。豈可拘於成見。以致債天下之事哉。今歲夏。洪水滔天。氾濫各省。情狀之慘。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賢人君子。咸知講求水利爲善後之策矣。竊謂實事求是之道。無事鋪張。祇須令高等小學以上學生。一律研究水利。往者余遊歐美各邦。考察學校。見其校中多懸本鄉地圖。宜做其意。凡高小學校。當研究本邑及關於鄰邑之水利。中學校當研究本省及關於鄰省之水利。專科以上學校。當研究全國之水利。其

法凡研究全國及全省水利者。宜採用全國地圖。各省通志。攷察黃河江海險要各區。及幹河若干。大支河若干。小支河若干。研究本邑水利者。宜採用本邑地圖縣志。攷本省有無海口。江口。開壩等處。及幹河若干。大支河若干。小支河若干。以上均應略具沿革。繪圖點說。懸諸校中公共之地。俾學生朝夕觀覽。一面編輯課本。遍攷先進水利學說。如水道提綱。河防紀略。畿輔水利。浙西吳中水利。海塘錄。海塘志。經世文編。魏選爲上。咸選次之。各書最要者。使學生通文章。曉掌故。知水道之變遷。辨水性。曉土質。究其如何爲利。如何爲害。即以現在水勢而論。上游暴漲。水怒方威。祇宜疏濬。江海。又宜詳細討論。溝洫當因時制宜。務使疏通。圩岸則宜層層完固。修築沿塘大圩。圩身離水。應視田畝高低。以爲標準。約二尺至六尺不等。底面寬廣。亦視圩身寬縮而定。大圩中應分若干小圩。地窪更宜多開池沼。以收蓄魚菱藕之利。如各種溝洫圖說。築圩圖說。並宜研究。而尤要在實驗。凡各學校學生之旅行者。皆宜實地練習測量。著爲論說。小學生則作短篇論說。或劄記。列爲各校成績。農民學校各生。宜隨時協助農民工作。至各省各縣圖書館。應度藏水利各書。多多益善。考古非先。實用爲急。並應編撰各本鄉水利歌。令農民學校初等小學學童循環誦。如此則學生愛鄉愛國愛人之念。油然而生。庶將來規畫見諸實施。確有根據。不至鹵莽。較之學鄙俚之空言。奚啻高出萬倍。雖然。此猶非大本之所在也。大本惟何。曰令高等小學以上一律讀經。蓋四書五經者。中國之寶書也。以正心術。以端品行。以崇道德。以迓祥和。不獨常識充裕。吾國自然太平矣。漢汲長孺直言。又復妄發。宋胡安定設教。可爲前師。惟祈海內君子。教正之。

先生急救水災。議速用疏濬之法。以去水害。辛未之夏。大潦稽天。災侵徧及於冀豫湘鄂贛皖蘇浙閩粵等十餘省。而武漢尤爲慘酷。說者曰。此天災也。嗚呼。此言不免迷謬矣。夫天豈能爲災。皆人事之不修耳。余生六十

有七年。自幼及艾。遇梅雨連綿。亦有至一月者。從未聞災。若此何耶。以余所見江海口。有機器挖泥船。地方官於水利興廢。皆有考成。每屆冬令。徵工開濬河港。鄉民踴躍子來。爭先恐後。而圩隄亦同時興修。迨於春夏。得水之利。而不受水之害。良以全國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血脈壅塞。全體病矣。凡江海潮汎。來時多挾泥沙。退時則勢定而沙積。日積一分。十日則成寸。百日則成尺。壅塞之大。害若此。今水利之廢。垂二十餘年。官無考成。法制盡廢。凡坍塌之圩隄。悉為障礙之物。何怪各處淤塞。水來則皆由上地行。而不由地中行。當事者不曉其受病之由。專以排抵為事。而不知水之從何處去。迨排抵之後。水之反動力愈甚。一遇潮汎。挾勢衝突。於是村莊房屋。隨之坍塌。一切建築品。又為障礙之物。而水勢乃每日增高而已。當此之時。若不急求修濬之策。吾恐中國水害。年甚一年。杞憂未有已也。鄙人以爲無事鋪張。祇須請求政府。於江海口各置機器挖泥船數艘。一面於直隸之永定。河大沽口。滄州。河。湖南之洞庭湖。湖北之襄河。江西之鄱陽河。安徽之巢河。江蘇之太湖。與各處江口海口。及運河之淤塞者。廣購挖泥機器船。無庸過大。祇須施工不息。所挖之泥。即可作為築圩之用。迨冬令時。由各處建設廳局。徵工分開內地各處支河。險要之處。增設塘隄。開壩。俾水有宣洩儲蓄之處。然後再施排抵之法。倘奉行得力。則以之水害可除此第一策也。

以縣長公安局長爲牧民之官。於是示以規範。以爲法式。

先生國箴縣長箴。禮記學記篇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長然後能爲君。蓋君者一國之師。長者一邑之師。爲縣長者。能知身爲一邑之師表。待其民如子弟。並非奔走供養我者。斯克稱厥職矣。或曰。今日之縣長。爲上游籌款而已。固有學道愛人者乎。無有也。何師表之足云。余維唐元結縣令。交有云。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凡爲民上者。與其得罪於百姓。毋寧得罪於長官。與其獲譏於良心。孰若獲譴於大吏。昔人所謂官可不作。人不可不作是也。况邇來各省積苦之區。彌望平原。野有餓殍。卽素稱繁盛之區。亦皆外強中乾。要

燧不繼者。所在多有。民力竭矣。民命盡矣。尙何忍剝削之。以肥己哉。夫分剝已不可。况分小民垂簞之費乎。孟子引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又引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吾願爲縣長者。深思孟子之言。勿以民爲可欺。而自禍其身家也。箴曰。若有赤子。匍匐入井。見者惻然。莫不憐憫。嗟吾黎民。皆我赤子。奈何搜括。使飢而死。我有規箴。敢告情聽。一曰清廉。不貪一錢。神人共鑒。名節懷然。二曰仁慈。清猷是則。堂上標殊。民間漂血。三曰剛果。見善勇爲。救民顛連。不讓於師。四曰親賢。追蹤滄臺。小人在側。身必罹災。更復考成。區長無過事。而生風。嚴保公安。無假威而逞雄。辨善因與惡果。在執私而執公。凡千百人之性命。係乎一念轉移之中。其環伺我前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日漸仁而摩義。講道德以雍容。况民生不易。禍至無窮。敬爾萬民之宗。非生聚不爲功。胡爲乎獻媚以求榮。

先生國箴公安箴。昔日之巡警局。今改稱公安局。所以保公衆之安甯也。或曰。噫嘻。西國警政。雖一絲一粟。皆歸保護。一名一物。無不周知。今吾國之巡警。其善者形式而已。其不善者。鄉僻家術。嬉戲調笑。甚至賣烟禁賭。從中勒索漁利。遇有大股盜匪。嚙不敢發聲。盜去始整隊出巡。虛壯聲威。所謂披賊破案者。什不過二三而已。何公安之可謂。余謂此等憤激之談。專以不肖度人。殆不足信。惟夫軍之與警。皆受萬民之供奉。而職司保衛者也。整飭風紀。急不容緩。吾於軍箴一書。旣垂涕泣而道之矣。至於警政。正本清源。端在訓以道德。箴曰。警者。外戶不閉。盜竊不興。固由風俗之純。實惟偵察之精。彼司市與司土。尙辭讓而去爭。今也爲警。將以禦暴。乃列屋而閒居。竟從容而調笑。痛乎擲匪橫行。小民無敢控告。詢其隱匿之由。則云轉恐滋擾。嗚呼。戒哉。我聞訓軍之辭。在禍至之無日。訓警之本。在磨鍊以道德。竭百姓之脂膏。以供給其衣食。幸甯勉於勤勞。毋假公而作私。故先生之論民政。實皆根於性理也。先生之論軍政。有宏綱四法。守七律戒八。所謂宏綱者。一曰軍事當以儒者爲本。

先生國鑑論軍事學。嘗宗孔門。嗚呼。吾國民苦軍事久矣。此非軍事之不宜講。講軍事學之不得其本也。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武事之當統於文人。為不易之道矣。而或且迂吾言也。則試問統軍之將。當屬諸廉明公正者乎。抑屬諸貪邪鄙倍者乎。當屬諸慈祥愷悌者乎。抑屬諸陰暴殘賊者乎。當屬諸精細縝密者乎。抑屬諸粗悍無識者乎。昔商湯周武之風遠矣。至孔子以愛民為本。乃始開軍事學之權輿。是故學軍事者。必宗孔子。晉文之霸也。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却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德義禮之本也。然則詩書禮樂者。軍事之常經也。其可不研求道德哉。論語載子之所慎。其二曰。戰。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敬也。好謀而成。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孔子本其說。本心常乾乾焉。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蓋訓練其國民。俾咸習於武事。惜乎七年之教法不傳。爾禮記載孔子曰。我戰則克。操必勝之權。仁不可為衆也。春秋穀梁傳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止。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來。為命司馬止之。孔子之於武事。嚴重如此。至陳恆弑齊簡公。則沐浴而請討。倘魯哀公能用其言。命為元帥。諸弟子佐之。則與魯與周。在此一舉。無如三家壅之。不克大伸其志。後之人讀書論世。為之痛惜而不能已矣。魯哀公十一年。齊魯清之戰。左氏載孔門弟子兵事甚詳。再求謂季孫曰。昔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再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齊師有殺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此非智勇兼備者耶。子路初見孔子。雄冠佩劍。及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由旬須臾。巢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遂墮費凡。此蓋孔子之主謀。而門弟子皆奔走禦侮之才也。自是兵家者言。遂知宗孔。

氏矣。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有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焉。此兵家養氣之法也。禮記玉藻篇言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言容。厲厲言容。肅肅言容。精明山立時行。威氣類實。揚休此亦言養氣而狀其整齊畫一之方也。後世用兵如諸葛武侯之淡泊寧靜。小心謹慎。蓋深得孔子居敬之旨。宋岳忠武不受錢。不惜死。不娶妾。深得孔子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賢賢易色之旨。金人廢柳之曰。越山易。越岳家軍難。則其善養氣。山立時行。威氣類實。可知矣。明戚武毅禦倭寇。戰必勝。練兵日記及紀效新書。膾炙人口。而其撰愚愚稿自言曰。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蓋深得孔子克己之旨。至若王文成擒宸濠之功。尤有可得而述者。方文成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論學。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伍文定焚須。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文成徐起。命側席遣。牌斬其前卻者。還坐復坐。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文成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復論學如常。蓋其居恆為致良知之學。故能心定神閒。指揮靈警若此。人服其講學之從容。我獨服其知覺在天下之先。至於痛傷死之衆。則怵惕惻隱之心。故凡用兵者。首在愛民。不獨哀矜我之士卒。我之人民。又當哀矜敵之士卒。敵之人民。此皆良知之發也。聖門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文成蓋能自明而誠矣。更徵諸近代。羅忠節發明正學。筆馭屢空。李忠武兄弟皆出其門。曾文正繼之。遂成中興之業。其經學文學。彪炳寰區。風氣運會。於變時雍。豈不感哉。吾嘗謂明陸桴亭先生論軍事學。至曾文正始能大昌之。非知言君子。烏足以語此。盱衡世變。評量人才。能得多數愛民之儒將。則天下興。苟得多數殘民之暴將。則天下亡。易曰。武人爲子。大君又曰。厲武人之真。何以正其本。尊孔而已矣。且夫武備學校之設。由來著矣。詩曰。矯矯虎臣。在侖獻猷。禮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讞告。獻釋釋典。行於學校之中。可見武備學校典禮甚重。故吾謂今日軍官學校。宜略仿春誦夏菽。秋學禮。冬讀書之法。舉凡經學歷史地理測繪。皆以西洋科學。而唯一宗旨。則以端品行心術爲重。宋張子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軍事者。萬姓所記命也。一有貪名利肥身家之心。則殺人而



轉以自殺矣。吾爲此懼。故於軍旅之外。復作誠以告軍人。

### 二曰軍事當行通國皆兵制。

先生兵政論。今之言兵者。莫不談虎色變。戰戰兢兢。惕息。如大難之將至。奔走呼號。逃辟之不暇矣。余曰。何爲其然也。要知我中國不可無兵。無兵而暴客集。無兵而盜賊興。無兵而匪氣熾。方當練習兵事。研究軍事。曷爲辟之忌之哉。聞者諾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是禍之基也。善戰者服上刑。子已痛切論之矣。今爲此言。得無違心之論乎。余曰。非也。吾所謂兵。乃國家必不可少之兵。非如今之兵也。蓋兵者所以衛民者也。聞者曰。噫。子獨不知民與兵之大執。與其感情乎。民畏兵如虎狼。兵視民如俎肉。倏一暴動。焚掠慘殺。所在皆是。而子猶望其衛民。寧非阿此不仁之論與。余曰。非也。吾正所以箴膏肓而起廢疾也。民與兵相隔。則宜使之通。民與兵相怨。則宜使之和。民出資財以養兵。兵出死力以保民。兵與民連絡一氣。烽燧有事。晝夜軍食。無錫犬之驚。而後地方可以永安。國家可以奠定。聞者瞿然曰。其道奈何。余曰。必行一通國皆兵之制。而後可。國中應設常備兵。學有學團。農有農團。工有工團。商有商團。是皆預備兵也。常備兵國家費養之。預備兵地方費養之。人人有軍械。人人皆爲兵。其饒者亦有兵事之知識。與軍人之資格。則民與兵習有相敬相愛之誠。同共休戚之誼。譬諸頭目手足。互相捍衛。豈有畏而忌之者哉。聞者戚然曰。吾國禍前方盛。若人人有軍械。則兵與兵鬥。兵與民鬥。民與兵亦鬥。曷可行哉。且天下焉得盡得道德之兵。與道德之民乎。是大亂之道也。余曰。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兵。獨非吾國之民乎。獨非吾國民之子弟乎。兵之中。獨非聰明奇傑之士乎。惟養之於武備學校之中。則成德效而收效捷。

### 三曰軍事當重教化。

先生兵政論。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讒告。此古武備學校之制也。

## 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三

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豎甲利兵矣。蓋皆指武備學校而言。三十年以前。吾嘗建議。急宜整理上書房。入士官學。教養貴胄之子弟。而人莫省吾言也。十餘年前。吾又建議。急宜整理武備學校。教養軍人之子弟。而人亦莫省吾言也。於是天下之禍。日深一日。今當速採吾學校之議。行於武備學校之中。以半日讀書。半日繪圖操演。或以半日讀書。半日肄習科學。及外國語言爲主。沐浴詩書。涵濡禮義。軍人之格。日高。此後豈有擾害閭閻之事哉。至於農工商商團。應悉按地方自治法行之。聲息相通。守望相助。數年之後。蔚成勁旅。新其民以強其國。奚交阨之足憂。

四曰裁兵之要訣。

先生兵政論。聞者又愀然曰。茲者黨派紛岐。蜩螿羹沸。當事者或爭意氣。或爭權位。禍機伏於眉睫。劫運未知所終。裁兵之舉。刻不容緩。而子猶高談武備。可謂拂民意之甚矣。余曰不然。余固極主裁兵者也。惟裁兵自有其法。且不必籌費。特慮不得其人耳。往者曾文正以聖賢豪傑之略。知人之所不知。能人之所不能。而其裁兵也。不過曰出缺不補而已。若如近日之裁兵。不籌生計。不收軍械。塗飾耳目。以爲名高。由是爲匪爲盜。而終則仍招爲兵。每人操一快鎗。三五成羣。接踵劫掠。而無忌。適者貧民益夥。僭伏散布。抄竊越人。遍地荆棘。是不啻縱百萬虎狼。狃於朝市。以噬人。吾民剝膚之痛。慘酷殆不忍言。是尙可施之裁兵乎。吾嘗謂裁兵之法。有四。一則查芟空額。二則出缺不補。三則以補巡警。四則以開墾以作工。行之一年。十成可減其二。又一年。十成復減其二。是以去其四矣。然後釐而定之。大省養兵七八千人。省五六千人。或三四千人。彼此有警。得以徵調。但使得其人而行之。兼有預備爲之限制。又豈有名爲裁兵。而日日招兵者哉。

所謂法守者。一曰守道德仁義。

先生軍旅。爲軍人而言道德仁義。論者多以爲迂闊矣。不知古人有言。正其本。萬事理。本原不清。斷無爲治之望。惟有道德仁義。而後可以爲人。亦惟有道德仁義。而後可以爲軍人。道德仁義者。爲人之根本。人生之至尊。至重。至貴。至大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言之。人有手足。禽獸亦有爪牙。人有耳目。禽獸亦有耳目。是以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有運動。禽獸亦有運動。其所以異者。禽獸無道德仁義。而人則有道德仁義也。使人而無道德仁義。其何異於深山之虎豹。峻嶺之狐狸乎。左傳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舉卻縠爲元帥。稱其人悅禮樂而敦詩書。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夫不明道德仁義。而爲元帥。其職也必矣。不明道德仁義。而爲軍人。其敗事也必矣。故曰道德仁義。軍人之至尊。至重。至貴。至大者也。何爲道。入之所共行者是也。卽所以爲人格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故愛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謂之天下之達道也。何謂德行。事合於天理。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其條目有三。曰智。曰仁。曰勇。此三者。謂之天下之達德。然而智不深。仁不真。勇不沈。猶不得謂之智仁勇。故達道達德。皆不可徒託空言。要當切實行之。而後可以謂之人。而後可以爲尊貴之軍人。何謂仁。慈愛是也。人與人相處。不過愛情之團結而已。愛情之發。而爲慈。老子道德經曰。天將殺之。以慈衛之。夫天將殺之物。尚且以慈衛之。而况上天生生之德。苟非毒蛇猛獸。決不欲殺之者乎。吾能推慈愛於一心。卽能推慈愛於一家。卽能推慈愛於百姓。今試觀富庶之鄉。百姓熙熙然。靡然窮困之鄉。百姓戚戚然。聲聲然。如是而我慈愛之良心。忍傷其絲毫乎。孔子言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言已欲自立。人亦欲自立。已欲發達。人亦欲發達。然則已欲處於富貴。而欲處人以貧困極苦之境。其傷天害理也甚矣。何謂義。天地正大之氣也。直道而行者也。孟子言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此所謂義氣也。孔子言殺身以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此言性命與仁義相須而不離。爲仁義死。則姓名光於宇宙。非輕性命也。如下

卷之關夫子岳忠武王。方可謂之仁人。方可謂之義士。宋朝文文山先生。宋之大忠臣也。爲元朝所殺。其臨刑時。友帶中有銘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嗚呼。此可作萬世軍人之法則矣。（此條言殺身成仁與慈愛之仁不同。弗誤解。）夫仁義之道。爲良心所固有。而世人多不能實行之者。何也。害人穿窬之心爲之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之用不窮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則義之用不窮矣。何以謂之充。蓋害人者。非必殺人也。卽如妒忌人。排擠人。毀謗人。壞人之名譽。損人之道德。皆謂之害人。穿窬者。非必竊盜也。倘事事有貪慾心。有取巧心。有運動心。皆謂之穿窬。如此殘酷齷齪之念。盤踞於中。則殘酷齷齪之氣。充塞於外。焉得而爲仁。焉得而爲義。願我軍人。將此等邪念惡習。一掃而空之。試觀彼外國人。尙有公德之心。俠義之氣。而我豈可不自知乎。是故道德仁義四字。當立之於心。當誓之於天。宋岳忠武王旣沒。後其子霖適武昌。軍民炷香具酒。牢哭迎曰。吾輩不能復見相公。幸得見相公之子。有一老嫗哭尤哀。詢其夫所在。曰。吾夫爲人不善。爲相公所戮矣。後霖官廣州。遣出章貢。其父老率子弟迎之。亦皆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惠澤所施。感人如是。而武昌老嫗殺其夫而不怨。非仁義感被之深。烏能若此。吾故曰。道德仁義四字。軍人當立之心。誓之於天。守之以終身。

二曰守禮義廉恥。

先生軍箴。春秋時。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者。言四方之綱紀。毀壞之而國乃滅亡。然此綱紀者。雖行於國。實具於人之心。而尤要者。存乎我軍人之心。余於上章已言仁義。故此章特改言禮義爲禮讓。蓋讓者禮之實也。天下之大惠。莫大於爭。吾國陋習。對於本國則無所不爭。對於外國則無所不讓。此可痛心之大者。古來稱儒將雍容揖讓。此言其外貌耳。要惟有諸心。而後能形諸外。吾試舉兩事爲證。周文王時。有虞芮兩國。彼此爭膏腴之地。經累年不決。聞周文王賢。乃曰。吾兩國請其公斷。時文王居岐山。虞

荷二君。至其境內。則見耕者讓畔。路不拾遺物。二君大慚曰。吾輩何顏見西伯。遂退而息訟。文王之後。遂生武王周公二聖人。此禮讓之報也。又有後漢光武時將軍馮異。爲人謙退不伐。無所止金。諸將並坐論功。異獨退坐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噫。如馮異者。可謂有名將之風矣。惟其能讓也。至於廉恥二字。更爲我軍人之命脈。卽爲人生氣節之所在。未有寡廉鮮恥。而可以稱爲人者。蓋惟能廉而後有恥。亦惟有恥乃更進於廉。二者相須而不離。吾又舉二事爲證。商湯時伊尹爲相。起兵伐夏。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稱其道德。不過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其廉之至也。後漢時楊震爲刺史。道經昌邑。暮夜有贈以金者。震却之不受。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是震之心。直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矣。宋岳忠武王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余謂此語當交互言之。武將亦當不愛錢。文官亦當不惜死。未有要錢而不惜死者也。亦未有惜死而不要錢者也。禮記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凡臨財苟得之人。卽係臨難苟免之人。惟此等氣節。要在居上位者之提倡。在上者能知禮讓。能知廉恥。有一種光明正大之氣。則在下者自然感而化之。在上者不知禮讓。不知廉恥。有一種乖戾齷齪之氣。則在下者自然尤而效之。嗚呼。我中國之禮讓廉恥。幾幾乎無復存矣。爭奪之風。滔滔皆是。賄選之說。洋洋盈耳。甚至外人亦菲薄我輕侮我。我軍人欲雪此恥。惟有自勵其氣節而已。

### 三曰守誠實信用。

先生軍箴。人生天地間。更有一最要之事。曰信。更有一最當戒之事。曰欺。論語曰。主忠信。又曰。入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門重一信字。更甚於死。何哉。蓋信用者。人生所以立命之根也。按字義。信字。左旁從人。右旁從言。言無信。則不成爲言。卽不成爲人也。易傳曰。自天祐之。言无不利。孔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可見人有信用。則天必祐之。人亦尊之。重之。人無信用。則天必不祐之。

人亦賤之惡之矣。春秋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此言人之對於天，當奉行天道，若悖乎道，則天絕之矣。對於人，當恪守信用，悖乎信，則人絕之矣。乃近年以來，吾國造成一種欺詐之習，口是心非，無一誠實之行，無一誠實之言，偶舉一事，偶發一言，不知費入幾許曲折思量，方能得其真意。即如去年江浙戰事，蘇紳誤信和平二字，以為可和，不知當事者利用紳士之運動和平，正可誤延時日，為運兵運械之機會，遼戰事發生，百姓遷徙不及，被擄被殺，慘不忍言。嗚呼！昔人之欺百姓也，不過蔽其知識，而今人之欺百姓也，將以絕其性命，常人之失信用也，不過墮一己之名譽，而軍入之失信用也，不知殺多少之人民，痛哉痛哉！惟有望我軍人，篤守誠實，弗為欺詐，此則天下之福也。今世人以為天下人皆愚，惟我獨智，以為天下皆可欺之人，惟我為可以行欺之人。嗚呼！天地間豈有此人情天理乎？天下實無可欺之人，欺人者自欺而已。自欺者自殺而已。論語曰：欺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要也，而幸免。我以堂堂七尺之軀，何以不直道而行，乃轉以欺罔為是，欺罔者其心已死，其氣徒存，不久必將斷滅。試觀自古以來，欺詐之人，有能久存於世者乎？近今以來，欺詐之人，有能久存於世者乎？亦可以憫然而悟矣。蘇秦在戰國時，遊說縱橫，佩六國相印，其後為齊王所車裂，李斯相秦始皇，專以欺詐百姓為事，其死也，身被五刑於市。天下快之。漢酈食其能言舌辯，說齊王田廣降漢，齊已降矣，而漢兵忽至，齊王遂烹酈生。此三人者，當時皆有赫赫之功，而身被慘毒之刑者，人事之當然，實天道之當然，欺詐之報也。嗚呼！論語之言，豈不當終身守之耶？且以軍法而言，更無可以絲毫失信之事。昔春秋時司馬穰苴為齊將，請以龍臣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車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反。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夫自今日論之。莊賈之事。豈不甚小。而司馬穰苴必斬之者。軍法當然也。此穰苴之所以稱名將也。吾故曰。信用者。生人立命之基。且不獨生人立命之基。實爲一國立命之基。而守之始終不懈者。必自我軍人始。

#### 四曰守和平忍耐

先生軍箴。今之當事者。莫不曰。吾深喜和平。酷愛和平。及一旦爲時勢所迫。卽不免爲廢棄和平之事。違背和平之人。然則和平二字。談何容易。要知和平者。貴在養其心。養其氣。乃真實之學問。非口頭言語所能敷衍也。若口頭敷衍。則其不和平之心。雖辯藏而實顯露。早已人人知之矣。吾試言養心養氣之法。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云。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余幼時嘗疑其言。以爲不可解。及今思之。乃知天道者。皆人事之所爲。卽人心之所爲也。卽如現在各省之水旱凶荒。兵戈盜賊。何莫非人心之豈張乖戾。有以致之。人心悖謬。於是天道顛倒。理之固然。無足怪者。人欲救此大劫。惟有養我軍人之心。並養我軍人之氣。養心之法有八字。曰從容鎮靜。誦詩讀書。養氣之法亦有八字。曰度量寬宏。犯而不校。守此十六字。則一時意氣之交。與一切權利之思想。自然淡焉若忘矣。而且治軍之法。愈和平。則愈堅定。漢諸葛武侯給中羽扇。晉羊叔子緩帶輕裘。何等風雅。由其心之和平也。曾文正公在江西。初治水師。全軍覆沒。公發憤投江水。幕府諸君救之起。公莞然曰。吾滿腹文章。死亦不值。今聽諸君勸。不死矣。其心氣何等和平。此可爲萬世軍人之法。和平與激烈兩字相反。愈激烈。愈和。則愈平。故欲望天下之太平。先求人心之太和。孔子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人心何以能和平。忍耐而已矣。吾更切告軍人以忍耐二字。昔漢張良見圯上老人。老人墮履。圯上。顧張良曰。孺子下取履。張良心異之。爲之取履。老人曰。爲我納履。張良跪而納履。老人乃告之曰。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夏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夏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張良果相高祖。興漢。此無他。能忍耐故也。宋蘇東坡云。項羽於用兵之道。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項羽之銳。此張良教之也。然則和平忍耐。養心用兵之道。兼得之矣。今試以吾國人與外國人較。外國得數人。即能合羣成大事。吾國人得數人。無論君子與小人。不能共處。即君子與君子。亦復爭鬪不休。何也。和平與不和平之故也。然則吾國人之能合羣與否。惟視乎和平與否。若始終不能合羣。尚復何望乎。故吾國數大巨子。倘能合作。則太平可望。實爲中國之福。倘不能合作。則無歲不戰。無時不爭。百姓之流離慘痛。更無已時。嗚呼。此特在和平之一念。與上總論所言爭地盤爭權利之關係耳。故特痛哭流涕言之。若此後軍心而真能和平也。則上天之劫運亦自消矣。

五曰守勤儉。

先生軍策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左氏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儉德之恭也。古聖人何以重勤儉如此。蓋惟勤乃能補拙。惟儉乃能養廉。天下雖至愚之人。惟勤則可變其愚。與巧者無異。天下至廉之人。惟其能儉。所以能清廉。否則不得不貪矣。我中國之貧窮。無可諱言。且貧窮亦非可恥之事。惟國家愈貧窮。國民乃愈奢侈。此則大可恥之毒耳。故勤儉二字。實我國民之要業。亦我軍人之要業。試觀近年以來。政界軍界中。是何景象。每遇喜慶之事。名優畢集。笙歌聒耳。至數日不休。計其酒席。動輒曰數百桌。數百桌。駭人聽聞。恬不爲怪。嗚呼。前數十年。滿洲王公當期首相。或遇正壽。費耗千金。即爲御史所參劾。今日有十數倍而不止者。所耗費者。非民膏民脂乎。亦何忍而爲此乎。且以個人生辰。戕無數之性命。牛羊雞豕魚鱉鱉。食者深以爲美。而被食者何等慘苦。揆諸本心。尤有不安。且亦非種福之道。昔范文正公爲秀才時。計每日所辦之事。或與所食不稱。



必感然不安。夫有大功德於民者。尚不忍輕戕物命。况撫心自問。並無大功德於民者乎。吾嘗謂勤字可以修德。儉字可以養心。昔者夏禹有治水之功。明德至遠。而孔子贊之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衣食住三者。無一講究。而今人則非洋房不居。非華衣不服。非美饌不食。非汽車馬車不坐。嗚呼。抑何可恥之甚耶。春秋時衛文公國已爲狄人所滅。而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勸農興學。遂以中興我國。而欲思中興。其必以文公爲法乎。康熙時呂文簡公爲縣令。幕友誤用硃襪。文簡公曰。可惜。可惜。旁有友人曰。公能充此心。百姓受福無窮矣。夫硃襪極微細之物。而猶愛惜若此。以其亦百姓之脂膏也。以上所述。大聖大賢無不克勤克儉。可見建大事業者。要皆從勤儉中來也。尙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圖者。長久之計也。一身而能儉。一身可長久。一家而能儉。一家可長久。一國而能儉。一國可長久。反是而不能儉。則危亡隨之。春秋時楚靈王窮泰極侈。剝玉圭以爲小斧。旋爲國人所弑。齊慶封之車。美澤可以鑑。君子歎之曰。善人富謂之賞。惡人富謂之殃。後慶封遇難。全族誅滅。鄭子臧好聚鵝冠。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彼奢侈之人。無不立遭禍敗者。何也。以其斂天下之資財。而享一身之福。爲天道所忌。卽爲人道所不容也。世有求其身家長久者乎。尙其守勤儉之訓。而以楚靈王齊慶封。鄭子臧爲炯戒哉。且更有進者。吾之所謂勤儉者。非僅求免禍。而實行乎心之所安。老子道德經曰。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譬如我妄費一紙張。試問我能造此紙張乎。我妄棄一布縷。一米粟。試問我能造此布縷。能種此米粟乎。惟不能救物。是以不能救人。而劫數因之以起。我江浙之戰爭。何嘗非因平日之奢侈。有以釀成之。然則勤儉者。可以救物。可以救人。而卽挽回劫數之一大根源也。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備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勸。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高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又後漢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情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夫馬援漢之名將也。諱葛武侯。我中國之大賢人也。而其誠子弟書。謹慎勤儉之意。溢於言表如此。儉才治性。方能成真英雄。此二條吾軍人宜常記誦之。

六曰守本分

先生軍箴。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位。位者我之分。我現在所居之位。卽是我現在所當安之分。余前於總論中已言安分之道。茲特再詳細論之。大抵安分有兩端。一爲不干涉他人之權。一爲不覬覦他人之位。干涉他人之權。爭名者也。覬覦他人之位。奪利是也。爭名者取禍最深。奪利者得禍更大。西國政治家謂國民各安本分。各治其事。一國卽可以治安。倘人人欲侵奪他人之權。則秩序滑而一國卽亂。此言頗有至理。昔春秋時。密子賤爲單父宰。他人每侵其權。子賤患之。言於上官曰。邑中有舉掌寫字者。旁人動掣其肘。寫字者不能成字。今爲政者亦多有入掣肘。則政治之敗壞廢弛可知矣。我中國數萬萬人。倘人人欲亂辦事。人人欲干涉他人之事。試問政治尙可爲乎。故曰爭名者其取禍深也。至於覬覦他人之位。更有當大戒者。譬如爲縣長則思爲道尹。爲道尹則思爲省長。爲省長則思爲部長。無已時也。爲連長者則思爲督長。爲督長者則思爲旅長。爲旅長者則思爲師長。無已時也。人生永無知足之期。在下位時則思得高位。以爲不知何等光耀。何等榮華。迨既得高位。又覺無甚意味。更思再得高位。於是不奪不饜。譬諸登樓梯者。其步愈速。其跌愈深。而當局者沈迷而不悟。嗚呼。可痛也哉。左氏文公二年傳曰。戰於穀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其之役。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爲勇。吾以勇求右。無窮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地。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嗚呼。狼暉可謂之名將矣。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不害上即不犯上也。此其能安分一也。曰共用之謂勇。能以勇供給國家之難。此其能安分二也。曰黜而宜。乃知我矣。旣黜而毫無怨言。此其能安分三也。君子謂狼暉可謂名將矣。吾嘗考之歷史。凡武人不能安分。至於傾覆其身家者。不可勝數。不獨犯上作亂爲然也。即以患得患失。鑽營運動者言之。其終亦必無結果。蓋權位之所在。人無不妬忌之。無不傾軋之。無不陷害之。即不如是。而人人詭譎之。至於恣睢暴戾。縱欲敗度。是以危機四伏。不久旋即滅亡。又試深而論之。曹操以典軍校尉而至於稱帝。可謂盛極矣。然其子孫卽爲司馬懿所滅。司馬懿係曹操之孫。府而稱帝。亦可謂盛極矣。然數傳之後。其子孫懷帝至爲劉聰青衣行酒。悲乎哉。佛家之所謂輪迴。至空而無憑者也。而惡人之子孫被累慘苦。至實而有憑者也。此則儒家之所謂輪迴也。夫安分者根於心術。而亦本於學操。司馬懿者也。而其貽害子孫。亦有如曹操司馬懿者也。無他。不安分故也。夫安分者根於心術。而亦本於學問。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聖人之言。正大光明如此。凡人生當世。最好者。不求二字。最危者。行險二字。不求則自然無怨。行險則當然遇害。且不求亦未必不得富貴。行險亦未必卽得富貴。縱使能暫時得之。亦未必能常享富貴。然則人亦何苦而不安分乎。務望我軍人細思之。到名利關頭。愈淡愈高。愈濃愈險。勿以寶貴之身。輕入錦繡之陷阱也。

### 七曰守真實學問

### 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三

先生軍藏。軍人之學問安在。將爛習武藝乎。謂深知兵法乎。謂熟諳韜略乎。吾謂此數者。皆其後焉者也。蓋常人之所謂學問。分學問品行爲二者也。吾之所謂學問。合品行學問爲一者也。學問與品行不能合而爲一。縱使爛習武藝。深知兵法。熟諳韜略。然而品行隳壞。名譽掃地。譬諸建築房屋。外觀有耀基址不完。一旦坍塌。片瓦無存。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故吾切望我軍人。爲第一等之學問。卽爲第一等之品行。成世界上第一等之入格。其始先求識字。正字音。通字義。並諳古來忠孝名節之華。其次讀論語。再讀孝經。再讀孟子。再讀春秋左氏傳。至天資高者。再讀他種經書。及資治通鑑歷代史書等。又其要者。如胡文忠公讀史兵略。胡文忠公所刻地圖。及從前製造局所印各種書籍。並近今新出之各地圖等。皆當參觀。又各國兵制地理。均當詳細研究。旣成名將。卽成大儒。將來聲名稱於當時。類於後世。豈不感哉。要知古來成赫赫之功者。所在多有。然而或不免稍差一針。其名譽終至於墮落。皆由於學問欠缺。不知愛惜品行故也。及至後來。其功業亦不足恃。悔讀者之不早。亦已遲矣。故吾所謂守真實學問者。要在能知。又貴能行。其根柢須從論語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兩章書。切實體認。更須從孟子重仁義。勳功利。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數語切實做起。切望各處陸軍學校。及軍營中。皆以此爲宗旨。始終守此不踰。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卽此意也。試考古來名將。無一人不重讀書。無一人不重學問品行。且觀本書第四卷所載岳忠武王戚武毅公。其學問何如。其品行何如。倘我軍人。皆能讀書講學。何患不成偉人。吾中國何患不成強國。尙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仁。我軍人而求知學也。在能自得師而已矣。

所謂戒律者。一曰戒爭地盤。

先生軍藏。共和之世。所謂統一者。在乎心理。而不在于地盤。若見肥饒富庶之地。卽欲據之以爲快。不知地方

者。萬物之逆旅。人民所公有。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我欲據此地。人亦欲據此地。更有第三第四第五人者。亦欲據此地。於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軍人百姓。肝腦塗地。屍骨不歸。而我則今年得之。明年失之。甚至今日得之。明日失之。且不獨失新得之地。而巳。并將原有之地。而亦失之。乃至飄零異地。改姓埋名。子孫逃亡。日後不知何所歸宿。嗚呼。亦何苦而爲此乎。昔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一天下。不嗜殺人者。不忍之心也。可見統一專在心理。今乃借統一之名。而欲擴充我之地。盤爭尺寸之土地。而殺千百人之性命。嗚呼。誰非人子。誰無父母。靜焉思之。慘痛甚矣。昔者春秋時有封建。唐朝時有藩鎮。因之互相爭奪。其視人命。無異於草木禽獸。而今日之世。則大同之世也。方當齊心協力。以共禦外侮。有何地盤之可爭乎。

## 二曰戒爭權利

先生軍驚嗚呼。彼之爭地盤者。不過爭權利而已。曰我以籌餉也。我以安插軍人也。不知軍人愈招愈多。有何限制。且百姓之家。豈是金山銅穴。可以取之不窮。今日者。敲百姓之骨髓。剝百姓之皮膚。幾取其曾孫元孫應用之錢。亦已搜括殆盡。痛苦至於此極。尙忍行搜括之政乎。詩經云。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言百姓遭亂離之世。轉不如草木之無知。更不如養生之爲愈。昔胡文忠公云。百姓皆怨命。逃亡。則天下事更無辦法。必同歸滅亡。而後已。嗚呼。古人之言。痛心如此。尙惡搜括百姓之所有。以絕其生計乎。且權利者。人人之所爭。決不能常保者也。我欲權。人亦欲權。我欲利。人亦欲利。利字右從側刀。故貪利者。必至動刀殺人。而殺人必至自殺。昔人云。凡枉殺人者。是身刃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吾未見殺人以奪權利。而能享之久長者也。且不獨不能享之而已。恃而入者。恃而出者。積善愈多。滅亡愈慘。取數十年之經營計算。一旦而傾覆之。妻孥被其殃。子孫被其毒。更何苦而爲此乎。而究其誤點。則有一大原因焉。曰誤信武力統一。夫武力豈真足以統一哉。昔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武力。古今來可謂無第二人。然

而身敗於爲江。痛哭流涕。名雖不逝。愛姬被戕。慘毒甚矣。此善戰之報也。又歷數古來戰史。孫吳兵法。人人噴噴稱道。然而孫子至於斷脚。吳起死於楚國之仇人。兵法雖精。尙何用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有如何之罪。卽當受如何之刑。冥冥中適得其輕重。此皆善戰之報也。余於二十年前。曾在天津見袁項城。服其才具之果。斷練兵之勇毅。亦可謂生年所見第一人。夫項城如此之才。尙不能以武力統一。而况其才遠不如項城者乎。而乃紛紛蹈其覆轍。豈不尤可哀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禮記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天下惟禮設。可以統一。惟道德仁義。可以統一。乃今反其道以行之。竊以爲今日將才甚多。所錯者惟此一點耳。明陞將亭先生云。讓入一步。自有餘步。此言最有味。或謂讓入。豈非吃虧乎。不知天下事最重心地。若心地好。吃虧卽是便宜。未有到底吃虧者也。心地不好。便宜卽是吃虧。未有到底便宜者也。

三日戒姦淫。

先生軍箴。周禮大司馬正邦國之法曰。馮弱犯寡則嘗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有爲獸行則滅之。大司馬者。卽今日之陸軍總長也。馮弱犯寡則嘗之。教吾軍人之濶寡與弱也。賊賢害民則伐之。教吾軍人之愛賢與民也。犯令陵政則杜之。教吾軍人之服務命令也。而尤要者在有爲獸行。則滅之。一句。爲獸行者。姦淫是也。人生之罪。莫大於姦淫。上干天誅。下遭人戮。嗟乎。一國之中。豈可有爲獸行乎。是我國之大恥也。滅之道。非過嚴也。奉行天罰也。嗟乎。人道之大綱。怒而已矣。怒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天下最慘之事。莫如姦淫。我爲軍人。而倚勢以肆姦淫。天道有施卽有報。試思他人入我室而肆姦淫。我之心理。當何如。卽使今日未有室家。他日有室家之後。當復何如。若謂我有武器。便可橫行無忌。萬一他日我無武器。他人持武器而入我室。我之心理。又當何如。嗟乎。天道不遠。良心尙在。思之。當通身汗下矣。豈可以爲此乎。千萬戒之。嗟乎。人道之本原有取而已矣。我中國爲最重廉恥之國。我中國婦女。尤爲最重廉恥之人。我而肆姦淫。則婦女必死。婦

女既死。則父母哭。子女啼。其冤魂有不隨我而行者乎。不久必索我之命矣。快一時之慾。而喪他人之廉恥。喪自己之廉恥。他日喪自己之性命。甚或喪一家之性命。嗟乎。亦何苦而爲此乎。要知保全婦女之廉恥。其事最大。保全我一己之性命。且保全他人之性命。其事更大。我特痛哭流涕言之。願我軍人千萬戒之。吾特引數事爲證。順治某將。下江南擄婦女約三千人。訪聞崑山徐氏有大樓數十間。乃往託徐某暫時寄頓。徐某欣然許諾。某將往赴福建。徐某忽日買豬羊骨。他人莫知其意也。踰月。徐某出資將婦女隱密遣歸。旣畢。某夜忽火起。房屋悉付一炬。徐某逃不知所往。又踰月。某將至崑山。則見斷垣灰燼之中。骨殖亂藉。以爲婦女皆葬火窟矣。咨嗟太息而去。後徐某生子乾學。爲宰相。餘二子亦登科及第。爲學士。又順治時。浙江包某。與某將相善。某將到浙時。掠婦女數百人。包某見之。曰。將軍勞苦功高。聲名赫赫。何以將屬擄婦女甚多。不獨有損名譽。抑且大傷陰德。何不放之歸乎。某將許之。包某即請派老成兵數名。並請其摯友數人。分途將婦女送歸原籍。臨行時。包某在岸上對兵士下跪。叩頭無數。以託之。觀者無不泣下。婦女俱安然還家。無失節者。後包某子孫官貴不絕。至十餘世。去年江浙戰時。劉河新塘市。有烈女趙鳳。賣者。當兵戰時。隨其父母逃出。適值深夜。父母俱失散。烈女獨行。遇蘇兵黃某。將犯之。烈女素有膂力。拳足抵抗。黃某怒。開槍。烈女號呼。中十八鎗而死。明日。黃某抵劉河。方陷陣。一砲子飛來。適中其額下。削去半面。痛極倒地。宛轉哀呼。至一晝夜方死。其報亦至慘矣。以上就所記憶者略言之。此外因某之事。聞之可爲寒心者。不勝枚舉。要而言之。人之所以爲人者。禮也。非禮則何以爲人。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無倫則何以爲人。男女有別。經訓凜然。壞倫滅禮。神鑒昭彰。天誅甚速。無可逃者。勿謂暗室可欺也。暗室中之良心。卽是明燈。勿謂陰險無憑也。陰險中之嚴譴。甚於顯戮。吾向見文人學士中。有犯姦淫之人。其一身無復存者。其一家亦無復存者。輾轉報施。人莫不服天道之公。且畏天道之巧。推之於軍人。當可以憬然悟矣。倘有人編輯戒淫詩。及古來逃難之慘酷詩。令我軍人於無事時誦讀之。其功德非淺。

解也。

四曰戒搶掠焚燒。

先生軍箴。孔子之論心學曰。不遷怒。不貳過。所謂不遷怒者。言有怒於此事。不以移之於彼事。有怒於此人。不以移之於他人也。夫我行有過。與人戰鬥。已屬萬不得已之事。豈可遷怒於百姓。以况搶掠之乎。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凡人或讀書。或經商。或耕田。或充職役。積累經營。談何容易。我乃一旦掠而取之。彼百姓窮苦逃亡。日後何以爲活。反諸良心。必有感然大不安者矣。又况將房屋什物。付之一炬。無端遷怒。尤不可解。即使紳屋茅門。何一非百姓辛苦所築。卽一絲一粟。亦當知物力何等艱難。何忍暴殄天物。傷情害理。其于天怒人怒爲何如。去年江浙戰事。聞各處難民。有在猪圈中度日者。其慘苦情狀。可爲痛哭。今人侈言同胞同胞。我中國百姓。非最親愛之同胞乎。乃今搶掠同胞。焚燒同胞。得毋有深痛於心者乎。古人逃難詩有云。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奇禍。又云。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嗥日吠。饑饉對孤景。恒叱靡肝肺。嗚呼。讀之當無不淒然下淚矣。昔者受民名將。著有數事。試略述之。以爲模範。漢光武遣鄧禹入關。是時赤眉賊所逼。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潰克。師行有紀。皆望風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禹可稱仁人矣。宋曹彬攻南唐金陵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越日城破。全城一律保全。果不殺一人。民無逃亡者。吾又嘗考諸史書。漢高祖之所以統一者。在不擄掠不焚燒而已。項羽之所以覆敗者。在燒秦國宮室。掠婦女而已。成敗昭然。可不鑒哉。

五曰戒騷擾。



先生軍箴。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謂天下爲一家。言視天下之百姓。如吾一家之人也。何謂中國爲一人。言視中國之百姓。如吾一人之身也。天下百姓如有害。如我一家之父兄弟有所害也。中國百姓如有傷。如我一身之身體髮膚有所傷也。然則以良心言之。何忍騷擾百姓乎。孔子曰。君子懷刑。懷刑者。非獨畏官府之刑。實畏鬼神之刑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服上刑者。非獨服法典。實服天誅也。然則以報施言之。豈可騷擾百姓乎。閻閻照照。受上天之仁德。盡終歲之勤勞。始得享一日之安樂。及大兵一至。老弱逃亡。壯丁四散。村落成墟。鷄犬無跡。百姓如驚弓之鳥。心膽俱碎。多有逃之無地可逃者。嗚呼。何其慘也。皆騷擾爲之也。上文所言之。姦淫搶掠焚燒。其罪爲最大矣。然而騷擾之害。亦有不可勝言者。此等野蠻舉動。倘用兵於外國。猶且萬萬不可。况施之於我中國同胞乎。茲特約而戒如左。騷擾之事。其一曰。拉夫。數十年以前。聞軍營之中。搬運器械等事。多用營卒。運兵從未有令百姓當差者。讀曾文正公愛民歌。可見。乃近年多聞有拉夫之事。老弱哭隨。妻子牽衣而泣。軍士亦不以人道待之。鞭打鎗擊。其死於戰場者。十之二三。死於鞭撻者。又十之二三。死於逃亡餓斃。渴水自盡者。又十之二三。其能存活生還者。十之一二。在軍人以爲吾輩赴敵。若輩當差。理所當然。不知赴敵者。爲公門乎。爲私門乎。然則百姓之當差。其當然者乎。其不當然者乎。去年友人。有拉夫行詩云。拉夫苦。拉夫苦。猝然相遇遭鞭撻。拉去關閉一室中。疊疊相縛如俘虜。父母候道旁。妻子相追哭。徬徨觀者歎。息泣數行。更有幼兒牽之問。吾父吾兄何日歸。嗚呼。汝父汝兄不可追。戰場豈復有歸期。幼兒幼兒。此生何所依。讀之不覺淚涔涔下。唐李遵叔。弔古戰場文云。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持。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此言一家團聚。忽遭生離死別之苦也。又云。必有凶年。入其流離。此言大兵之後。壯者散之四方。田畝荒而不法。國稅亦必空虛也。然則拉夫之害。可勝言哉。吾試述二事。一可以爲鑒。一可以爲法。去年江浙戰爭。蘇兵猝至太倉。太倉警佐楊煥。素性仁慈。事前又無預備。忽聞某營某團至。索夫數

百名。又聞某旅某營至。索夫數百名。均限數點鐘之內。刻不容緩。楊警佐曰。如此騷擾百姓。吾不如死。遂取手鎗自行擊斃。妻子五六口。均無依託。太倉人爲捐貲肩卸之。至今稱頌其德。崑山某鄉警佐某。北人也。性直爽。猝聞蘇兵至。索夫數百名。某警佐曰。吾來不及。不能奉命。某營官曰。汝何敢違。當以軍法從事。取手鎗向之。某警佐曰。吾有保護百姓之責。不能奉汝命以擾民。汝有鎗。吾亦有鎗。亦取手鎗向之。某營官懾服曰。然則請拉數十人足矣。某警佐曰。不能。汝營夫作何事乎。某營官乃使營夫搬運。崑山鄉人。受惠匪淺矣。騷擾之事。其二曰。強佔民房。數十年前。余見軍人多住棚帳之中。偶有借住廟宇者。已屬罕觀之事。曾文正公愛民歌中亦曾言之。乃近年行軍。多有強佔民房之事。高堂大廈。惟恐其不不適。豈軍人服習勞苦之本意乎。且如上文所云之姦淫搶掠焚燒種種疏弊。皆因此而起。曾文正公手訂營規。不許營兵離營。實爲防微杜漸之法。吾並述一事如左。同治時。捻匪起山東。臨青縣知縣某。守城數月。危不能支。屢請兵於上官。派多將軍隆阿來。接見時。多將軍面有愛色。問吾住何所。某知縣對曰。已備有公館及各將領住屋矣。將軍急搖首曰。無須。無須。吾祇須一片空曠地。支篷帳住耳。是夜將軍出巡察數處。軍士皆不許離營。明日遇捻匪小敗。將軍面有喜色。謂某知縣曰。吾得之矣。汝縣屬有村鎮地圖乎。曰。有。將軍取視之。達旦不寐。臨陣時。謂某知縣曰。吾今日必勝。從某村追賊至某村。明日始歸。汝速派賢員數人。隨後調查。民房有無損壞。趕緊撫卹。爲之修葺。是日果大勝。明日將軍還。某知縣詢其勝敗之由。將軍曰。吾軍戰無不勝。驕極矣。敗者。勝之基也。故吾決第二次必勝。勝則賊必逃匿民房。吾兵搜捕之。故吾必親自押隊。禁吾兵藉端騷擾。更得賢員以修葺之。吾無愛矣。如將軍者。可謂真能愛百姓矣。騷擾之事。其三曰。強買民物。公平交易。情理之常。何得倚勢強買。吾見邇來行軍。所以民怨沸騰。甚至閉門罷市者。皆由強買民物而起。曾文正手訂營規。營中祇許派一老人充當買辦。按照市價購物。不得佔絲毫便宜。亦防微杜漸之法。若聚衆行街市之間。未有不滋事者矣。吾並述二事如左。去年江浙戰爭。蘇軍人某

甲在某處買鞋。出價洋一元。途店夥審察之。則銅洋也。恐店主請賈。懊恨欲死。旋有軍人某乙。亦來買鞋。店夥告之。乙曰無管。吾素識某甲。爲汝易之可耳。遂出洋二元。攜銅洋去。某乙匆匆至黃渡。則某甲已臨陣矣。乙亦臨陣。適一鎗子飛來。中囊中銅洋粉碎。乙受微傷。伏地得無恙。後起見某甲。則中槍死矣。噫。乙以一念仁慈。竟得生全。甲以一念欺詐。遂至於死。孰謂無天道哉。某軍駐無錫時。有軍人某。至麵館。因論麵價。少給銅元二枚。店夥爭之。某怒舉刀刺店夥倒地。血流如注。警察至。將軍人及店夥並送執法處。則店夥已傷重死矣。執法處遂將某軍人鎗斃示衆。嗚呼。因二銅元而傷二命。意氣之爲害。強權之結果。竟至於此哉。

### 六曰戒勒索商民

先生軍箴爲政之要。得人心而已矣。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我軍人之要務。在爲政者得民心而已。民心如何而可得。不妄取於民而已矣。孟子言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能行此。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夫不妄取於民。而民仰之如父母。苟妄取於民。民豈有不視之如寇讎者哉。左傳晏平仲論齊景公曰。民聞公命。如逃寇讎。謂齊景公之不卹民也。夫民之疾視其上。有如寇讎。豈爲長久乎。古語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倘搜刮民財。聚於一方。未有不蘊利生孽者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者。搜刮民財。謂之也。我軍人之餉額。在國則有國費。在省則有省費。均有一定之標準。一定之額算。豈可絲毫妄取於民。以至迹近勒索。況今者民脂民膏。竭而又竭矣。頻年困於凶荒。困於捐輸。困於學費。困於雜稅。再困於軍人之給養。向之所謂剝膚敲髓者。至此而無庸可剝無髓可敲矣。我商民困苦之處。爲政者方當培養元氣。補助之不暇。若再剋削之。惟有同歸於盡而已。嗚呼。吾昔者提倡商會。原期振興商務。發明商學。會不料其籌款之苦。乃至於此也。維時地方一空如洗。欲籌款則羅掘俱窮。人

入逃匿。不獲則聲執陶陶。惟恐兵來滋擾。告貸無門。呼號誰救。豈不痛哉。抑我更有爲軍人戒者。老子道德經曰。金玉滿堂。莫之爲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昔者聞某當道。聚斂數千萬。享之不過一二年。臨死時不能言其帳目之所在。盡爲人所吞沒。天道之巧如此。孟子言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焉。彼行搜括之策者。方且自以爲得計。不知剝而必復者。天道之常也。盛而必衰者。人事之機也。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我不能行善積德。則富貴能有幾時。一旦鐘鳴漏罷。與盡悲來。千百萬之貲財。不知落於誰人之手。而商民受我之苦者。已不知破壞幾萬家矣。商民之怨恨我者。已不啻視我之子孫。如寇讎矣。又豈不痛哉。禮記曰。心以體存。亦以體傷。若以民存。亦以民亡。此言心而不而涵養。則爲體之嗜欲所傷。若而不知積德。則爲民之寇讎所傷也。嗚呼。搜括果何益哉。徒取怨而已矣。徒失人心而已矣。昔胡文忠公告諭軍營中。不許認師生。受費禮。喜慶事。不許結綵堂。送禮物。懼其取之於民也。使文忠而生於今日。其慨歎當何如。而說者謂招兵既多。旣不能節流。不得不開源。不知古人所謂開源者。乃言生財之道。非謂勒索之計。至於招兵一事。必須有一定之兵額。斯有一定之餉額。餉不可少。更不可欠。吾於後論中言之。如法以行。豈有勒索之弊哉。

七曰戒賭博。

先生軍箴。人生世界之內。最不可爲無益之事。余於人格中。嘗有論云。口不可爲無益之言。心不可爲無益之思。身不可爲無益之事。古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况無益而有損者乎。昔夏之大禹王。經營天下。平治洪水。嘗曰。凡人當惜寸陰。夫大禹王且惜一寸之陰。吾輩不當惜一分之陰乎。凡人之廢時失業。而有損於道德者。莫如賭博。文人學士。以賭博爲消遣。余大以爲不然。况軍人日須操練。或日須工作。日須講求學問。尙何暇爲賭博之事乎。昔晉陶侃。英雄也。嘗投軍吏之酒器。擗蒲之具。投於江。扑之曰。擗蒲者。牧豬奴戲耳。夫以堂堂軍吏之人格。何等尊貴。更何屑爲賭博之事乎。漢霍去病嘗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晉祖逖聞雞鳴曰。此天下之

雄聲也。遂起舞。蓋表其忠誠也。夫軍人之志氣。這大變遷如此。更何屑為賭博之事乎。且吾更有為軍人勉者。賭博遊戲事耳。遊戲可以長久乎。將望其勝而得利乎。則我未見賭博而能與家置產者也。生人之性命。在乎職業。賭博則失業。失業則流蕩忘反。吾賭一日。吾父母之衣。或有不完者矣。吾賭一日。吾妻子之食。或有不給者矣。深入其中。迷而不悟。必至傾貲蕩產。甚者流為穿窬。為盜賊。是故穿窬盜賊之行。或由賭博而起。非真不肖也。是出於不得已也。可痛孰甚焉。吾前數年於火車中。聞軍人談賭博事。津津有味。聞其勝負。竟至有每夜三、四千金者。實為可駭。雖聲中人之產。豈足供其揮霍乎。昔明末賭風極盛。有以三十六天罡作門牌者。幸聞遂起。明代以亡。今日則有所謂牌九者。有所謂麻雀者。有所謂撲克者。種種名色。不一而足。士大夫倡之。軍人知之。嗚呼。此非亡國敗家之兆耶。甚望吾國人戒之。戒之。更願吾軍人戒之。戒之。

入曰戒吸食鴉片。栽種鴉粟。

先生軍。鴉片烟。吾國恥也。吾國仇也。諸君其知之乎。當道光中年。英人以印度之鴉片。販入中國。流毒海內。當時林文忠公為兩廣總督。見而憫之。遂取粵中所有烟土。聚而付之一炬。天下稱快。英人大憤。遂與兵入中國。逼成五口通商條約。並割吾香港之地。同鄉夏君頌萊。有何日醒歌云。一朝病國人多病。妖烟鴉片進。嗚呼。吾族盡。四萬萬人厄運臨。飲我鴉片。還將賠款爭。波披上海。閩粵廈門。通商五口成。香港特相贈。獅旗獵獵。控南溟。誰為戒首。誰始要盟。吾黨何日醒。此事慘毒到極步處。愧恥亦到極步處。受害亦到極步處。實為吾中國神人所共憤。乃至今尚有吸食鴉片者。苟有人心。當不至是。况他事之害。尚可救。而鴉片之害。則不救。他種之過。尚可改。鴉片之過。則不能改。即如我上文所言之賭博。倘一旦悔悟。不為。即可成為好人。而鴉片則深入而不能自拔。其故何也。試取象牙及各種骨角。浸入鴉片烟盒內。數年之後。俱成蜂窠眼。此毒深入骨髓。確有明驗。豈非可畏之極乎。乃吾國人甘心愛之。忘國恥。昧國仇。嗚呼。可痛也哉。昔人有詩云。民生有嗜欲。乃

爲貧之端。况復阿芙蓉。毒氣重肺肝。相將入里簪。涕涕交榜後。此其害可歷歷可數者。耗貲財一也。精神不能振作二也。遺祖宗羞三也。所冀吾軍人。切齒痛恨。而相與杜絕之者也。然更有一事。大不可解者。則莫若栽種鴉粟。昔人云。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吾國取既不能。國仇又不能伸。乃反效印度之所爲。栽種鴉粟。是獨何心。吾有一言。爲諸君告。吾中國開土地。築工場。興道路。稻田日少。一日米價日貴。一日吾中國之農夫。或入軍界。或作工人。農人亦日少。一日十年之後。吾中國稻田去其大半。倘一旦鄰邦閉糴。吾中國人且將餓死。况復遍種此等毒藥。遺害人民。要知鴉粟。其毒最烈。倘栽種數年之後。其地卽不能栽種五穀。是多一區鴉粟。他日卽多一區餓殍。嗚呼。國恥如此。而遺害民生。又若此。吾言至此。不寒氣咽而腸斷矣。乃報端所載。謂某處軍人。爭種鴉粟。莫敢誰何。且謂去年江浙戰禍。因爭鴉片烟而起。此等謠言。吾未敢信。要知軍人之良心。俱在。當不爲此。此後惟望電厲風行。嚴行禁絕。雪國恥。報國仇。皆吾軍人之責也。至近日鴉片之外。復有雪茄烟。香烟。吸取吾中國貲財。每年不可勝數。涓涓不息。遂成江河。而無知識者。且以此爲漂亮之物。嗚呼。昔日之水烟。旱烟。明吳梅村先生目之爲妖。今學界中亦引以爲恥。至於鴉片烟。雪茄烟。香烟。則恬不爲怪。抑又何也。安得林文忠公復起。一掃而盡之。

故先生之論軍政。實皆根於性理也。根於性理。然後能箴貶末俗。針見血。亦然後能曲折諷諭。披肝瀝膽。此先生之政治學。所以爲一大手筆者在此。千古固未有不明性理而可言政治者也。千古亦未有不施諸政治而可空言性理者也。述先生致仕後之政治學第三。

#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武進崔龍撰

## 先生政治學可以救國論第四

先生政治學。豈僅爲有清一大手筆。實足救我中國也。予既編年鈞稽。以稔當世。恐失支離。爰作通論。曰先生民政學可以救國論。

民政學可以救國論。近世言政治學。必探究其所謂哲學基礎者。此西洋之說也。在我中國。政治與哲學。固未可分也。馮氏友蘭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則吾一切先哲。非所謂哲學。正所謂政治學也。夷考諸子。出於王官。其學說。即其政治主張也。譬之道家。主無爲。即欲以無爲治天下也。陰陽家主術數。即欲以術數治天下也。章氏學誠曰古者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政治與學問。固未嘗分也。後之人不督徒襲其貌。未抉其心。裂政治學術爲二。即近所謂政治學與哲學之由來也。蓋古之政治家。可分內外兩端。著之論說。根之心理者。屬內發之功業。見之行事者。屬外。即先生亦如是。民政學尤其大者也。救區內外以論之。先生主以性理爲政治之根本。其言曰性理之明與不明。國家興廢存亡之際也。天下有不知性不明理。而可以爲治者乎。蓋性者人心也。理者天理也。政治而不明於人心。不合乎天理。未有不亡國者。故先生民政之根本。亦即政治學之基礎。有五大綱。一曰治心。所謂治必者（參看本書三卷所載先生周易消息大義。泰卦大義。讀易反省錄。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注。性理救世書。朱子學爲今時救世之本論。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論。國鑑論。革命不如革心。蘇州國學會演講錄。論語大義。）革命即心。存清明心。

也。革昏心。昧存虛靈心也。革間隔心。存齊一心也。革欺詐心。存至誠心也。革權利心。存廉潔心也。革恣氣心。存和平心也。革浮躁心。存深沈心也。革推諉心。存責任心也。革奢侈心。存節儉心也。二曰克己。（參看本書三卷所載。先生論克己爲治平之本。蘇州國學會演講錄論語大義。）所謂克己者。善則歸己。過則歸己。利則歸己。害則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貴人之心貴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先人而後己。不先己而後人。平一心以平天下之心。天下於是大治矣。三曰敬天命。（參看本書第三卷所載。先生天命論上。）所謂敬天命者。天命卽民命也。孟子引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政治能以民爲依歸。未有不丕興者。四曰知幾。（參看本書第三卷所載。先生周易消息大義。讀易反身錄。子曰知幾其神乎注。政本審六氣論。）所謂知幾者。權衡於杪忽之微。毫髮不容或爽者也。是故幾貴乎速。施諸今日而當者。施諸明日則失其幾矣。幾隨乎時。施諸沈潛而當者。施諸高明則失其幾矣。施諸剛直而當者。施諸柔和則失其幾矣。幾易乎地。施諸南方而當者。施諸北方則失其幾矣。施諸彼國而當者。施諸此國則失其幾矣。此幾者所以爲行政之樞紐也。五曰審氣。（參看本書第三卷所載。先生周易消息大義。大壯卦大義。政本審六氣論。）所謂審氣者。審躁靜浮沈之氣。審通隔乖和之氣。審斂散促舒之氣。審誠僞虛實之氣。審昏明清濁之氣。審善惡邪正之氣。爲政能審此六氣。思過半矣。以上大綱遵而行之。民政自能以誠爲本。以禮爲本。以信爲本。以敬爲本。以和爲本。以慎爲本。以廉爲本。不諱病。不推諉。不躁進。有宏遠之抱負。有正大之出處。有嚴毅之品節。有光明之心術。政治尙有不蒸蒸日上者乎。此所謂著之論說。根之心理。屬於內者。可以救我中國也。先生既以性理爲政治之根本。大聲疾呼於當世矣。其民政節目。亦有四端。一曰訓士。卽今之教育也。其言曰。古之學校。教以禮義。養其德行。培之。感德。擴之大業。禮記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知類者。蓋謂知萬事之類也。通達者。蓋謂通古



今之變也。強立而不反者。蓋謂特立獨行。不違反乎師說。不由徇乎風氣。不苟同乎流俗也。夫是之謂明體而達用。夫是之謂自治而治人。可謂古訓是式矣。而又示以救時之方。曰明人倫。曰讀經書。曰教禮樂。此先生之論教育也。二曰救農。勸工。保商。即今之實業也。其言曰。勞農之說。自古有之。易傳謂君子以勞民勸相是也。神農之說。亦自古有之。禮月令謂神農將持功。毋妨神農之事是也。夫農既稱神。不特宜加體恤。當以禮優待之矣。又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苟無利器。何以活國。又曰。提倡振興商務。專務爲民生利。所有牽掣抑勒之弊。應痛加掃除。保吾商民元氣。即保吾國基礎。可謂惓惓三復矣。此先生之論實業也。三曰當自治。即今之地方自治也。其言曰。余嘗於十年前有言。十年而後。恐我國民有業者爲兵。無業者爲盜。且將強半爲盜。弱半爲兵。而良民則日。以少。以至於無。不幸如某某等省。其言已驗矣。欲救民生。非求自治不可。先生自治之法。本太倉陸稼亭先生仿周官遺意。一鄉應設約正一人。設教長恤長保長各一人。教長掌一鄉之教事。主戶口秀民之籍。導民智也。恤長掌一鄉之恤事。主平糶倉粟米出入之籍。養民生也。保長掌一鄉之保事。主役民之籍。教民武也。約長則總統而提挈之。民智開。民生富。民力強。樂業安居。國亦又安。今之職保甲者。可師其意也。此先生之論地方自治也。四曰用人。即今之選舉也。其言曰。末世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使貪使詐。習爲故常。其意以爲我。可利用小人。而不知爲小人所利用矣。其尤昏者。以爲君子小人。實爲迂舊之名辭。惟有趨承伺候。我者爲忠。於我嗚呼。孰知其害我之深耶。先生論選舉之法。有四。曰。審選與舉之別。選者上之人。與一鄉一國之賢士共之者也。舉者衆人所推舉者也。分其途而黨派息。黨派息而君子進。二曰。嚴定額。縣議員多則十人。八人。少則六人。省議員多則四十人。少則三十人。國會議員以百人爲率。投票者以五倍其數爲率。寧缺勿濫。三曰。嚴其格。孝悌賢良爲一等。明經博學次之。洞達時務又次之。閱歷事變有肆應之才又次之。投票者亦宜有此四等。非是不得與。四曰。定文字之考覈。議會既開。鄉老省老國老。隨時考其稱職與否。其貪劣不法者黜之。分別科

以罪。原舉人亦坐以罪。總之選舉之道。信仰道德則可。標榜學說則可。競爭功業則可。運動金錢則萬萬不可也。如是則朝野清明。紀綱畢舉矣。此先生之論選舉也。以上四端。進而行之。則朝野有清平之樂。庠序有孝悌之風。鄉黨有揖讓之風。國家亦庶幾乎萬年不拔。與天地同久長矣。此所謂發之功業。見之行事。屬於外者。可以救中國也。屬於內者。為政治之體。屬於外者。為政治之用。而一歸於性理。所謂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曰軍事學可以救國論

軍事學可以救國論。余讀先生軍事學。可以救國論。或者曰。儒者不言兵。左氏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太倉先生儒者也。子自以為能知太倉之志業。今又何其刺謬耶。余曰。左氏所戒者。為不戰。孟子所非者。為善戰。古聖人固未嘗不言兵。不教戰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黃帝有阪泉之師。夏后有觀扈之戰。商周之世。湯王戰旃。有度秉鉞。如虎烈烈。則莫敢遏。此其所以能放桀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伐崇築豐。聲威遠暢。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此其所以能造國也。武王肆伐大商。矢於牧野。無貳爾心。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其所以能伐紂也。宣王中興。車攻馬同。軍容之盛。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苞川流。此其所以能中興也。古聖人固未嘗不言兵。不教戰也。說文解字曰。定功戰兵。隋書經籍志曰。禁暴靖亂。左氏傳曰。威不軌昭文德。古聖人之所以言兵教戰。正所以定功戰兵也。正所以禁暴靖亂也。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豈不戰善戰之可喻哉。况時至今日。版圖有變色之慘。神州有沈陸之憂。長蛇薦食。封豕併吞。欲言禦侮。則不可不言兵。欲圖救國。更不可不教戰。言兵教戰。厥維軍事學是賴。况夫光祖宗之玄靈。援大漢之天聲。固我先生之職志。曷刺謬之有哉。聞者曰。吾知勉矣。然則太倉先生軍事學。可以救國。又何如。余迺鈎稽條貫以對。但不足盡先生之志也。先生軍事學。可以救國。以經緯兩端論之。近今凡百事業。皆有見於器。

無見於道。有得於體質形相。無得於精神魂魄。而以軍事學爲尤甚。祇知身體之鍛鍊。操法之改進。技術之訓練。勤則勤矣。勞則勞矣。然皆所謂見於器。有得於體質形相。非見於道。有得於精神魂魄者也。雖有良械。亦爲敵用。雖有良士。亦爲敵使。鑿諸史冊。彰彰可考。那陵之戰。大宰伯州犂侍楚共王。登巢車。望晉軍。以晉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伯州犂。晉人也。苗賁皇。楚人也。皆良士也。晉楚雖同屬黃曹。同隸周邦。惜乎二子才不爲己用。而爲敵用也。元之興。自漢北。情之興。自肅慎。然竭忠盡智爲之謀主者。則奚必其種人。史天澤。廉希憲。范文程。洪承疇。皆生於宋明之朝。育於宋明之土。受教於宋明之師者也。彼豈非所謂良士哉。惜乎其忍見宗社爲屋於己之手。而以付異族也。若斯人之所以如此者。皆有見於器。無見於道。有得於體質形相。無得於精神魂魄之害爲之也。我先生之軍事學。則力矯斯弊。曰軍人當守仁義道德。仁者殺身成仁也。義者捨生取義也。道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謂也。德者曰智曰仁曰勇之謂也。故軍人能知仁義道德。方可謂知軍事學。能守仁義道德。方可謂軍人。曰軍人當守禮義廉恥。禮義爲禮讓。廉恥爲氣節。能禮讓則爭奪侵凌之禍絕。知氣節則投降受辱之恥無。故軍人能知禮義廉恥。方可謂知軍事學。能守禮義廉恥。方可謂軍人。曰軍人當守誠實信用。誠實信用者。不欺也。天下惟欺最足敗事。欺則僞。僞則死矣。故軍人能知誠實信用。方可謂知軍事學。能守誠實信用。方可謂軍人。曰軍人當守和平忍耐。和平者。從容鎮靜。度量寬宏之謂也。對外則動如脫兔。守如處女。操必勝之算。立不敗之地。對內則意氣之交關。權利之互爭。自能淡焉若忘。寧靜致遠矣。忍耐者。和平之節文。必忍耐而後能和平也。故軍人能知和平忍耐。方可謂知軍事學。能守和平忍耐。方可謂軍人。曰軍人當守勤儉本分。勤儉者。勤於公事。儉於私欲也。本分者。反求諸己。不外襲也。必勤儉然後能守本分。亦必本守分然後能自樂其勤儉。軍人有勤儉本分之美德。又何來驕縱不戢之患乎。故軍人能知勤儉本分。方可謂知軍事學。能守勤儉本分。方可謂軍人。軍人能守仁義道德。禮義廉

取誠實信用和平忍耐勤儉本分則守城保堅自有義士之節效命疆場自有烈士之志而平居勤恤民隱保  
惠黎庶自更有古名將之風所謂見於道得於精神魂魄者在此也此先生軍事學可以救國屬於經者如是  
而其所以使之見於道得於精神魂魄則當重平日之教化近今軍校雖漸注重於斯而於本國文化固有經  
義尙爲闕略先生論軍校課程以爲軍事學之大綱有三一曰道二曰法三曰術道者治心之務如易之師卦  
詩之車攻吉日以及古聖賢治兵格言下逮戚兩塘之愚愚稿曾文正雜著之屬是也法者法制如司馬法紀  
效新書及近今西人之臨陣筭見及陸操新義等書皆是也術者智術如孫吳兵法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  
胡文忠之讀史兵略及近今西國各戰史是也學兵者宜先學道次學法次論術庶幾體用不滯人才有造而  
允要哉經書不可不讀首讀論語次讀孝經再讀孟子再讀春秋左氏傳至天資高者再讀他種經書及資治  
通鑑如此耳聞乎詩書心明於義理見於道得於精神魂魄一旅之師遂志致命國自可救也此先生軍事學  
可以救國屬於緯者如是兩端既明言兵則可以禦侮教戰則可以救國先生猶恐日流於不戢善戰之途又  
示職軍政者兩端曰軍事當以儒者爲根本先生之言曰試問統軍之諸將當屬諸廉明公正者乎抑屬諸貪  
邪鄙倍者乎當屬諸慈祥愷悌者乎抑屬諸酷暴殘賊者乎當屬諸精細縝密者乎抑屬諸粗浮無識者乎肝  
衡世變評量人才能得多數愛民之儒將則天下與苟得多數殘民之暴將則天下亡何其言之沈痛也曰軍  
事萬萬不可黷武先生之言曰兵者殺人至多之事萬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痛乎哉百姓之罹兵厄也大兵所  
至村落爲墟蕩析離居無所底止驚魂不止喘息難安一過不測引領受刃遁逃無所嗚呼尙忍言哉夫轉勝  
之後彼其飲至斃勳之酒無非萬里朱殷之血而其金鼓奏凱之音無非萬民號哭之聲又何其言之夏切也  
嗚呼先生軍事學有經有緯有體有用既言兵教戰矣所以定功戰兵也所以禁暴靖亂也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而不戢善戰之禍亦防患周至真千古儒而知兵者也欲以軍事學救中國者舍此又何求乎聞者躍

然作曰。予真能知太倉之志業。而其軍事學確乎可以救國也。何世之人莫能省也。悲夫。悲夫。遂愴然而退。余迺秉筆書之。總望當今之世。有知先生之志而奮然行之者。

曰財政學可以救國論

財政學可以救國論嗚呼。時至今日。我中國尙忍言理財耶。哀鴻待哺。戶乏蓋藏。水旱頻仍。天災迭告。吾民輟轉。藩籬之慘。上不得而聞也。沈溺自經之狀。上不得而見也。賣子鬻妻。既生別而死離。貸米質友。更山窮而水盡。蓋至是而向之所謂剝膚敲骨者。并無膚之可剝。無骨之可敲矣。向之所謂破家絕產者。并無家之可破。無產之可絕矣。哀此窮獨。何辜於天。有心人未有不泣下霑襟者也。夷考吾國收入。按吾國本部土地。縱橫約各四千餘里。面積當有一千六百萬方里。每方里五百四十畝。當爲八十萬萬畝。山林川澤去四之三。猶當有二十萬萬畝。而今著籍者。僅七萬萬畝。以畝徵一錢計之。亦當得七千萬兩。而今僅四千萬餘兩。問吾民之所供。則倍莠於是矣。鹽之本價。擔約二角。引商運費。斤約一角。是價增至五十倍。國民號稱四萬萬有奇。以世界食鹽最低限計之。當爲四千五萬擔。去五十一之一。爲本價。收入約爲四萬萬元。而今之鹽稅。不過四千萬元。僅得什之一矣。(龍謏案自國民政府奠定。稍已改良。據廿四年全國財政會議報告。鹽稅年總收一萬萬九千萬零三十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元。)有冊可稽者如是。况雜稅之無從查核者乎。至於支出。方清盛時。各省解京之款。共爲千九百萬兩。國家經費。咸取於是。當時君臣並未嘗修萬屢蟋蟀之風。方且以修闢矣。然康乾兩朝。戡藩定邊。所費不貲。猶以府庫充盈之故。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漕糧四次。今之中國。收入與此相仿。(龍謏案二十四年全國財政會議報告。歲收致萬萬一千八百一十一萬一千零三十四元。西南稅收尙不在內。相較又何如矣。)乃正稅不足。繼以附加。附加不足。繼以特捐。如某省豫征。或至三四年。豫借幾至五六次。循是以往。黎民子孫。無立錫地矣。挽救之道。厥維先生之論乎。先生之論理財。必戒搜括。決然可以救國。先生之論理

財必先稽核。決然可以強國。曷謂理財必嚴搜括可以救國也。胡文忠公曰。財賦只可認真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予嘗推論之。近人理財。不知此誼。於是愈議論而愈紛。愈更張而愈壞。額內任其糜費。額外違意括索。愈糜費而愈括索。愈括索而愈竭蹶。於是搜世間必不可得之財。行必不可行之事。官吏宴遊耽樂於上。黎庶轉鞭溝壑之中。民生困矣。財政敗矣。國亦不可復問矣。撻厥原委。心理之害有二。曰奢侈心。曰貪利心。先生有曰。今也取財如錙銖。用財如泥沙。一飲之費。至數十百金。一飯之價。至傾中人之產。一慶祝。一婚娶之費。至窮無所歸。外愈奢華。內愈窘迫。世界愈修。人民愈困。數年而後。道塗相望。餓殍山積。嗚呼可痛哉。此先生論奢侈心之害也。又曰。君貪財則失其心。失其心則失人心。財聚則民散。民散則財亦散。而不復聚。財散則民聚。民聚則財亦聚。而不復散。聚斂之人。始也尚為國家斂財。繼乃為一己斂財。虎視狼貪。囊金積帛。小者攘奪。大者篡竊。小者亡身。大者亡國。此先生論貪利心之害也。奢侈之心。理日長。一日。貪利之心。亦日熾。一日。因奢侈而貪利。因貪利而奢侈。交相蔓延。互為滋長。以致元氣喪而民知沒。放利而行。殺機日長矣。先生所謂挽救之道。亦即心理之箴砭也。其言曰。試於高拱九重時。虛懸一閭閻疾苦。俾吏誅求。百姓借貸無門。愁慘呼號。靡所控告之景象。則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矣。夫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於是奢侈心。貪利心。亦自消矣。奢侈貪利之心。既消。則搜括之事。自不忍行矣。搜括之事。自不忍行。國自反弱為強矣。予故曰。先生之論理財。必戒搜括。可以救國也。曷謂先生之論理財。必先稽核。可以強國也。救世之理財者。最大弊政。莫如量出以為入。年須若干。不論取子正否。羅掘殆盡。今日設一名目。明日置一機關。雖碗肉補瘡。實秋卯糧。亦所不恤。遂致今年用明年之款。而明年愈覺竭蹶。國家搜人民之藏。而元氣日益凌夷。所謂稽者。稽羅掘之有幾途。所謂核者。核民藏之尚餘幾何。必無庸之可剝。無骨之可敲。無家之可破。無產之可絕。然後心逞而意快。財政尙有不敗者乎。我先生目擊時艱。示以回天之力。其言曰。國家之握其綱維者。惟在於定預算。孔子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曰。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孔子之所謂節。所謂制。孟子之所謂時。所謂禮。雖不明言預算。而預算之法。實在其中。王制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人經畫之精如此。今固未能計三十年之通。其能定三年之通乎。卽未能期三年之通。其必先定一年之通乎。蓋預算精意。要在量入爲出。每歲所入之數幾何。所出之數幾何。不得稍有虧溢。某項所入之數幾何。所出之數幾何。不得稍有挪移。今歲預算。布示於衆。明歲決算。亦布示於衆。務簡而速。不得稍有遷延。及影射隱匿。務使歲有常經。無不足而常有餘。夫然後可言理財。夫然後可言治國。昔孔子對冉有。既富何加之問。曰富之。而冉有對孔子之問。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有子對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聖賢所謂富足者。皆從節儉中來。未有節儉而不富足者也。亦未有不節儉而能富足者也。且凡人生命所係。曰忠。曰信。曰節。曰儉。者。忠之基也。預算者。信之實也。孔子言民無信不立。信則民任焉。穀梁傳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人絕之者。不信也。信用爲立國之大原。而其本自預算始。預算一定。出入之間。生死以之。昔嘗謂蘇子瞻一名士耳。然考其用財。每日備百錢。所用者不過其數。夫曠達者如是。謹慎者當何如哉。治一身一家如是。治一國與天下者當何如哉。信而行之。財政自可蒸蒸日上。而國家亦於是富強矣。予故曰。先生之論理財。必先稽核可以強國也。而二者先生又歸於愛用士人。曰昔唐劉晏。財政家也。常使士人掌理財之事。吾謂今者必使君子當國。然後能以財發身。然後能禁民爲非。何也。君子喻於義也。然則行政者。不必與之言理財。當先與之辨義利。胡文忠公不云乎。理財之事。原本聖學。其體在正心。其用在知人。予亦嘗推論之。天下治亂之機。在義利之辨。理財之機。在公私之辨。而兩者又必自正心始。心正則知義不問利。心邪則問利不知義。知義則奉公。奉公則日見有餘。問利則營私。營私則日見不足。治世與亂世之期。其盈絀之數。不在收支而在人心。所以昔嘗

而今貧者。昔嚴核而今泄沓。昔歸公而今營私也。挽救之道。其維用士人之敦品行道德者乎。嗚呼。宣公履敵而稅。孔子非之。陳康伯經制錢之始。顧亭林議之。士人理財則又當以愛民爲旨。則中國庶幾有望乎。

曰外交學可以救國論

外交學可以救國論。我國外交學奚昉哉。其權輿於春秋之世乎。讀左氏傳。可知其梗概矣。若鄭燭之武陟城。反間。若展喜犒齊師。若鄭子家遺書趙宣子。若王孫滿折楚莊王問鼎。若晉卻克怒婦人之笑。若齊侯使驂穿來請汶陽田。若晉侯使呂相絕秦。若鄭子駟詭言民意服楚。若鄭子駟公孫舍之不畏強禦。若姜戎氏不服。若宣子詰責。若鄭子產抵抗徵朝。若鄭子產駁斥重幣。若鄭子產戎服獻捷。若宋向戌弭兵大會。若吳季禮觀光論樂。若鄭子產壞館垣以納車馬。若楚公子圍聘。若叔孫豹裂裳帛與樂王鮪。若孔子卻萊兵收回喪地。若黃池之會。吳晉爭長。有理直氣壯者。有飾詞強辯者。有婉轉諷諭者。有慷慨爭執者。其爲不甘喪權則一。不甘辱國則一。而其中足以儀型千古。則莫子產孔子若。子產執政。地利凌夷。介於晉楚。不亢不卑。其外交學何其從容也。孔子相魯。會於夾谷。却退萊兵。歸我舊田。其外交學又何其傲昂也。蓋外交之道。不外兩端。即所謂從容傲昂是也。必從容而後能傲昂。亦必傲昂而後能從容。從容者處外交之常。傲昂者應外交之變。而其所以能從容傲昂之道。則莫如我太倉先生之論精矣。自世界有強權無公理。與弱國無外交之道興。於是我國策外交者。惟於時論。徃於風氣。所趨途徑。非事事退讓。即事事延擱。交涉失敗。無所底止。所謂事事退讓者。惟恐交涉之決裂。一味遷就。專事退步。於是我愈退步而彼愈要挾。彼愈要挾而我愈退步。而事機亦愈遷就而愈失敗。愈失敗而愈遷就。退步一分。則喪權一分。遷就一分。則辱國一分。其禍以至在我。已喪無可喪。辱無可辱。在彼猶其怨未滿。其壑未盈。此事未結。彼事又起。覆食餘吞。貪幣無已。夫不知世界之無公理。弱國之無外交。自光壞於己之不信公理。己之不重外交。自甘屈服於強權。自甘承爲弱國始也。雖然各國不可恃。哲者自知。



但各國縱有維護之心。而觀本國交涉。疲軟至此。亦愛莫能助矣。所謂事事延擱者。既恐交涉退讓之失敗。於是無論小案大案。專使諉政府。政府諉人民。延擱時日。懸而不決。以至今日之小案。五年而爲大案。今日議論可解決。十年力爭無辦法。今日猶有事機人物之可交涉。異日則恍惚迷離。無從措手矣。故退讓固爲尋國。延擱更足誤國。時弊至斯。良堪痛哭。先生之言曰。曾惠敏有言。外交之法。可許者開口即許。不可許者始終不移。是說也。外交家當承奉爲圭臬者也。蓋勢有強弱。而理無強弱。外人雖強。不能不諒於公理。或謂中國處今日之勢。豈能復與外人理論。萬一決裂。貽禍無窮。不如求無事之爲愈。嗚呼。是說也。乃求無事而適以多事也。蓋東西洋研究外交之學。各有專門。其義均以競爭爲主。著著爭先。得步進步。未有人退步而我亦退步者。夫我退讓。而人益進步。且此事既讓。彼將又生他事。則其事何所底止。此所謂求無事而適以多事也。故爭之一字。實爲今日外務部第一要訣。（先生著艾篇）諒哉。此真鍼膏盲起廢疾之言也。但所謂爭者。大者宜爭。遠者宜爭。有關主權者宜爭。有關國體者宜爭。瑣節支文。亦宜放過。若一味徒逞意氣。則又失其意矣。昔曾惠敏奉命改訂俄約。收復伊犁。爭國界而寬通商。良以國界長守不渝。通商隨時可變。識見遠大。所爭自宜。卽我先生。在光緒壬歲。實力爭中葡劃界。保全大孤小孤等島。亦足光耀簡冊。昭示來茲。總之外交之道。目光須遠。識力須深。不貪小利。不務近功。上當爲累代祖宗計。下應爲萬世子孫籌。庶乎大經在握。常變咸休。國位日隆。民亦乂安。此暢論先生外交當力爭可以救國也。近時外交。頗尙秘密。國人不知究竟。遂至小案本可解決。懼人民責難而延宕。大案原欲公開。又恐人民紛擾而秘密。且閭閻所傳。報章所載。皆爲揣摩測臆之言。不肯之徒。更藉而造謠。亂聽動聞。外侮未至。內鬪已作。外交失敗。卽基於此。先生之言曰。外務部辦事。所以不見諒於人者。徒以秘密而已。秘密者。不能密之於外國人。而惟密之於中國人。然試觀報章敘述。外交情事。何一不歷歷如繪。或者因外部之不宣布。轉造假以爲真。而使天下益疑之。詎之。是所謂諱莫如深。非徒無益者也。今擬除密

約要件。不得有一字宣洩外。其餘日行公事。應擇其可以宣布者。登諸外交報章。是有數益焉。一則開誠布公。使各國知我之無所偏倚。二則研究國際學者。藉知當局之苦心。三則日後報界進步。因其議論可以覈辦。之是非。觀民情之好惡。此所謂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者也。按泰西兩卦。泰之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彖傳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天下之事。什伯人謀之。則得什伯之益。千萬人謀之。則得千萬人之益。雖然外交之道。未盡如此。但對外總須秘密。對內總須公開。所謂公開者。亦非毫無關防。交涉事。前未可洩。濕既經結案。盡情披露。使民洞察因果。不疑有他。民知此事之公開。而於別案亦可漸信政府。不致叫囂。衝突。罔行抗爭。時日既久。民信自孚。即事前亦可博咨衆議。共赴艱鉅。收羣策之力。得一心之效。否則深閉曲隱。未有不債事敗事者。此暢論先生外交當公開可以救國也。更有進者。先生之論外交人材。歸重氣節。所謂千古未有不能用誠而能用明者。亦未有不能無畏而能有威者。故士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真。不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偽。外交力爭之道。必先基於有威。外交公開之道。又必先首乎至誠。至誠有威。又莫不出於氣節。大哉外交之當以氣節為根本。如此則力爭對外自有激昂之致。公開對內自有從容之態。更能神而明之。對外雖屬激昂。有時亦應從容。對內雖屬從容。有時亦應激昂。剛柔互用。經權並謀。即國小如鄭。亦能保守。邦弱似魯。尚可却敵。况我中國。襲黃帝之餘烈。擁夏后之遺風。秉聖門行已有恥。不辱君命之教訓。守曾、李、郭、蔣、蔡、許、袁、顧之宏規。稱盟五洲。雄視八表。意中事也。豈僅僅可以救國而已哉。

四。於政治之大者遠者。略為揭發矣。深願後之人。有繼先生志者。龍亦不敢不勉也。述先生政治學可以救國論第

# 唐跋

友人武進崔君雲潛以其所編家君政治學十卷見示。慶詒受而讀之。首四卷。廣蒐疏文。集年譜政治學大義。著作。纏絡微言。供纖畢舉。次六卷。綱目曰。政治救國。曰外交救國。曰理財救國。而於外交一門。論列尤精。覈詳盡。蓋家君服官商部時。屢奏經營東北。條陳先關營口商埠。擴三省交通商務。東陞甌固。爰及外內蒙古新疆西藏。作一大園椅形。屏蔽京畿。拱衛河北諸省。疏屢上不報。泯泯琴瑟。淪胥以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嘗縱觀中國百餘年來。外交史約分四期。自道光十四年至咸豐十年。我國當局。等歐美各國於夷狄。無足重輕。交涉悉諸懵昧無知之人。雅片爭端。既起。羅林文忠。議弛軍備。撤要塞。於是英艦橫行海上。隨浙潮而至。犯長江。窺白下。東南震驚。自南京和約。以迄天津北京條約。門戶洞開。昔之以華制夷者。今且為夷所制。此中外衝突第一時期也。未幾。供揚構亂。海內倏擾。安南喪於法。緬甸喪於英。疏球喪於日。雖中俄交涉。曾惠敏以外交之雄才。辯誦格爾斯布策。收復伊犁。然使節折衝之殊勛。適足固朝野恬嬉之積習。此不獨法國外交家第歐氏曾發此論。即曾惠敏亦洞燭危機。奏疏內以微臣鯁鯁。適處為言矣。惜乎當局之不能用耳。此藩籬剝削第二時期也。甲午戰後。列強稔我國之無能。為攫取租地。角逐爭雄。瓜分之說日囂。排外之風日熾。又用不明。清社以屢。此國權喪失第三時期也。清季八十年來。國運盛衰得失之故。其機如此。向使甲午之後。政府恍然。懼禍至之無日。聽用良謀。經營邊務。外藩雖撤。東隅可壘。即不然。而國鼎初革。咸與維新。於天造草昧之秋。行生聚教訓之政。不難規復版圖。稱霸東亞。不幸權奸竊柄。帝制夢酣。二十一條喪權辱國。均勢之局以殘。席捲之機可乘。迨九一八變起。強隣壓境。白山黑水之間。遽拔漢織。王孫哀怨。野老吞聲。此愛國志士所為怵目驚心。北望而長歎息者也。然天道周興。物極必反。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盱衡當世。倘有豪傑之士。實行家君政治學說。宗誠信。去詐偽。學道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跋

二

跋。愛人。整軍經武。揮天戈而迴日馭者乎。企予望之矣。敬撰此跋。藉以自勉。而謝崔君。民國念五年夏。日唐虞詒謹

# 錢跋

余既爲雲潛校所著唐茹經先生政治學書來督跋于余。余不善文辭酬世。雲潛知我者。其書曰。既可抒同譜之  
交情。又可志世變之亂離。萬勿固辭。我輩風義。固不在泛泛之文字。願此事却不能不重役君矣。其言如此。是所  
欲於我者。非文辭也。故敢以應。余於二十年秋。入茹經先生所長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受業。同班數十人。得友宜  
與史若水。鎮江戴筱堯。傳安。涇縣洪君身長。望春得皋。縣韓鐵如。寶榮。秋。雲潛來校。又得雲潛。數君者。性  
情相投。道義相合。課餘切磋琢磨。循苦督責不足。約同室居。於是學業之外。先生所耳提面命。出處進退。灑掃應  
對之節。並皆合力勵行之。又以適年相若。同肖龍。取六龍行健之意。名室曰同庚室。復訂丙辰同庚六子蘭譜。以  
矢終身勿諼。每於立身處世諸端。或有得於古人。或借鏡於今茲。身歷督識。輒相檢討規勸。以期不愧不忤。毋忝  
所生。而校中凡有興革。以心力同。輒先如所令。故上下皆知同庚室。咸稱曰同庚六君子。固不知其爲毀爲譽也。  
六人中。史君最仁愛長厚。又月長。爲大兄。初間有小齟齬。大兄輒涕泣以勸。性情感人。卽解。後則相忘。間矣。彼  
堯長於藝文。雲潛則於藝文之外。別有經世之心。鐵如率直勇邁。君身則明敏幹練。進取有爲。獨余不才。追隨諸  
子。得共道義耳。雲潛以有經世心。故受殊知於茹經先生。蓋先生之於教育。亦猶夫子之不得已也。雲潛恢宏志  
遠。得先生之心。故凡先生之微言大義。不爲諸生言者。雲潛獨得聞之。雲潛既得之。又懼世人之或不知。而以經  
學文學掩先生。則政教相去益遠。因有政治學之輯。以顯先生憂患之心。是書之成。卽在同庚室。同室閱三載。友  
恭逾手足。後卒業。勢不得不離。於是各歸其邑。而魚雁相通。責善未稍懈。去歲余與雲潛同執教於無錫輔仁中  
學。相約以身正督式諸生。不一月。禍變起。未克有功。而亂離之際。患難之間。又有足言者。有足慨者。余於邑城失  
陷前。率舉家戚友老幼十八口。走宜興。就若水鄉居。某晚抵其家。而兄方不及待。是晨走漢矣。留書與余。命止其

家。囑取米糧柴艸如己有。余不得已。遂從命焉。而讀其留書。爲之涕泣。以爲今生不知何日復見。後三月。兄忽歸。蓋天性仁孝。不忍久離老母也。兄歸。待益厚。飲食必共。有警必攜同船走。其毋妻視如家人。又與兄同訪雲濤於厚餘。憂惠餘生。悲喜交集。閱五月。邑鄉爲遊擊隊。所有得歸邑土。歸之日。反若離家之情。悽悵不止。蓋兄之恩義。淵溥使然也。是時。君昂在海上。雲濤亦自賊中脫出。寓滬濱。而彼堯鐵如。音無音訊。流言所至。或曰彼堯有干祿之意。躍然而驚。未之信也。馳書責之。方且藝居家園。課三兩蒙童自給。此夫子所謂爲貧抱關擊柝之義。非有浩然至大至剛之氣者。又何能不屈不移哉。嗚呼。稍變以來。宵小之徒。固無論矣。卽有識之士。甚或昔日聲庠。今日黨國。甘爲敵用。認賊作父者。大有人在。言之痛心。所以者何。非義利之辨不明。義利之守不嚴也。就舊學言之。聲庠之士。飽沃經傳。聖人言訓。熟讀精思。必有得矣。所得者。聖人之遺言。以爲功名仕進之具耳。非能得聖人之行者。後世詘科舉。蓋有由焉。然並經傳詘之。過矣。今新學既興。結爲黨社。於民族國家觀念。言之甚詳。黨社之徒。聞之甚熟。顧臨難苟免。臨財苟得利之所在。不復知有民族國家。蓋其於黨社。亦同視爲進身之階耳。然亦不可並黨社詘之。所可詘者。徒以教知爲務。督行不嚴。譬猶華服而無肢幹。故知則明矣。行則昧矣。素守不貞。物誘是遷。卽如先生門牆之下。亦有不察諱言者。故竊以爲近世之教育。骷體教育也。肢體備具。而所以行之之血脈精氣。則未有也。故當平治之時。衣冠趨踰。儼乎文明。殆經變亂。則行尸走肉。盡暴原形。苟欲挽救危亡。決非徒恃一時之武之所可冀。此則正人心。救民命。茹經先生爲政爲教之宏旨也。願其門下。亦有不察諱言者。非先生之教。不明。蓋守之不堅。一齊十楚故也。故竊以爲今日之教育。必以人格之修養。爲經爲本。學識之培養。爲緯爲幹。不論小學大學。一皆如斯。而學校有職者。又一以身正作則。德以服之。親以範之。由勉彊而化育。造就其特獨狷介之性。然後應世。庶幾不與俗遷流。致爲物動也。如是而身而家而國。然後有富強振興之可言。一身不正。亡國敗家之基。而所謂人格之修養。非託空言訓戒。而在行之。故先生爲教之旨得之。而先生爲教之功未逮。非先生之

遜。嗚呼。者之過也。而其所以守之不嚴者。知多行懈之故。若夫筱堯之貞固不移。疾風勁草。固闡道自先生而業養之功。未始非同庚友輔之督行於平日也。於是知知之端。功罪之判。今雲潛既述先生政治學。恢然有志於政教。其亦以余言爲然否。且聞茹經先生將謀復校於滬上。則亦以芻言爲然否。雲潛既督余跋。爲率直書如此。不計文辭觀美。時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如兄江陰錢君白潔人。避寇海上敬跋。





320.4  
0042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唐茹經先生政治學

(全一册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龍

發行人 沈 駿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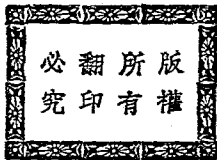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愛爾坵路二六八弄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南京 天津 北平 濟南 開封  
廣州 長沙 漢口 梧州 廈門  
西安 重慶 杭州 信陽  
徐州 雲南 南昌 貴陽 哈爾濱

大東書局



57  
222101

